

四書圖考

亨

□ 12

3327

2



門口 12
號 3327
卷 2

昭和十八年
七月二十日
購求



四書宗廟圖考序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廟制顧可不講求哉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必無祖孫並列之禮賈疏之誤朝聘部迎賓入廟考及本部辨之詳矣至大夫士之廟皆有門堂寢室惟徐與喬曰如大夫士廟有門堂寢室則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多於民居矣如云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按此是謂大夫士必無門堂寢室矣吾意不然考禮器云季氏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有司徹篇鄭注云上大夫既祭饋尸於堂若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有室有室則有門有寢可知此卿大夫廟有門堂寢室之證也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諸篇所云有每門每曲階有階則有堂適室士喪禮注正寢之室寢門房室此士廟有門堂寢室之證也是編不爲大夫士之廟繪圖正以其易曉也自識

宜州太平縣杜炳雲嚴氏序

男梓材校

祭祀總畧

郊社宗廟

諸侯五廟廟制

每門每曲揖

天子七廟廟制

周武王時七廟

周九廟

周太廟室中昭穆之位

周大禘

周武王時大禘

周武王時時禘

禘祫

魯禘

灌既灌而往者

壇墀

郊社合祭分祭

五社

社稷

追王

上祀先公

大夫士祭

宗器

皿

設裳衣

薦時食

序昭穆

序爵

序事

旅酬

下爲上

燕毛

春秋宗廟兩節

踐位

行禮

奏樂

祭神

不與祭

疏食菜羹瓜祭

君祭先飯

祝

禘

詠

覺

饗

四書圖考

宗廟

序目錄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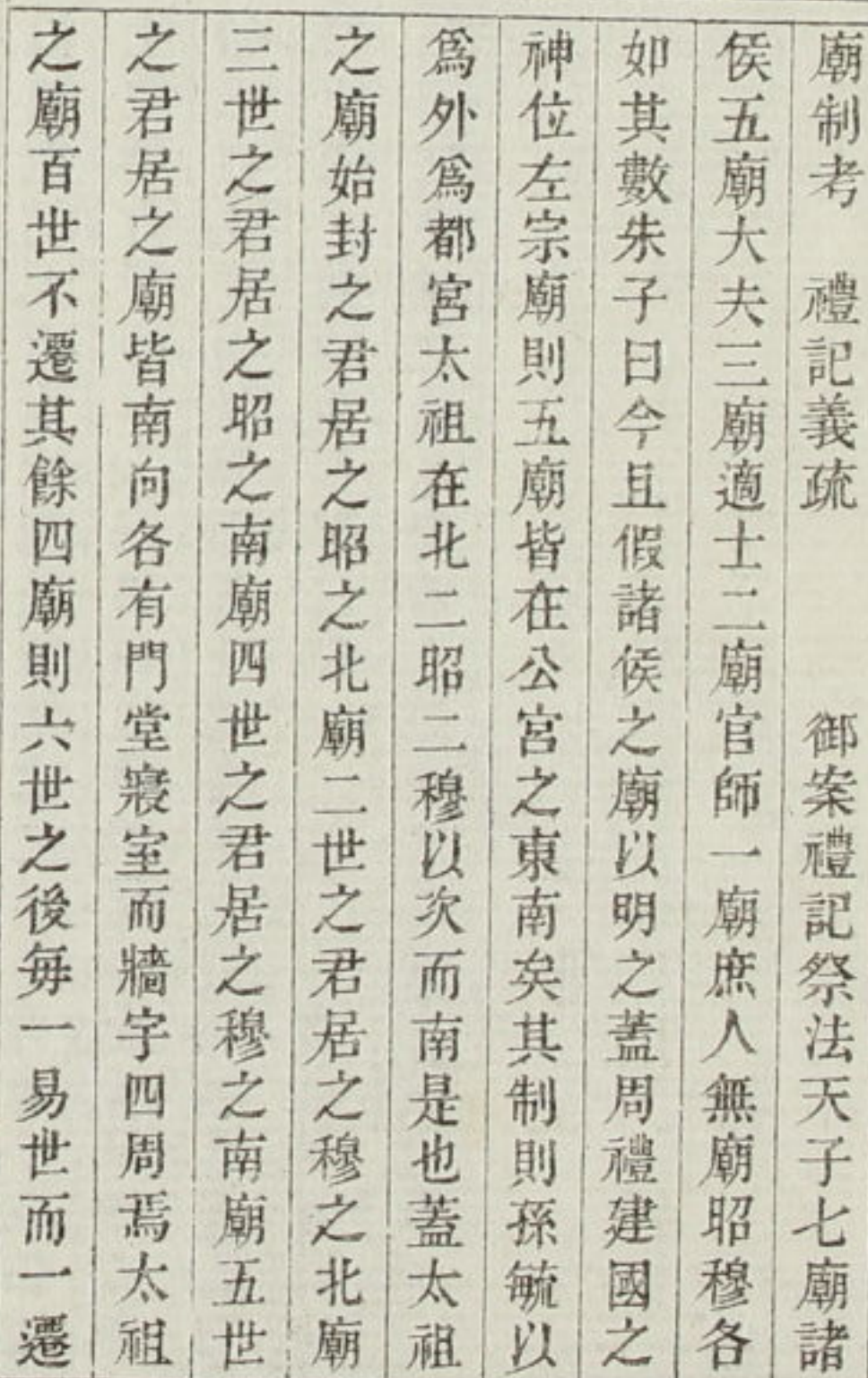
祭祀總畧

葉文康公曰大宗伯首及於天神人鬼地元之三禮五禮異用而首以吉禮居其先此正虞朝秩宗典朕三禮之意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九貢致邦用一曰祀貢以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夫祭莫大於郊邱莫尊於宗廟其次社稷其次山川百神於是乎有禮祀實柴燔燎之禮以祀天神有血祭狸沈醢辜之禮以祭地元有肆獻裸饋食祠禴嘗烝之禮以享人鬼天神地元之祭一歲間舉而宗廟人鬼之享四時特詳此詳於廟享之禮也且先王致嚴於祭祀者惟曰犧牲曰粢盛曰豆籩曰尊彝曰珪幣而已今以周禮考之太宰贊王牲司徒奉牛牲宗伯省牲鑊司馬奉馬牲司寇奉犬牲小宗伯毛六牲頒之於五官肆師則典犧牲繫於職人牧人牧牲牛人共牛羊人掌羊犬人掌犬雞人掌雞射人贊射牲封人歌舞牲太祝則辨牲號此嚴於犧牲之奉然也甸師則掌王籍共粢盛內世婦則帥女官爲粢盛外世婦則帥六宮共粢盛廩人則掌神倉之穀以其接盛春人則掌米物共粢盛饌人掌凡祭祀共盛小宗伯則辨六疊之名物肆師則表粢盛太祝則辨粢號此嚴於粢盛之奉然也籩人則掌四邊之實醴人則掌四豆之實內宗則掌宗廟加豆邊外宗則佐王后薦豆邊此則陳豆邊之禮然也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司尊彝則掌六尊六彝饗人和鬱鬯鬯人共鬯此陳尊彝之禮然也太宰小宰則贊玉幣大宗伯則作玉器奉玉壺肆師則用牲幣典瑞則奉玉器天府則陳寶玉太祝則辨幣號此則奉珪幣之禮然也其他如司服辨王之吉服導人共帷幕幄布掌次張邸布案司几筵設祀先王牀席無非整肅乎祭祀之美修飾乎祭祀之容亦可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矣然古人所以交於神明初非繁文縟儀而已錮美之共而大羹之設散鹽之共而苦鹽之尙醴酒之陳而元酒之貴畫布之幕而疏布之用無非貴本反始未嘗貴滋味而美多品也然則交於神明者其必有道乎按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玉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八變則地元皆出可得而禮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物何所致而鬼神元果何所降耶考之於文不過聲音節奏耳始焉格天神地元人鬼以禮終焉格天神地元人鬼以樂是豈聲音節奏之所能感哉蓋禮者天

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形之於祭祀享之時既有以合其序寫之於奏歌舞之際又有以合其和先王之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於此乎寓勿勿乎其欲享也洋洋乎其如在也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誠之不可揜如此哉○尙書大傳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者在其道也春秋繁露曰祭者察也以善述鬼神之謂也善乃達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說苑曰祭之爲言索也索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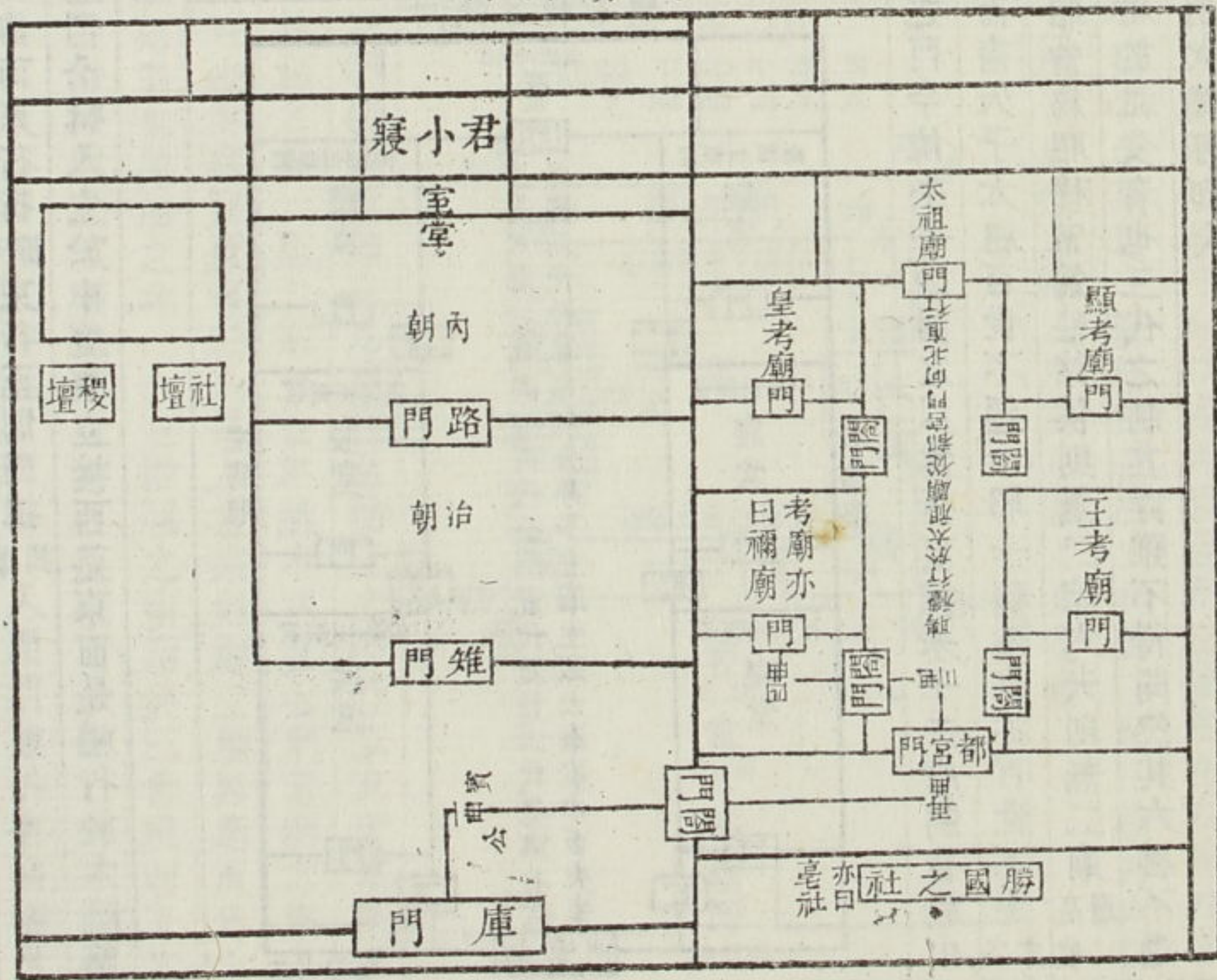
郊社宗廟說 葉文康公曰大司樂圖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祭明矣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

命輿師兩師之類是也圖丘祭天則合天神禮之地祇則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類是也方丘祭地則合地祇禮之冬至陽生天屬陽故冬至於圖丘陽位以禮天神夏至陰生地屬陰故夏至於方丘陰位以祭地祇此天神地祇之祭必求諸陰陽之義亦如禮東方則以立春禮青帝於東郊禮南方則以立夏禮赤帝於南郊禮西方則以立秋禮白帝於西郊禮北方則以立冬禮黑帝於北郊此則有分祭之禮也先儒以爲合祭者徒見詩言昊天有成命謂郊祀天地也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不知詩人但見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也宗伯六器則以著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大宗伯曰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享先王則宗廟之祭名明矣廟享之制始獻有裸密禮既裸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薦而饋有饋食禮周禮以肆獻裸饋食之禮加於四時祭祀之上謂禘與四時之祭皆然也況司尊彝言祠禴則有朝踐再獻之禮嘗烝則有朝獻饋獻之禮追享朝享則有朝踐再獻之禮是四時之祭皆有肆獻饋食之禮也



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廟室形方南向外戶重檐內牖複牆主東向內戶東南羣廟以左右爲昭穆是合都宮五廟而言廟乃是不動者祫祭以南北爲昭穆是專就太廟室中羣廟之主而言此神主是祫祭時於各廟中請入來者此諸侯廟制也上而天子下而大夫士皆可倣此推之

每門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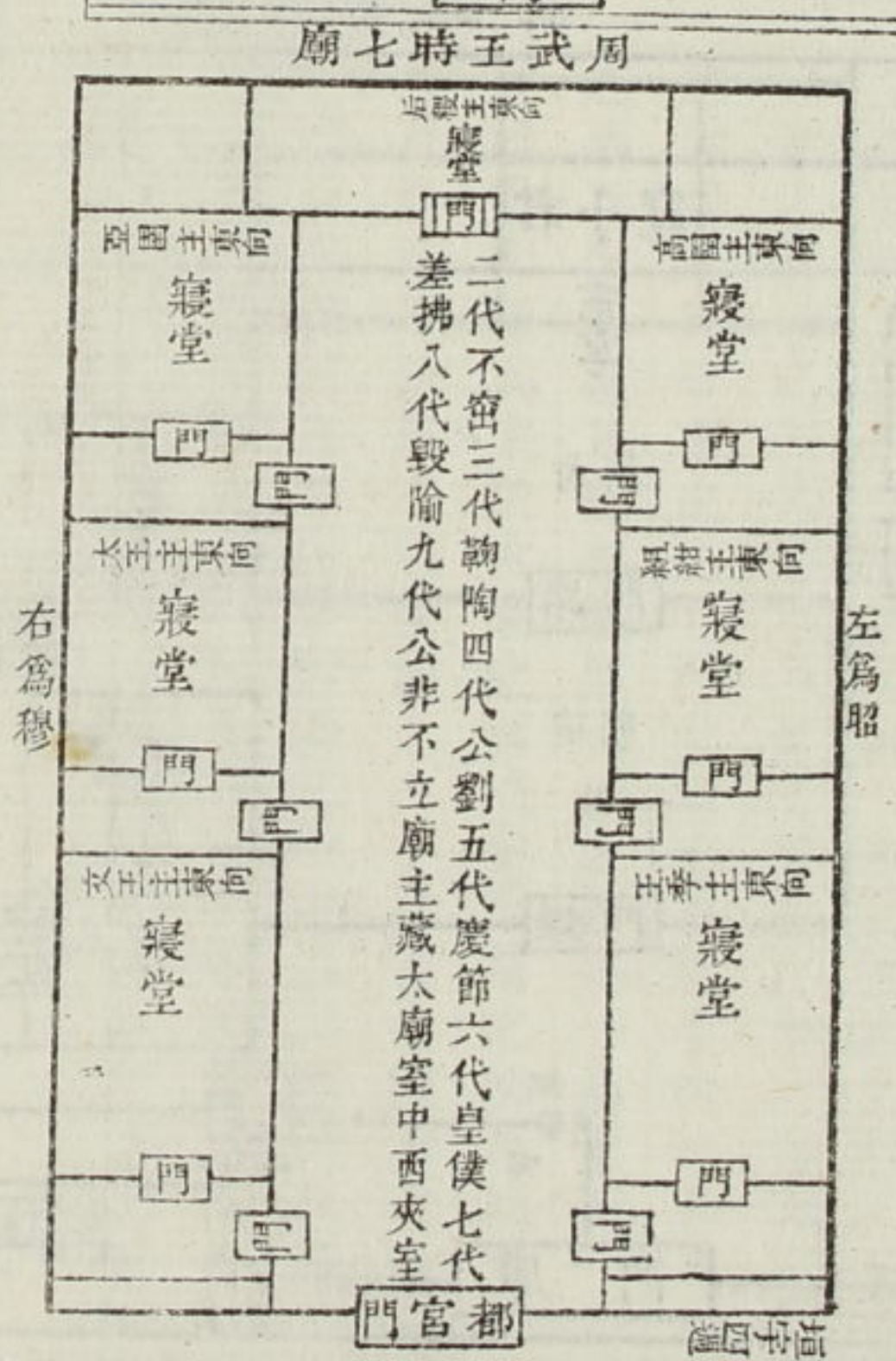


廟制考 江慎修鄉黨圖考云朱子始作或問用孫毓
說謂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如
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據賈公彥疏
則五廟是並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閤門
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閤門乃至太祖廟門
中曲處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儀禮經傳通解及儀
禮釋宮皆引之今據此圖之天子七廟大夫三廟制亦
倣此按賈疏江慎修從之 欽定儀禮義疏駁之
當從孫毓說詳上下圖及聘禮迎賓入廟圖

欽定儀禮義疏迎賓入廟圖說痛駁賈疏五廟並列之妄茲謹遵迎賓入廟圖演爲全圖每

門每曲之揖似益明顯。按聘禮若行於禰廟則公與賓入庫門北行一曲而東行揖揖一東行至閤門揖揖入閤門東

廟制考 七廟 禮記義疏 御案廟說爲禮家聚訟之門今依朱子說圖之以爲折衷據朱子云廟制皆於中門外之左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 宗亦 日祧亦日世室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 高曾 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今由朱子說推之則五廟以下及劉歆九廟之說其制大槩可知矣



周廟

太祖廟

昭穆廟

武世室

昭王廟

穆王廟

懿王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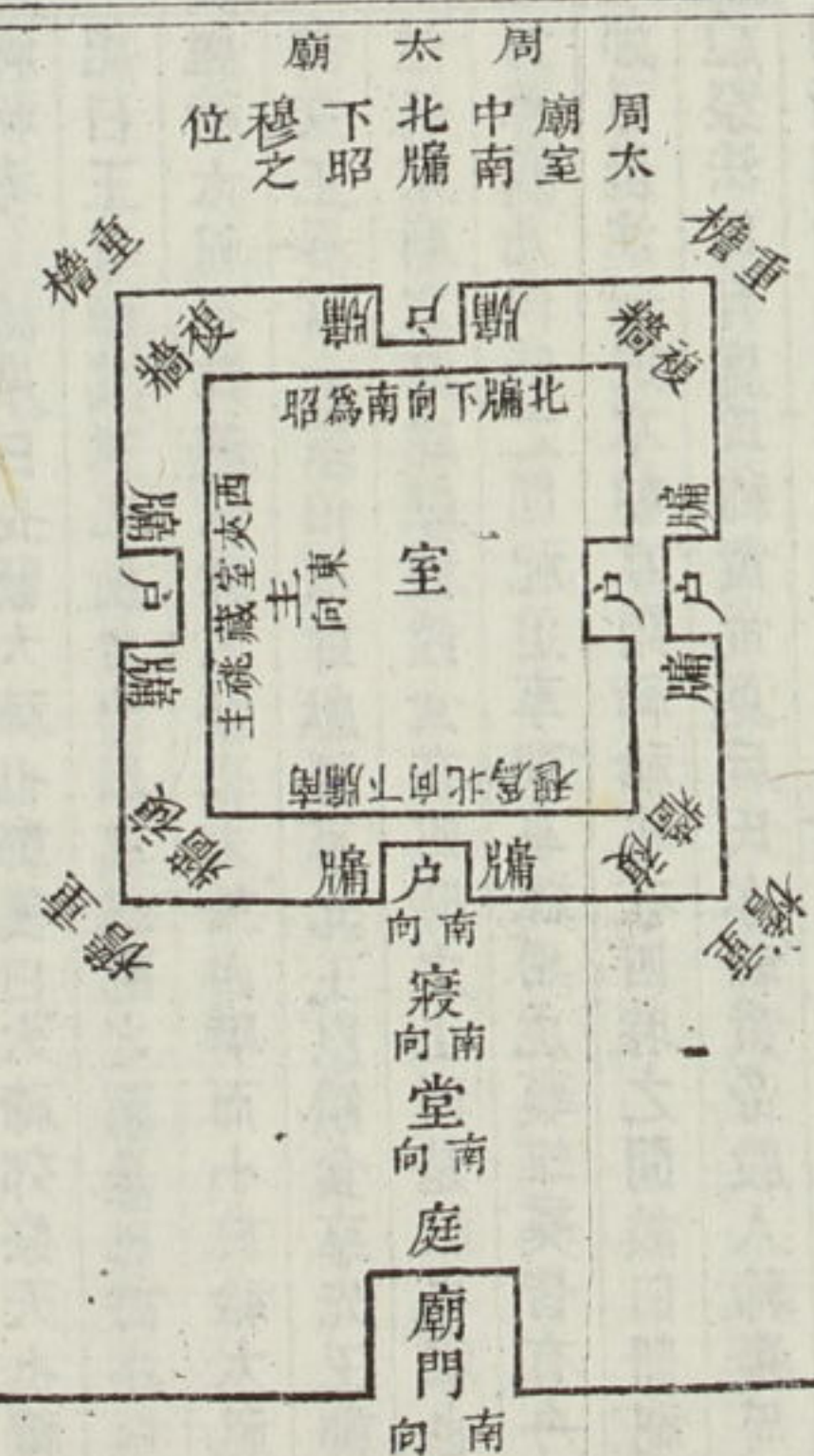
文王廟

共王廟

孝王廟

都宮

向南



卷三

昭穆之南爲北穆昭之北爲南

禘祫考 詩序曰長發大禘也鄭箋曰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是也詩序曰雖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云宗廟之祭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司尊彛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彛蜚彛皆有舟鄭司農注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閒祀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

人禘魯趙氏匡采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殷祖契出自學故禘魯周禘魯義與殷同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魯陳祥道曰國語言商人禘舜異於祭法蓋宋禮歟後漢書張純傳曰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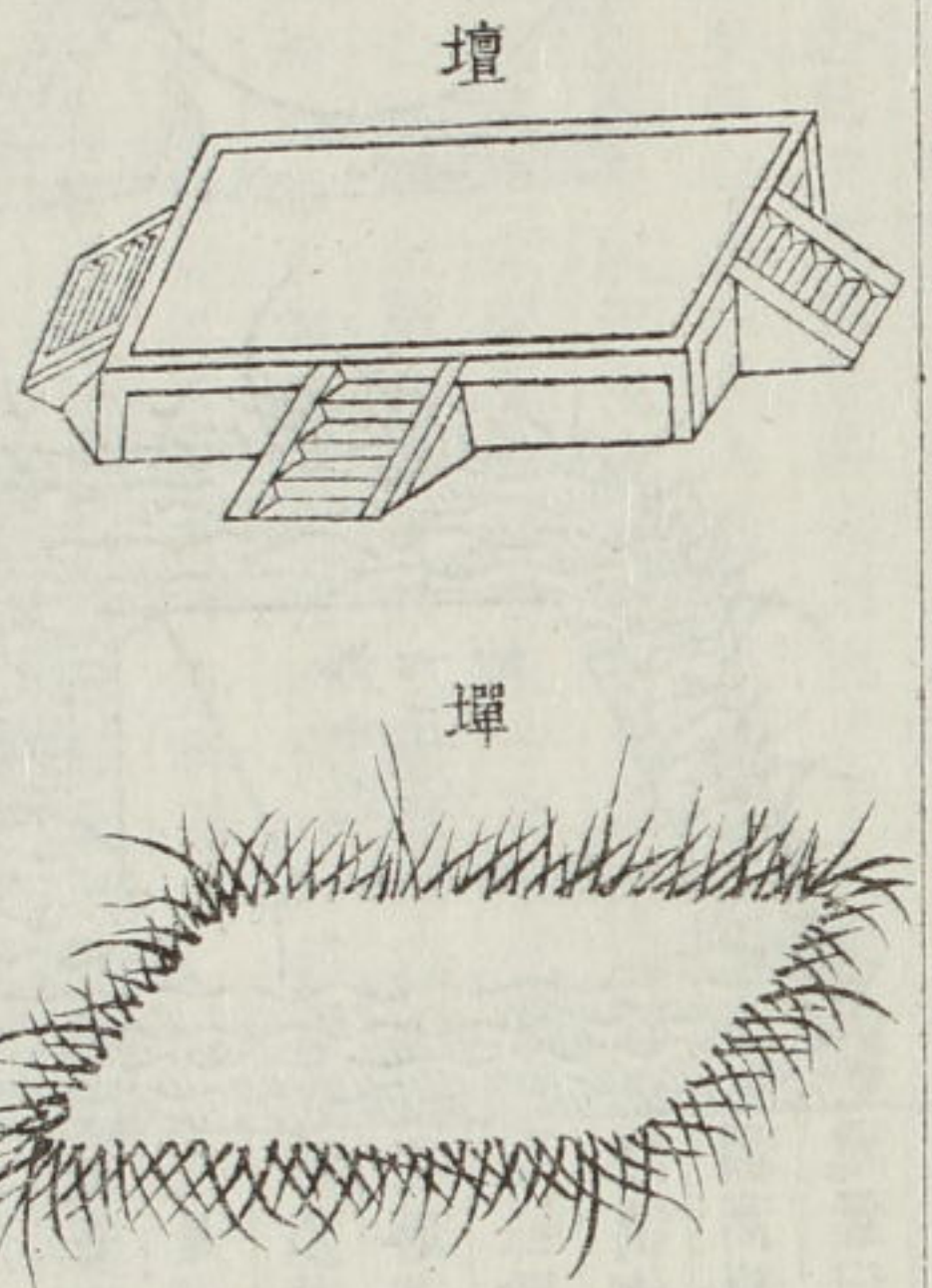
爲武王祭文王之詩則

皇考烈考當爲一人並指文王若依序作禘太祖之詩箋疏謂成王禘祭文王太祖指文王則當以王氏安石皇考謂武王烈考謂文王爲正毛萸以烈考爲武王則武王不得與文母太姒並右要之此於禘義皆未明若指成王致武王新主於廟而行吉禘不是禘祭文王若指大禘當是禘祭魯而稷配之惟呂氏祖謙謂周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武之功故作樂歌以告太祖是帝魯與后稷俱在所告之中庶於序說無礙國長發詩朱子以爲禘祭之詩蓋以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惟祫祭合先世之主於太廟室中也序以爲大禘之詩鄭箋以郊祀天爲禘則此篇曰契曰相土曰湯曰伊尹與郊祭未協王肅遂以爲宗廟之祭蓋以殷之夏祭亦名禘故耳然夏禘時祭也不及羣廟之主無因言及契與相土宜朱子定爲祫祭之詩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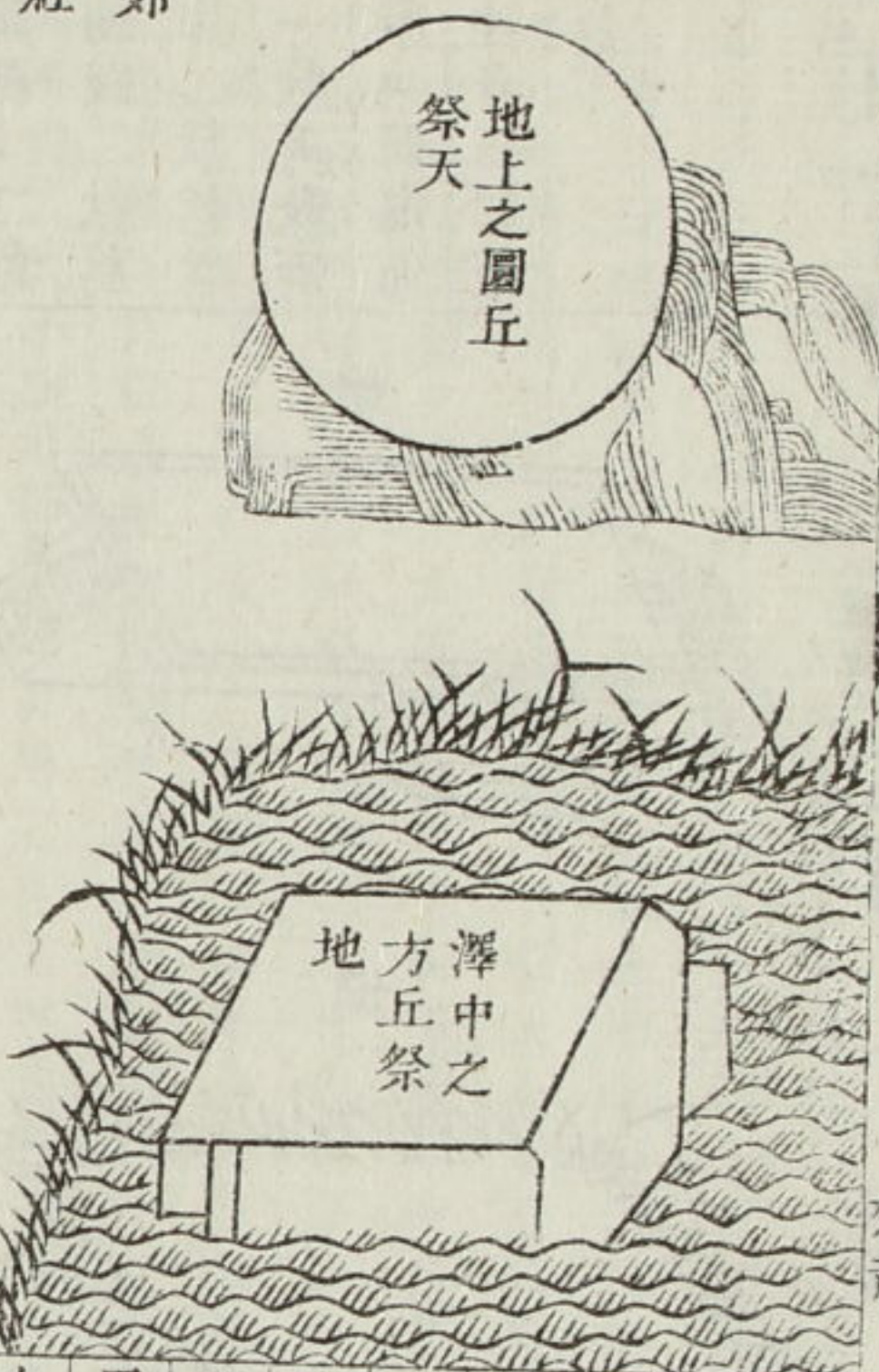
魯禘考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勲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草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之以璧散璧角俎用祝版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襲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東陽許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也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禘皆後世之僭而互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書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于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爲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爲之按論語集註魯祭非禮自是定斷陳氏謂得於周公廟爲之非是至閔二年是吉禘于莊公非大禘也吉禘者致新主於廟廟之遠主遷入祧因是大祭于太廟以諦審昭穆此不爲僭竊春秋所譏以其未畢三年喪又別立廟吉祭不於太廟耳陳氏以爲僭是誤以吉禘爲大禘

灌考 禘將 既灌而往者 郊特牲曰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春官大宗伯曰以肆獻裸享先王注云宗廟之祭始灌鬱以求神既灌則獻醴以薦腥既獻則解牲體以薦熟既薦則獻黍稷以饋食肆師祭之日裸築鬯注云築鬯者擣鬱金汁煮之以和秬鬯也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灌之凡裸玉灌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鬱人掌共秬鬯而飾之設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彝皆有舟秋嘗冬烝裸用瓚彝黃彝皆有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蜼彝皆有舟按禘禮九獻九獻之禮凡四節其一節曰裸禘日夙與室中

近北陳鬱鬯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將灌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奏肆夏王以圭瓚酌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謂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謂二獻其二節曰薦腥后裸畢王出迎牲入親牽之大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薦於神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爲三獻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爲四獻其三節曰薦熟薦腥即朝踐薦熟朝踐之後體解其牲而烹之乃徒堂上之饌于室內祝以鬯爵酌奠又取腸閒脂燂蕭合馨香迎尸入室后薦饋獻之籩豆王酌壺尊以盞齊獻尸爲五獻后又酌壺尊以盞齊獻尸爲六獻其四節曰醑薦熟之後次行朝獻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王爵因朝踐之尊酌醴齊以醑尸入獻也后醑尸畢諸臣爲賓者以瑤爵酌醴齊獻尸爲九獻受畢次行再獻禮后以瑤爵因饋食之尊酌盞齊以醑尸入獻也后醑尸畢諸臣爲賓者以瑤爵酌醴齊獻尸爲九獻也此是正獻九獻後又有加爵及上嗣舉奠之禮禮運疏九獻後謂之加爵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不祇三加也文王世子篇其登獻受爵則以上嗣長子尊祖之道也疏云特牲賓長爲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嗣子既飲尸前爵畢乃更洗爵酌入以進尸又按九獻謂裸灌二獻朝踐二獻薦熟二獻朝獻一獻再獻兩獻也既灌而往者指朝踐以下



社郊



前期十日戒百官族人各揚其職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圓鐘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實牲體玉帛而燔之次掃丘壇而祭尸前置著璧薦血腥及籩豆等王乃以匏爵酌瓦甒之泛齊獻尸次大宗伯攝王后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爲朝踐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薦熟於神前薦畢王酌盞齊獻尸大宗伯酌緹齊亞獻所謂饋獻尸食訖王更酌泛齊酌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緹齊亞獻所謂再獻又有諸臣爲賓之一獻通前凡七畢獻之後舞六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夏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其丘在國之北其日王立於方丘東南西面奏函鍾爲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王親牽牲取血并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尸前置黃琮其五齊七獻之禮悉與郊同○周息圖曰古者天地有正祭有告祭以冬至夏至分祭爲正祭若舜之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武之告于皇天后土又庚戌之日柴望並行成王之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則所謂告祭也正祭其禮一而尊故既有定時又有定位告祭其禮要而簡故不拘其位不拘其時即舉望舉社亦可以該地祇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也

郊社

六

郊社 合祭分祭考 周息圖曰從來主合祭者皆據詩昊天有成命篇詩序以爲郊祀天地也然詩序以爲道成王之德今觀詩中明明頌成王則叔向之言不誣矣孔氏謂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皆用此篇爲樂既分南北郊即不得云合祭也據尚書所云原無祭地明文即使祭地亦未必同日即使同日亦是因事告祭不得爲常禮總之合祭無明文分祭則見於周禮大司樂冬至圓丘禮天夏至方澤禮地此一證也又見於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此一證也朱子曰古者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亦無一時其祭之理則分祭之說長矣周氏所據周禮祭法朱子之說並指正祭冬至祭于圓丘夏至祭于方澤而言正祭固分而告祭未嘗不合儀禮義疏

御案曰祭天有九冬至南郊季秋大饗明堂二者大祭孟春祈穀仲夏禘祀孟冬祈年及卽位而類出征而類巡守而柴大故而旅皆因事而祭也南郊北郊天地分祭卽位出征巡守天地合祭蓋以覆載生成論則分故圓丘方澤牲玉皆異以天統地地承天論則合故凡告祭則同其從祀則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祈年祈穀及風雨星辰大社及五岳四瀆山川王社止圻內山川大饗大旅止及五帝不及地祇其配位則圓丘虞夏以黃帝配殷以帝嚳配周初亦以嚳配周公定禮乃以始祖配祈穀祈年以後稷配也祭地大祭一北郊方澤也亦通名社變祭一大災類社稷也此與稷同祭若夫封而告于大社出征宜于社歸獻俘于社大會同宜于社反釋奠于社日食伐鼓于社不及稷矣巡守出征與天同告又告社載社主以行大蜡祈禱兼大社王社耕籍止及王社也方社有六迎春東郊迎夏南郊夏季祀中央土迎秋西郊迎冬北郊五者皆分祭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則合祭也大會同而祀方明則非常祭矣迎氣之祭祭天太皞等五帝而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軒轅配土金天配金高陽配水祭天句芒五臣而以重配句芒黎配祝融句龍配后土該配蓐收脩與熙配元冥諸侯迎氣則止及五臣不及天帝也鄭氏分南北郊與圓丘方澤爲二不如王肅南郊卽圓丘北郊卽方澤之說爲確而祖緯書多立之名宜後儒嘗其謬妄然王氏謂有五人帝五人臣無天五帝五臣亦非篤論

社祭地考 出註 春官大司樂疏曰禮天神必於冬至禮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爻生之日萬物秀實之時也言圓丘者按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圓者象天圓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通典曰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在國南五十里

四書圖考

宗廟

五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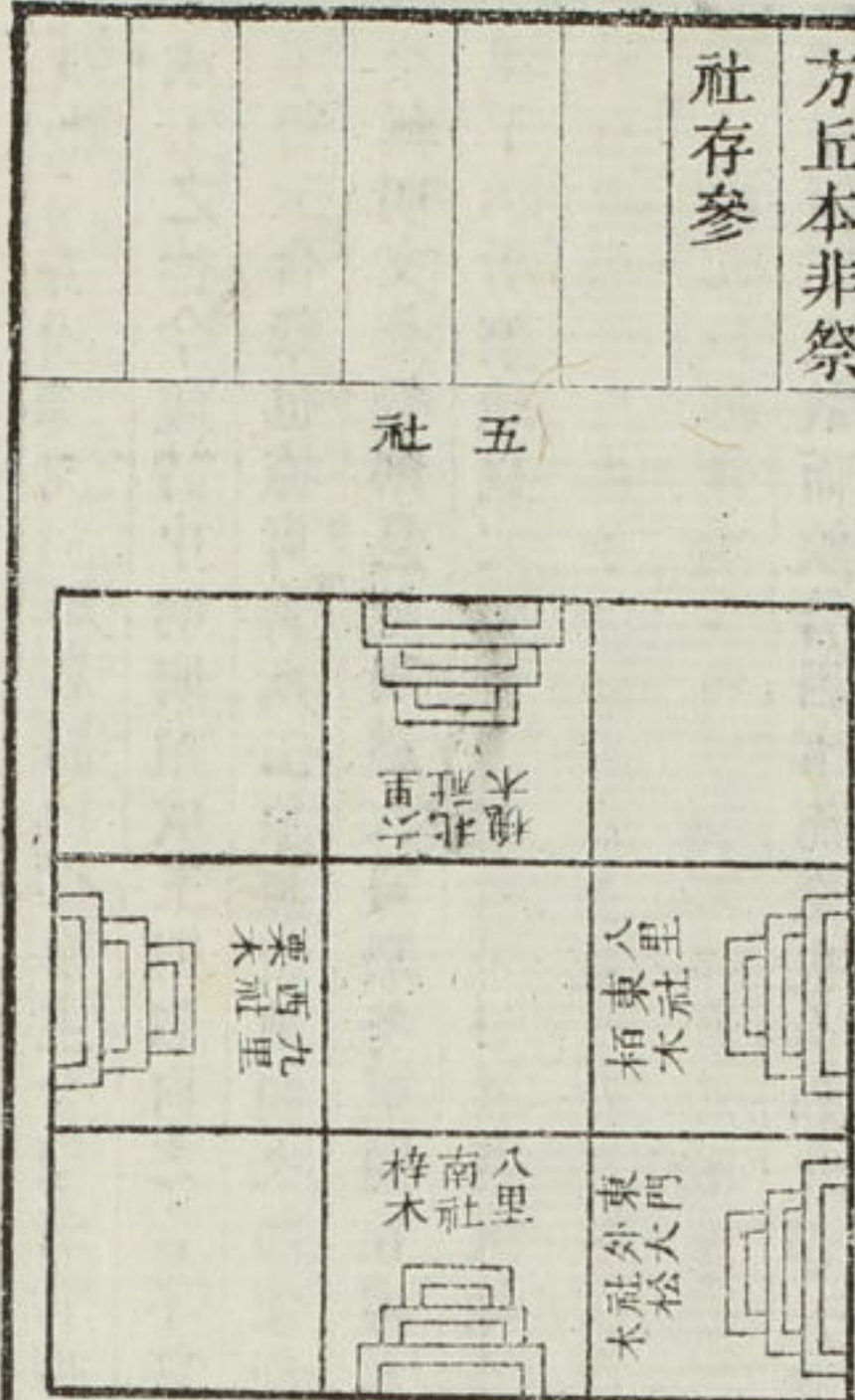
七

卷三

曰瘞埋于秦折壇祭地也按章句社祭地一語後儒各持一說有謂社與地不同者曰地者后土之總稱社者地之屬而非即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即天所以祭地用騂犢社用大牢祭地七獻社三獻祭地服袞衣社服希衣祭地以后稷配社以句龍配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社與地不同之說也有謂社與地合一者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大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社與地合一之說也有謂社祭有二一是祭地一不是祭地者曰凡祭所在五土之神曰社先儒所謂一山林二川澤三邱陵四墳衍五原隰是也祭大地之神亦曰社周禮所謂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是也方丘之社惟天子得行之五土之社與稷神並祭諸侯通行之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中庸郊社之社即地祇之社故章句曰社祭地若祭五土之社則不可曰祭地而必曰祭社今按此云祭大地之神亦曰社與

方丘本非祭

社存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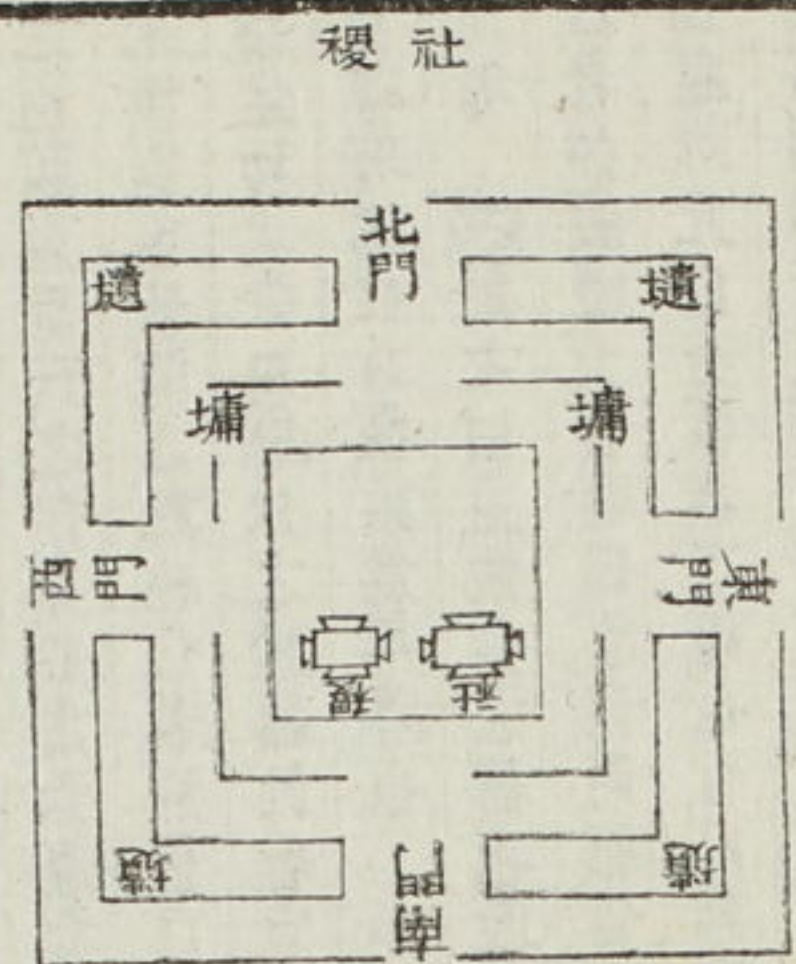


社考 逸周書曰五社之制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白虎通曰天子之社廣五丈諸侯半之五方之社其土各象其方之色各植其所宜之木社有與郊對舉者漢志引禮記祭地於秦折在北郊及周禮方丘之祭此禋祀之禮最重者也社有與稷並稱者大司徒設社稷之壇夏官小子掌珥珥于社稷此血祭之禮稍輕者也

社稷考

禮記義疏

御案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壇郊特



為是

追王考

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牧野之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逋奔走追王太

王宣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大傳說追王是武王時事與中庸言周公成德者不合又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太王王季金縢之祝冊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矣又緜之詩上稱古公宣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時文王已稱王矣可知文王之王與太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亦必不直俟至周公踐阼之後疑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列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是也此說本日知錄又四書質疑云上祀之意定於周公子思特因周公當日始以天子之禮祀大王王季而牽涉於追王惟追王方可祀以天子之禮此說未免強解又疏云按大傳武王追王大王宣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此說更繆武王伐紂時惟文王未葬故夷齊謂父死不葬爰及于戈至大王王季其葬已久豈有周公再為改葬之理竊意追王之事當如陳氏所云武王有其志而佐以周公則周公制追王之禮在武王受命之年不在輔成王踐阼之日真說得八面圓活

上祀先公考

春官司服享先公則驚冕注云驚冕服七章禮器曰七獻神注云祭先公史記周本紀后稷卒不密立均其後世次甚多不得盡見不密卒子鞠立鞠史作鞠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多侯卒一世子亞圍立亞圍卒弟雲都為纘

四書圖考

卷四

社稷

追王 上祀先公

卷三

公叔祖類立路史作雲部公叔祖類卒路史類下多諸子古公宣父立路史作又按路史周世考篇穆及禹契同時契十國世而成湯今叙后稷十五世而至文王中閼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疎脫甚矣妻敬言自后稷封部十餘世而公劉避桀即稽世本不啻而下至季歷猶有十七世豈十五世所得盡哉斯言差為近是故載史記而附路史之說於下以備參

大夫士祭考 國王制云大夫三廟士一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並詳宗廟考

享嘗乃止者言但得四時祭之不在月祭之例適士二廟者天子之上中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云適士特舉上士言之耳官師一廟者諸侯之中士下士得立一廟也祭則大夫用柔日也士不誦日也天子之大夫用大牢天子之士用少牢也諸侯之大夫用少牢諸侯之士用特牲也大夫以五鼎也士以三鼎也大夫之祭服主人朝服主婦被錫音衣侈袂也士之祭服主人元冠元端主婦纁笄宵衣也又大夫之祭歌采蘋采藻盛以筐簠金奠于宗室牖下大夫主之季女尸之也士則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薦如庶人之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也

宗器考 呂氏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國有寶器焉大玉夷玉天球之類是也有庸器焉庸功也伐國所獲之器崇鼎貫鼎之類是也亦有兼備數代之器如伊書之鼓簫女媧之笙簠夏后之簠簋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之類是也亦有頒賜之器如魯公之繁弱康叔之旃旌唐叔之闕鞶甲密須鼓是也末頒以前皆陳之數也他若服農之耒耜錢鏹遷幽之韓琫容刀商王所賜之玉鼓鉄鉞皆是也。易氏被曰成周治定功成兼用歷代之禮器於春官司尊彝見之虎雌為虞彝雞為夏彝罍為殷彝黃目為周彝泰為虞尊山罍為夏尊著為殷尊犧象為周尊也

皿考 說文曰皿飯食之器也增韻曰皿盤孟之屬孟子集註則曰皿所以覆器者今考覆器有數種有以蓋覆器者如儀禮士昏禮曰黍稷四敦皆蓋少牢饋食禮曰金敦黍有蓋註云敦蓋之屬集古錄曰董誥禮家其蓋刻為龜形此以蓋覆器之證也有以茅覆器者如公食大夫禮曰鼎鼎音若束若編言用茅也士冠禮昏禮特牲饋食禮有司徹皆曰鼎設鼎聘禮少牢饋食禮皆曰鼎設鼎凡鼎鼎皆用茅此以茅覆器之證也有以巾覆器者如燕禮

曰公尊瓦大罍用絺若絺細布也士喪禮曰罍罍用疏布士虞禮曰兩甒罍用絺布特牲饋食禮曰兩甒罍用絺周禮天官冢人祭祀以疏布巾冢人尊以畫布巾冢六鋒訓傳曰八尊以祭天地以疏布尚質也六彝以祭宗廟以畫布尚文也魯人掌其和鬯而飾之註云飾之設中也曲禮曰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蓋天子國君之瓜必有器以盛之此以巾覆器之證也有以草席覆器者士喪禮曰罍縣于重罍用草席蓋一罍則罍用疏布二罍則罍用草席此以草席覆器之證也

設裳衣考 春官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服出遺衣以授尸使魄氣有所依也推之而先王當日功勤日具有卑服焉德被古幽獻裘裳焉后賦葛覃成絺綌焉邑遷岐周餘皮幣焉以五為節以七為節服以等而殊先王必有與弓矢並錫者為夏之收為殷之尋服因世而異先王固有與時代俱更者設之而儀容宛在矣此專指衣尸毛西河云兼設座上為魂衣言妄

薦時食考 時食在庖人為其祭祀之好羞註引羔豚膳膏香之類是煎和之味非祭祀所用周禮內饔掌王及后世子割烹煎和之事至宗廟之祭祀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以煎和羹味鬼神所不享也或又引月令季春薦鮪孟夏嘗麥等則此是薦新中庸時食謂正祭品物不可以薦新當時食

序昭穆考 朱子章句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典林云按序昭穆謂同姓之無爵者於阼階下分為兩行西面北上以次序立其同姓有爵者與異姓之爵序立于西階下文王世子篇言公族在廟以爵為位可證也儀禮賈公彥疏最詳明具錄於左儀禮特牲篇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疏云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少牢下篇云衆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與祭統云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又文王世子云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差之知同姓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典故辨正曰序子孫之昭穆舊說謂同姓之無爵者於阼下分為兩行西面北上以次序立其同姓有爵者與異姓之爵序立於西階下文王世子篇言公族在

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推之知同姓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此鄭賈諸儒之說也任鈞臺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有爵者入異姓不後之乎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宗盟不太無色乎類族辨物禮之大者混同姓於異姓豈類族乎意昨階世次則自北而南以北爲上以序昭穆爵位則於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蓋世異則子不可先父故貴不敵親世同則弟不妨先兄故親不敵貴也按任氏謂序昭穆中兼序爵其說實勝先儒然其中義例尙不止此楊文來曰序昭穆有二義一序其自出之昭穆如虞吳爲太王之昭二號爲王季之穆魯衛爲文王之昭晉韓爲武王之穆其名世世不易此辨親疏之遠近也一序其所居之昭穆如周公是文王之昭伯禽又是穆考公又是昭此別世次之尊卑也全謝山曰序昭穆必先序宗法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弗敢先也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大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爲一別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疏之殺是也兼此數條而序昭穆之義備矣。序昭穆章句言子孫之序。祭統云夫祭有昭穆是故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是主子孫之昭穆言章句本此而李安溪謂序昭穆是序祖考之昭穆周柄中申之曰下序爵序事皆舉一事獨此項槩言宗廟之禮而不言宗廟中之何禮宗廟之禮四字指廟制之東西與合食之南北言二說非是當從章句周氏又云昭穆之說有二有謂昭穆無定者陸佃云如周以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其後穆王入附王季當遷則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左而右居穆位成康與昭穆王季當遷則武王自左而上据王季之位文王當遷則成王自右而上据文王之位各不相亂朱子亦云昭附遷昭而穆不動穆附遷穆而昭不移此謂有定位之昭穆也二說不同當從朱子且此皆祖考之昭穆非子孫之昭穆中庸序昭穆自以朱子章句子孫之序爲正

序爵考

特牲賈疏云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以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西北面西上推之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門東北面西上士門西北面東上旅食在其後又少牢下篇眾賓

位在門東既獻在西階西南眾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位當依此江氏慎修據此謂天子之祭爵尊者序立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假令周公爲冢宰太公爲太師周公當在太公之上若有二王後來助祭則二王後又在周公之上其爵卑者始位在門東西而北面既得獻乃移位于西階南而東面俗說不知爵中兼同姓又不知面位有不同今正之江氏何以知爵中兼同姓以賈疏云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則同姓有爵者在西階可知其他序爵之事周柄中云見祭統者三條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一也尸設君與卿四人饌君起大夫六人饌大夫起士八人饌士饌之每變以衆二也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三也按此專言卿大夫士朱子章句兼外公侯言最賤括經註集證曰序爵兼王臣及助祭諸侯言王臣卿大夫士諸侯公侯伯子男禮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云云此指王臣言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此指外諸侯言章句公侯卿大夫句約舉而兩賅之禮文王世子云公族在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此又專主公族言又按毛大可駁章句兼公侯之說曰大饗助祭除開國遷都與新王即位公侯總不能至安得以常祭及之此說大非諸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各闕一時之祭分方而至豈竟無助祭者周柄中嘗辨之矣

序事考

章句云事宗祝有司之職事經註集證曰宗如宗伯宗人之屬祝太祝小祝也有司如司尊彝司几筵之屬春官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禮文王世子篇公族在宗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又云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中庸輯畧云玉幣交神明也祿密求神于幽也故天地不祿則玉幣專于幽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裸又卑于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愚謂此只約言之耳凡祭之前卜人卜卜牲筮人筮尸筮賓將祭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羊司冠奉大司空奉豕甸師共棗盛及蕭茅果菹籩人掌籩之實醢人掌豆之實酒正其五齊三酒醢人共五齊七菹鬱人共鬱鬯鬯人共和鬯庖人共好羞遂人共野牲澤虞共野蔬川衡共川物太史辨職事之位次小史叙昭穆之俎簋太宰祗滌濯小宗伯省牲大司樂縣樂器祭之日雞人夜嘯旦以嘒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司烜共明火明燭天府陳寶器守祧以服授尸太宰贊幣贊玉几玉爵大宗伯涖鬯奉玉盥小宰贊裸將太

僕贊牲事御僕相盟而登俎肆師表案盛告潔展器陳告備舍人共簋益烹人共太羹饗羹司尊彝詔酌獻太祝掌祝及號小祝贊奠及徹司士掌賜爵其王后之職事內宰贊后裸獻九嬪贊后薦籩豆內宗贊后薦加豆外宗贊后薦羞盞世婦詔后禮節內小臣徹后之俎皆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事兼君之事后之事賢兼大賢小賢故曰序曰辨若如毛大可所云宗祝有司但執官役安辨賢否必如太宰贊玉幣宗伯省牲饌以五等爵中取其有公孤六卿諸官職者爲之則古之受大爵祿者皆大賢何謂辨乎況古祭祀最重宗祝宗以相主人祝以相尸故特性禮先獻祝而後獻賓先獻宗人而後獻兄弟毛氏以爲非助祭之人亦非

旅酬考 四書質疑曰旅酬之禮詳於東陽許氏之說及特牲饋食禮朱子但以無算爵言之殊爲疎略今錄之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孫兄弟咸會小宗祭則兄弟偕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觴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子舉觴於長兄弟於昨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觴於昨階酌長兄弟兄弟於西階前酬賓衆兄弟及賓交錯以徧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入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觴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觴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特牲饋食禮堂下設尊酬賓時主人洗觴酬賓奠於薦北賓取觴奠於薦南至旅酬賓取觴酬長兄弟即此薦南之奠觴也又將行旅酬兄弟弟子先舉觴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奠於薦南長兄弟奠於薦北至旅酬長兄弟酬賓所舉奠觴卽上弟子舉觴於其長者則此爲薦北之奠觴也據此旅酬時長兄弟用弟子之觴賓自用主人之觴賓弟子不與焉至無算爵賓弟子兄弟弟子方各舉觴於其長是旅酬與無算爵本兩節事而朱註統言之蓋必兼賓弟子之舉觴於其長而後逮賤之義乃備也然特牲饋食士之祭禮耳想亦因天子諸侯祭禮無可考證故援此以見其概

下爲上考

國

楊文來曰三獻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復獻衆賓徧乃又酌酬賓是惟酬賓一人而於衆賓則止有

獻酢而已主人因獻長兄弟如賓儀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儀更爵酢是皆止有獻酢而無酬也長兄弟視賓例應酬而主人未之酬故旅酬之先兄弟弟子舉觴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尊故主人自酬長兄弟親故兄弟弟子代主人酬義各有取也此解下爲上主於酬酒而以下爲弟子上爲主人胡應麟曰賓主獻酬之後凡與飲之人皆得行酬謂之旅酬獻酬之酬舉觴起于主人旅酬之酬舉觴起于賤者以賤者行主人之事故謂之下爲上此解下爲上重在舉觴而以下爲弟子上爲主人與楊說同任鈞臺曰此時長賓有奠觴主不酬長兄弟長兄弟無奠觴無以相酬故弟子舉觴然後行旅此解下爲上重在代長舉觴以上三說皆通又孔穎達曰旅酬時使卑者舉觴于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者在先此解下爲上主于卑幼先飲爲讀如字言下者反爲上也蔡虛齋曰舉觴非就是勸其長飲酒只是洗盞更酌而歸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觴往勸他人飲耳此解下爲上主於代長斟酒以上二說不可從

燕毛考

國

天子之於同姓有時燕有因祭而燕文王世子族食世降一等此時燕也中庸燕毛因祭而燕也毛西

河謂祭畢安有燕此祭畢行賜爵禮爲祭統十倫之第九倫所謂長幼有序者周柄中辨之曰詩行葦篇朱子謂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尚書大傳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俟終日大宗已俟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楚茨詩鄭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儀禮特牲饋食禮徹庶羞于西序下鄭注爲將以燕飲此非祭畢有燕之明證乎祭統之賜爵卽周禮司士所云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者此旅酬中事孔疏謂旅酬時賜助祭者爵是也毛西河以之當燕毛謬甚全謝山辨之曰西河以燕毛序齒兼異姓言蓋誤讀祭統而爲此說祭統尸飲五而後君以瑤爵獻尸飲七而後君以玉爵獻大夫尸飲九而後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是乃九獻時賜爵之禮注疏家謂本主序爵爵同則序齒是固兼有異姓然所及止於內諸侯而外諸侯不與焉由是知爵既畢則行旅酬外諸侯亦與矣然而皆兼有異姓則總之非燕私之禮是也曹氏寅谷曰余謂此乃祭統十倫之第四倫明尊卑之等非序長幼西河所主是第九倫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

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賈公彥云賜爵謂祭未旅酬無算爵時陳祥道云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此時不惟昭穆以齒并衆賓及執事之同爵者亦以齒西河見宗廟禮次燕毛於旅酬遂謂在獻爵加爵致爵酬爵無算爵之後又行賜爵一禮以序長幼爲燕毛而又爲之說曰賜是錫予此又名燕者以任其歡燕如大雅鳧鷖直以僎尸名燕飲者是不知公尸來燕是明日釋祭之事據鄭康成郊特牲注祫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是與祭畢而燕之燕在寢者固判然兩禮僎尸雖有燕名亦非燕毛之禮祭統賜爵並未名燕也賜爵兼祠異姓而燕毛則止及同姓先王於同姓有時燕有因祭而燕楚茨之詩所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者因祭而燕也且燕即有異姓亦非即賜爵禮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行葦詩祭畢燕父兄而曰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所謂異姓之賓也蓋君與同姓無賓之禮故燕族之賓不以同姓而以異姓但助祭之賓皆出則此異姓乃姊妹女子子之夫所謂父之族四者非外諸侯之爲賓者也三獻禮成則賓出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異姓出則無賓無賓則亦不用膳宰爲主人而君自主之所謂會孫維主也其樂無算其爵無算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詩曰在宗載考考成也所謂同姓則成之也是則自有燕毛一禮以來鄭孔注疏無一不主親親之說而章句因之西河乃欲以一人之私言起而更定之不自知其謬也按燕見于經者多矣伐木燕朋友有駉燕羣臣而非廟中之燕鹿鳴魚麗燕賓客湛露桑扈燕諸侯蓼蕭燕諸侯而示慈惠彤弓燕諸侯而錫有功周官掌客待諸侯之來朝者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壹燕儀禮聘禮公于賓燕無常數大射亦行燕禮而非同姓之燕常棣燕兄弟類升燕兄弟親戚而非序齒之燕大雅行葦燕父兄耆老周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而非廟中祭畢之燕中庸燕毛乃祭畢頒胙于異姓獨留同姓于寢以序人倫親骨肉蓋此時皇尸既送神保畢歸惟此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其享或嘏或歌之樂由是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羣有既醉既飽之歡不序爵亦不序事專以昭穆序長幼昭穆同則皤皤種種與頌白在上蒼蒼星星之祭首居下蓋以益斯麟趾皆與先王有髮膚之愛毛裏之恩故即以附於體膚者別之也

春秋宗廟兩節考

春秋節祖廟兼羣廟太廟宗廟節專指太廟兩節皆兼時祭時祫大禘大禘言之舊說春秋

節指時祭宗廟節指祫祭非是又謂兩節並指祫祭亦非是爲時祭之說者如以脩廟陳器設衣薦食爲時祭之禮豈時祭然而祫祫反不然羣廟然而太廟反不然即謂春秋包舉四時明指時祭而祫祫豈出四時之外其說都緣悞以上節爲專屬羣廟而不知其兼指太廟耳苟知兼羣廟太廟則羣廟有時祭太廟有時祭祫祫不待辨而自明矣爲兩節俱祫祭之說者如以脩祖廟辨昭穆等事獨行於祫祭則未聞有司所脩天府所藏守祧所掌庖等所供專爲祫祭設也亦未聞序昭穆序爵序事旅酬燕毛僅爲祫祭備也其失都緣以兩節爲並指太廟而不知上節兼指羣廟又不知太廟中尙有時祭祫祭耳要知上節兼有羣廟四時之祭兩節太廟更有祫祭與四時之祭羣廟之時祭與祭者比祫祫簡略太廟之時祭與祭亦與祫祫同故太廟兼時祭與祫祭不特祫祭而已若依舊說上節指時祭則脫漏太廟之祫祫謂兩節並指祫祭則下節脫漏時祭祫祭上節脫漏羣廟何也羣廟不得有祫祭也要之衆論多歧總由忽略章句其解上節云祖廟天子七謂羣廟六太廟一也豈非兼羣廟太廟邪解下節云有事於太廟豈非專指太廟邪羣廟有時祭太廟有時祭時祫大禘大禘豈非兩節俱兼時祭祫祭邪○時講敬其所尊應春秋節愛其所親應宗廟節似是而實非章句云結上兩節謂總結非謂分結也春秋節敬所尊而所親在其中宗廟節愛所親而所尊在其中

踐位考 祭統曰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夫人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東月生于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春官司几筵凡大朝覲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酢席亦如之諸侯祭祀昨酢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尸昨王時設特牲饋食篇筵日筵尸主人門外西面宿尸宿賓主人門外東面視濯主人卽位于門東即門外主人揖賓入卽位于堂下西面位如外位西面位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房視側殺宗人告有司具主人入卽位如初昨階東自此主人及視與佐食陳設陰厭後迎尸正祭又獻尸獻賓獻衆賓又於堂下設尊酬賓酬長兄弟獻姑姊妹及宗婦事畢皆云復其位即復昨位又少牢饋食篇云將祭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又曲禮上篇云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其祭器篇廟堂之下君在阼據此則主祭之位有二筵日筵尸宿尸宿賓則位于廟門之外揖賓以後諸禮則位于堂下昨階東

西面天子與諸侯大夫士大段相同此所謂位即指廟門外之位及阼階東西面位先王當日祭祖考時會即此位行禮故云踐其位也詩小雅孝孫徂位工祝祭告亦謂祭祀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位立祝傳尸意告利成于主人也

行禮考 禮即指上宗廟之禮數項及一切裸獻升降之節言先王若為天子亦必行是禮故云行其禮也裸獻詳灌

奏樂考 春官大司樂曰分樂而序之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又凡樂事大祭祀宿縣祭統曰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曲白虎通曰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八為行樂記曰聖人作為鼗鼓柷敔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羽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禮器曰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西酌議象夫人東酌壘尊禮變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小雅曰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瑟衍烈祖以洽百禮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周頃曰有誓有誓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又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樂指今日享先王之樂先王若為天子亦必奏是樂故云奏其樂也

祭神考 論語祭神孔安國舊註曰祭百神正義曰百神謂宗廟之外皆是誤矣孟子百神享之舜典徧于羣神大雅靡神不舉周頌懷柔百神皆謂天子之祭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雖諸侯不敢干況大夫邪孔子為魯大夫曲禮王制曰大夫祭五祀則所祭乃五祀之神也祭法曰大夫立三祀則所祭乃三祀之神也三祀謂族厲也門也行也五祀即月令所云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也若論天子諸侯大夫之差等似以祭法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為是不然據祭法諸侯五祀之文則大夫五祀是僭君也據月令天子亦只五祀則大夫

五祀是僭王也季氏八佾旅泰山孔子譏之豈肯躬蹈之乎然司命為天星泰厲公厲為外鬼不當列於七祀五祀之中族厲外鬼不當列於三祀之內孔子嘗曰非其鬼而祭之誨也鄭註云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誨求福族厲乃古大夫之無後者非其祖考不可祭矣由是言之當仍以曲禮王制所云大夫五祀者為正彼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非僭也且月令五祀春戶木夏竈火夏季中霤土秋門金冬行水門主飲金行者井之汲道也義甚允當但鄭氏既據月令註曲禮而註王制不宜據祭法耳

不與祭考 禮書附錄曰按儀禮特牲饋食之禮不誨曰鄭注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賈疏云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按桓八年經書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日祠夏日初秋曰嘗冬日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議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休云禮本下為士制四者士有公事不得及茲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若然則士不暇不得祭又不得使人攝矣若諸侯有朝會之事則不得使人攝王制云諸侯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又明堂位云是故夏初秋嘗冬烝鄭注云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狩以春故闕之是諸侯朝會不得攝以諸侯禮大故也君有病故則得使人攝祭祭統云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若大夫時至惟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如不祭註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據此則孔子是時為大夫方得使人攝也

疏食菜羹瓜祭考 孔安國舊註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邢昺疏曰祭謂祭先也案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亦祭先是瓜如字也不知瓜亦菜也菜包得瓜字故陸氏謂魯論瓜作必朱子集註因之稻梁則祭先農菜羹則祭先圃不忘其所自也

君祭先飯考 鄭註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邢疏曰曲禮云主人延客祭註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則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

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也按刑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江氏慎修曰此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食客之則已當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略之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

祝考 按趙鹿泉云祝鮀治宗廟所取於祝鮀之才者自非以其佞蓋古嚴祭祀其儀鄭重皆掌於宗祝故太祝居六太之一其所掌贊詔饋相出入始終最為難稱非惟祝冊一事鮀必有獨嫻其任者若專信以佞為才豈謂鬼神亦好佞乎殊非立言之體此說極好蓋尸祭有九太祝辨之祝號有六太祝辨之其相尸也延其出入詔其坐作其求神也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祔且辨九拜以教敬自非嫻其任者不能也

禱考 說文云告事求福曰禱禱雨為零禱晴為霽按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壇有禱焉祭之左傳鐵之戰衛世子蒯聵禱於皇祖烈祖文祖曰無作三祖羞周禮太祝作六辭五曰禱小宗伯大祝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禱不獨見于誄也即因疾病而禱者有之左傳夷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士喪禮記疾病乃行禱於五祀是也然楚昭有疾自知河崇非所獲罪晉景有疾荀息不禱桑林中智以上猶能知之況行於孔子乎或曰金縢所載武王有疾弗豫周公命祝冊以告三王獨非聖人禱疾乎曰此臣愛君之至誠又當別論故孔子之不禱聖人之立命也子路之請禱賢者之發乎至情也

誄考 集註考證曰古本論語作誄說文所引是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誄之之辭音同而義不同毛晃增韻編與誄同孔融曰誄禱篇名說文累其事以求禱也禮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責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註云誄之為言累也累舉其生平實行若今之行狀也又曰凡作誄者先刊其生平之實行故為誄太史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誄讀誄

覺考 按覺有數義廣韻云覺牲血塗器祭也凡覺廟覺門與夾室覺名器皆是牲血塗之孟子覺鐘正此義據雜

記大戴禮皆云覺廟以羊覺門夾室以雞覺器以豕豬則齊宣以牛覺鐘非禮也又按春官鼈人注鼈讀為徹覺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賈疏云讀為徹者以徹為莊飾義也或曰覺之為言熏也齊語管仲比至三覺三浴之注云以香塗身也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覺浴注云以香薰草藥沐浴也後二說與覺鐘義異

難考 禮書附錄曰秦氏惠田云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幽明之故聖人通之故有難神禮以驅疫焉疫者四時不正之氣邪鬼或憑之以為厲鬼神之有邪正猶人之有君子小人也神之正直者不畏人鬼之奇邪者陰氣之愚以陽剛之氣攝之則游散而不為害亦其理也周禮所載狂夫之狀雖近於誕然豈非所謂知鬼神之形狀者乎樂書曰三代而上有公厲族厲暴厲之祭至周而用方相氏夏官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鄭氏謂方相猶放想可畏怖之貌王厚齋謂古人聖君範圍於上賢相變理於下是謂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難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夫惟元衣朱裳執戈揚盾以索室驅疫如東京賦云方相秉鉞巫覡操茷者可也而必蒙熊皮黃金四目則怪誕而可駭矣禮緯云顓頊有三子亡去而為疫鬼固不足信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難驅疫注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譙周論語註難卻之也以葦矢射之本此月令孔疏言季春惟國難仲秋惟天子難季冬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然則鄉黨亦於十二月民庶得難而言也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楊強鬼也謂時難索室驅疫逐強鬼也楊或為獻或為難孔氏謂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廟神有驚身著朝服存安廟室之神所以朝服者朝服以祭故用朝服以依神也馬氏晞孟曰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矣非俟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難者不違眾以立異也邱氏濬曰雖以孔子之聖亦從鄉人之所行蓋有此禮也若無此禮聖人豈苟於同俗者哉

旌邑涇縣雙桂齋湯鼎臣鐫

四書朝聘圖考序

昔先王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聘之禮行焉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曰覲
先朝後覲原非二禮如不在朝覲之常期則時見曰會衆類曰同其禮亦同於朝覲而皆以朝統之夫朝以考禮卽
聘以達情大行人掌聘事如天子聘諸侯則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是也諸侯聘天子則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殷類衆聘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此王朝之大典也諸侯之臣亦自朝其君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諸侯自相朝所謂世相
朝是也諸侯自相聘所謂歲相問聘殷相聘是也聘有使卿使大夫之殊有享禮私覲之事而皆以聘統之夫諸侯
之臣自朝其君諸侯之臣奉君命聘於鄰國與爲摯以接鄰國來聘之賓則鄉黨載孔子事獨詳入公門一章記朝
儀也先入庫門庫門內有外朝之位江慎修謂外朝在庫門外非是非有大故君不常御次入雉門雉門內有治朝之位治朝有庭
無堂君朝服以日視朝於此過位一節言朝畢而過治朝之位也次入路門路門內有堂堂上有內朝之位亦曰燕
朝亦曰路寢之朝所謂君退適路寢而聽政正在此堂上之位也如君不聽政不命臣入臣不過位升堂如君命臣
入臣必過位升堂告嘉謨於君既告而降階復堂下之位孔子爲大夫其位在堂下北面以待綸音亦侯羣臣出乃從路門以出也
鞠躬如不容不中門不履闕總記入庫雉路三門之容也色勃足踧言似不足過位之容也過位以前何不書正朝
之容以踧踖與與正朝之容已見於第二節故此畧之也攝齋鞠躬屏氣升堂之容也而升堂以前入門就堂下位
有儀升堂以後北面書思對命又有儀何以不書儀之常者不記且可由升堂之儀推之也逞顏色怡怡降階之容
也翼如沒階趨之容也踧踖如復位之容也蓋朝君之儀備於此章矣○君召使摯一章記鄰國朝聘孔子爲君摯
相也執圭一章記孔子聘於鄰國也合觀此兩章而聘禮備矣執圭節入鄰國太祖廟行聘之容也未入廟以前有
陳摯傳辭之事揖所與立節是也執圭入廟揖讓升堂致命時有上摯向賓釋辭事趨進翼如正向賓釋辭之
容也既釋辭主君受玉答拜而聘事畢由是既聘而享既享而覲既覲摯出請事賓告事畢公出再拜送有賓退賓
不顧之事賓退必復命節正此時事故曰合觀兩章而聘禮備矣此猶大槩說也是編所載備極詳細如未聘之前
享覲之後尙有許多事皆補足之自識

目錄

春秋朝聘無常

總畧

宣州太平縣杜炳雲嚴氏學

男梓材校

朝聘總畧

諸侯三門三朝

春秋朝聘無常

天子五門三朝

天子外朝

朝覲

雉門在庫門內

外朝在雉門外

諸侯宮寢朝廟社

六賁

會同

六瑞

繼藉

入公門全章

公門板闕闕

不中門不履闕

過位升堂出降設階復位

夕幣

聘禮次序

聘禮總畧

聘禮經文

揖所與立 左右手

使者受命

致館設殮

請事迎賓

享禮

禮賓

執圭

趨進

歸饗餼

賓問卿

私覲

賓退賓不顧

琢圭璋璧琮 享禮用

還玉

六幣 享禮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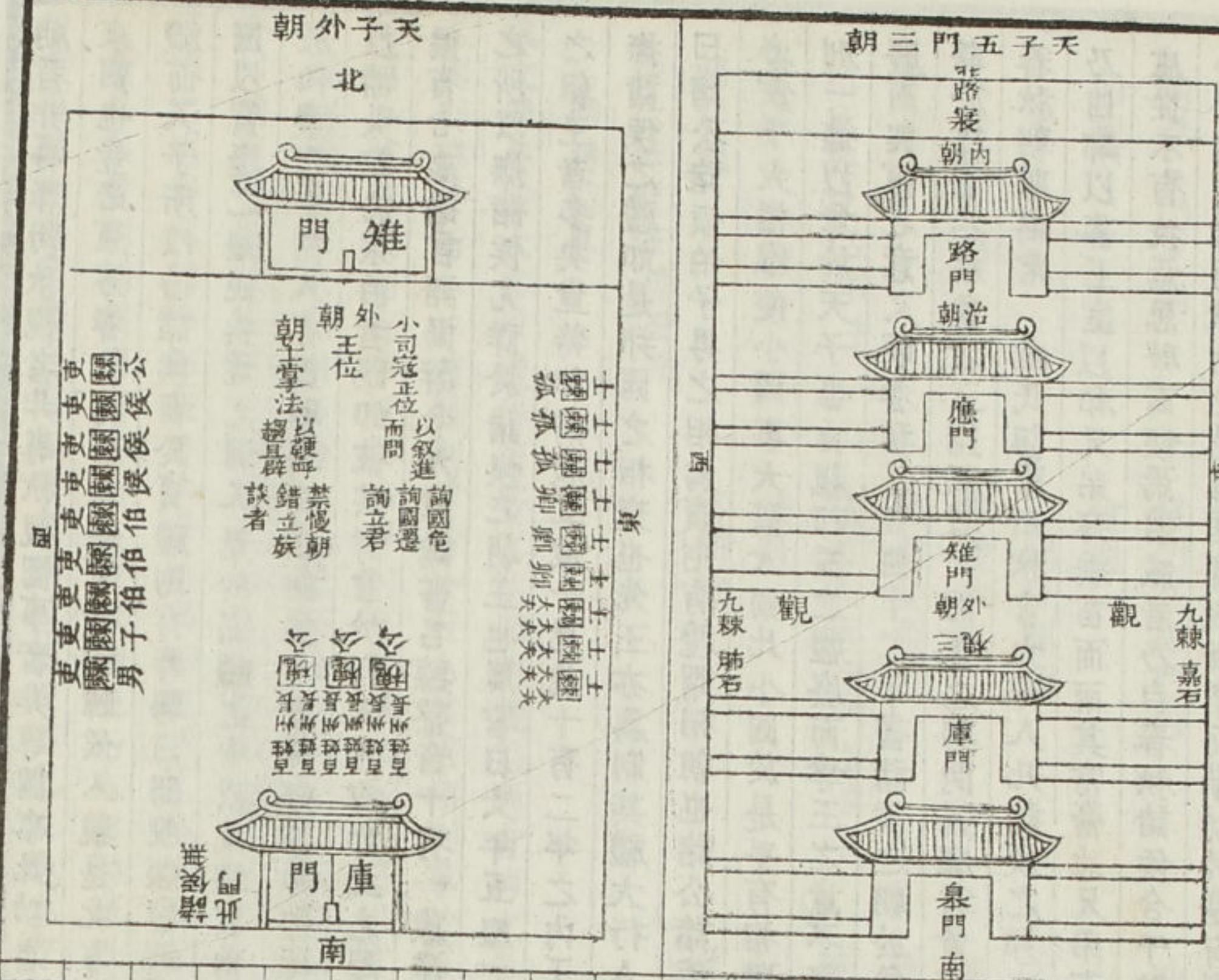
朝聘總畧

葉文康公曰太宰以禮待賓客之治而朝覲宗遇會同之名則詳於宗伯宗伯既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宗遇會同之制則詳於行人其禮籍則掌於小行人其擯相則掌於司儀其傳達則掌於行夫其半禮則掌於掌客其守衛則有環人其送迎則有掌訝其結好則有掌交大宗伯曰以賓禮親邦國大行人亦曰掌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蓋禮之以賓則燦然有文以相接待之以親則愜然有恩以相愛易之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謂是也然考之宗伯春日朝夏日宗秋曰覲冬曰遇大行人曰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而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春為圖事則覲於秋者無事可圖乎夏為陳謨則遇於冬者無謨可陳乎不知周人胡為如是分別也至於時見曰會則諸侯以有事而會非常朝也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是也般見曰同則諸侯以王不巡狩之歲而盡來朝亦非常朝也行人曰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也會同之義固無可疑朝宗覲遇之名若是分則何耶夫春

朝者非專春秋朝覲者非專春秋朝覲圖事者非專圖事比功者非專比功通四時皆然不然則書言巢伯來朝是南方來朝也豈必東方春朝而言圖事乎詩稱韓侯入覲是北方入覲也豈必西方秋覲而言比功乎諸侯見王固有六禮而天子所以待諸侯者於賓禮則有時聘曰問殷頻曰視更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又見於嘉禮之中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又見於凶禮之中行人亦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國之患又曰閒問以諭志歸賑以交福賀慶以贊喜致禴以補災掌於宗伯者既如彼其詳掌於行人者復如此之厚其恩意豈不至哉不特此爾一歲徧存三歲徧頌五歲徧省七歲諭言語協辭令九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觀此則王之所以撫諸侯尤詳於諸侯之朝王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此亦言其大槩爾六年之間諸侯之朝王者多矣豈特如衛服五歲一見哉十有二年之內王之親諸侯者詳矣豈特十二年而方一巡守殷國哉王之撫諸侯之禮如是邦國之相交也先王亦為制其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司儀曰諸公諸侯伯子男之相為賓則有禮謂相朝也諸公諸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則有禮謂相聘也蓋先王建國必使小大相維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於是乎有相聘相問相朝之禮雖曰講信修睦親仁善鄰而實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也自親邦國之禮廢而尊王之意不存自恤邦國之禮廢而親諸侯之意寢自侯邦相交之禮廢而與國之意又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諸侯之朝於魯者三十有四而魯之朝王所者僅兩書而已書天子來聘於魯者八賜魯者三歸賑者一而魯之聘問歸賑者曾不一見也魯秉周禮且如此他可知也

春秋朝聘無常 臧氏詠齋曰秋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維時諸侯以道義合無不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拜黍苗而雨其常膏比兄弟而尤無使吠譬諸臭味焉敢差池是以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從未有狡焉思啓而傾焉翦滅者乃自春秋諸侯合于勢利小役大弱役強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嘉淑采章悉索敝賦以會時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奉冠帶祠春秋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以待強者而庇民焉所以謀其不免也乃猶思傾覆其社稷蕩搖其邊疆虔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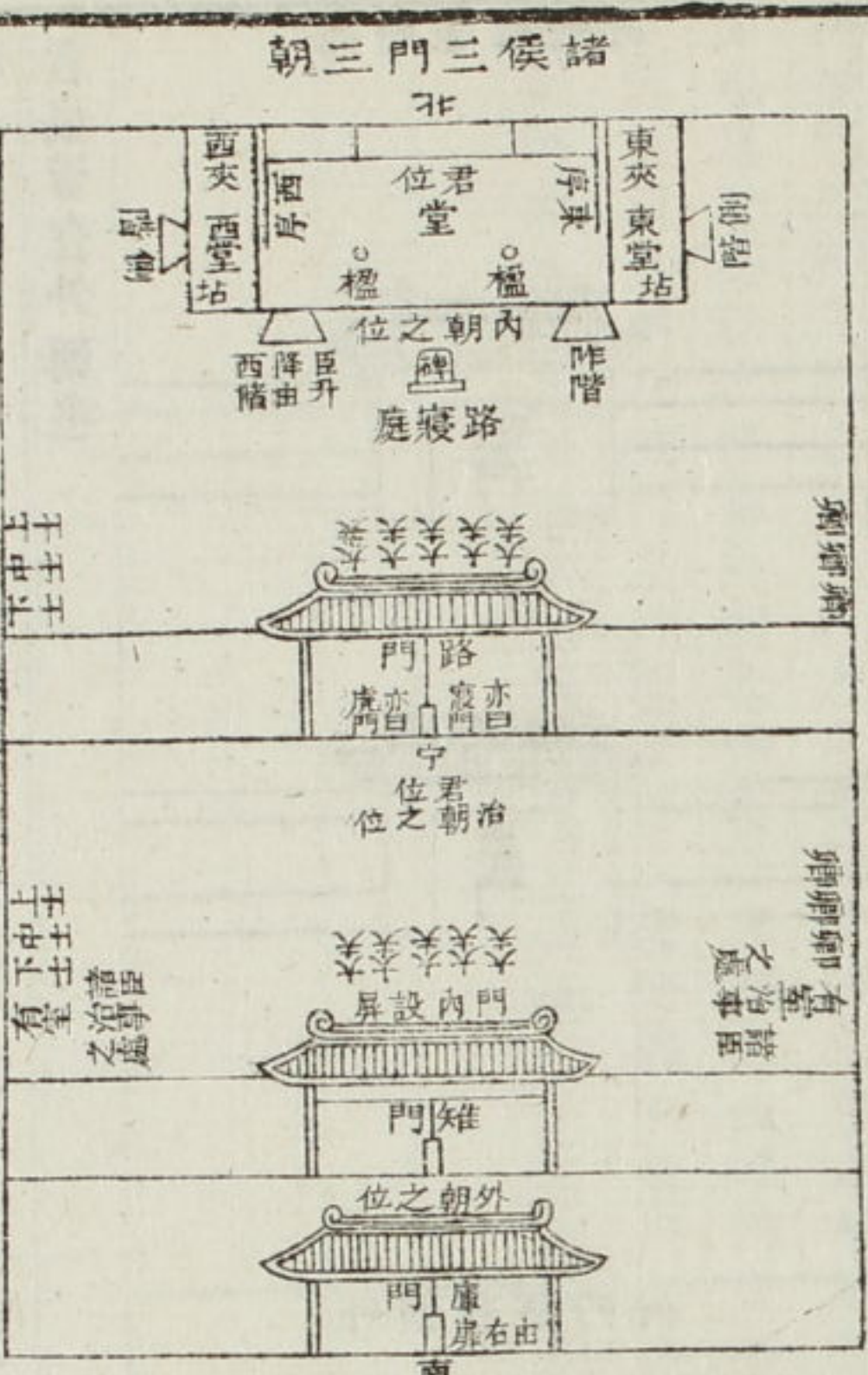
其邊陲干戈擾攘無日休息或索貨而徵牢或求田而爭貢心傷蠶食狗既瘼而噬人力肆鯨吞鹿或鉅而走險雖有朝聘何足恃哉



天子五門三朝考 朱子曰王宮之外門五一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鄭康成以雉門在路門之內而設兩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畢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為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庭曰內朝又曰曲禮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穎達疏云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及王退俟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士者註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也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當作庫門之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此是詢衆庶之朝也鄭謂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康成朝士註之誤說見下○外朝內朝又通稱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實治則以官孔疏云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當作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外則此路門外朝治亦為內朝也

天子外朝考 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

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鄭康成註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立君謂無家適遷於庶也羣臣卿大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擯謂揖之使前也叙更也輔志者尊上賢明也又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鄭註云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其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州長鄉遂之官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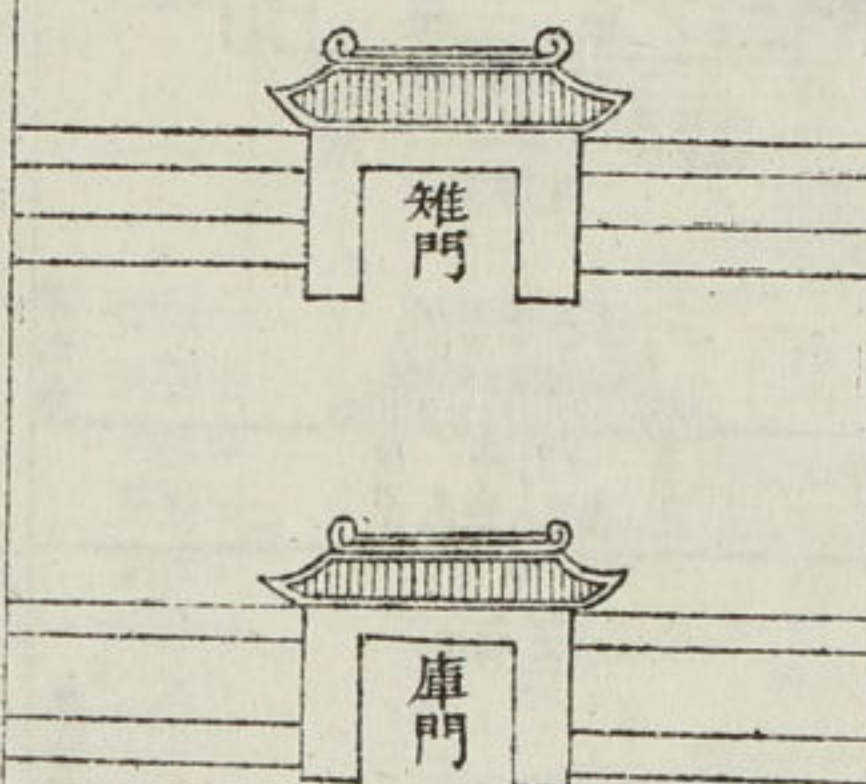


諸侯三門三朝考 按諸侯三門庫門內曰雉門雉門內曰路門無皋應二門詩曰廼立皋門廼立應門明堂位曰魯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擬其形制耳書言王出在應門之內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却特牲譏釋於庫門家語言衛有庫門春秋書魯雉門災左傳云齊晏子立於虎門門之外諸書皆無言諸侯有皋應二門者鄭註云諸侯宮門外曰皋門朝門曰應門誤矣至於三朝內朝在路門內君視內朝有四一為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鄭云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為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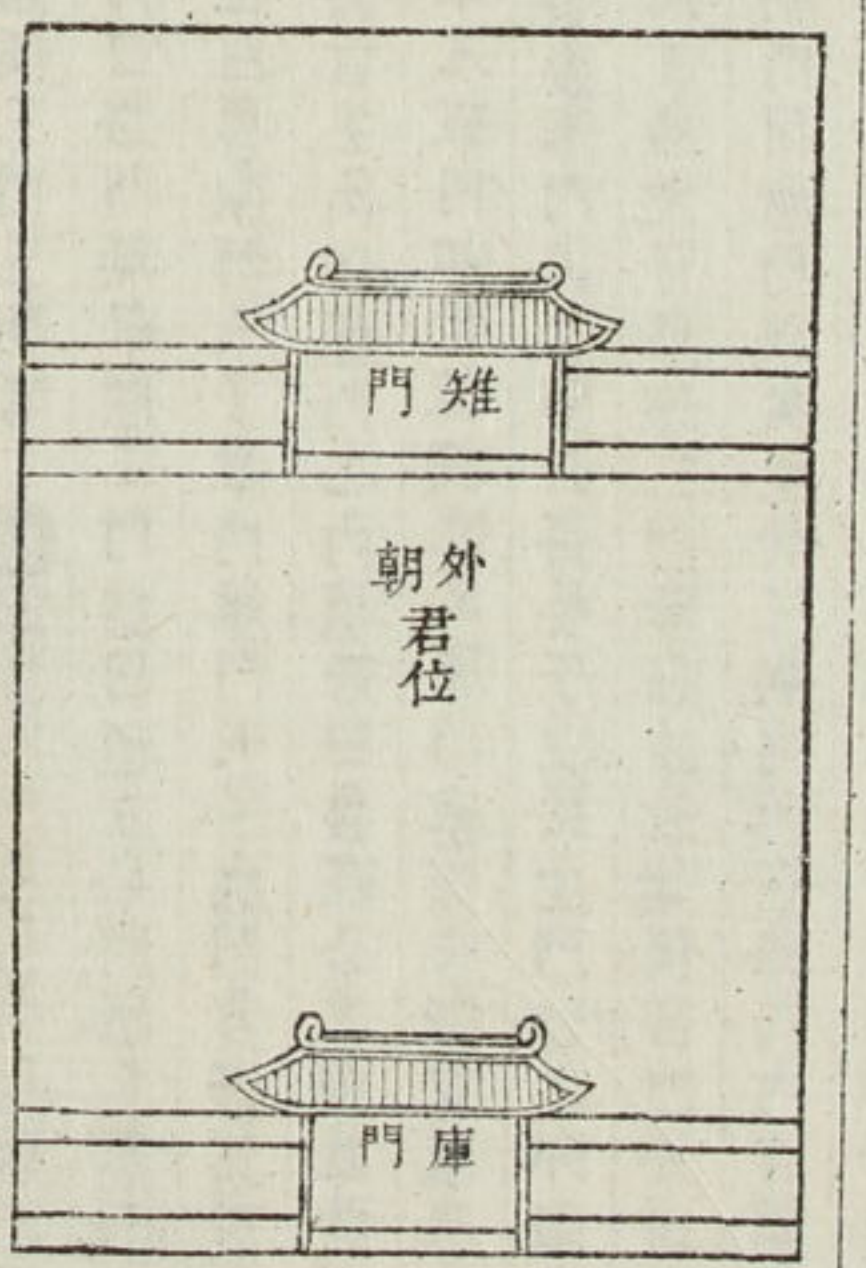
一為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事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是羣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皆在內朝也治朝

一名正朝在路門外雉門內王藻曰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對雉門外之外朝辨色始入門入庫門雉門應門君日出而視之禮器曰有以小爲貴者諸侯視朝大夫特揖人人士旅之揖孔子之君在踞踏吉月朝服而朝皆在治朝也外朝在雉門之外庫門之內詢萬民必於此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謂欲與楚欲與吳詢國危也太王屬耆老而告詢國遷也僖十五年晉陰飴甥言朝國人曰孤辱社稷其卜貳圉詢立君也皆在外朝也

內門庫在門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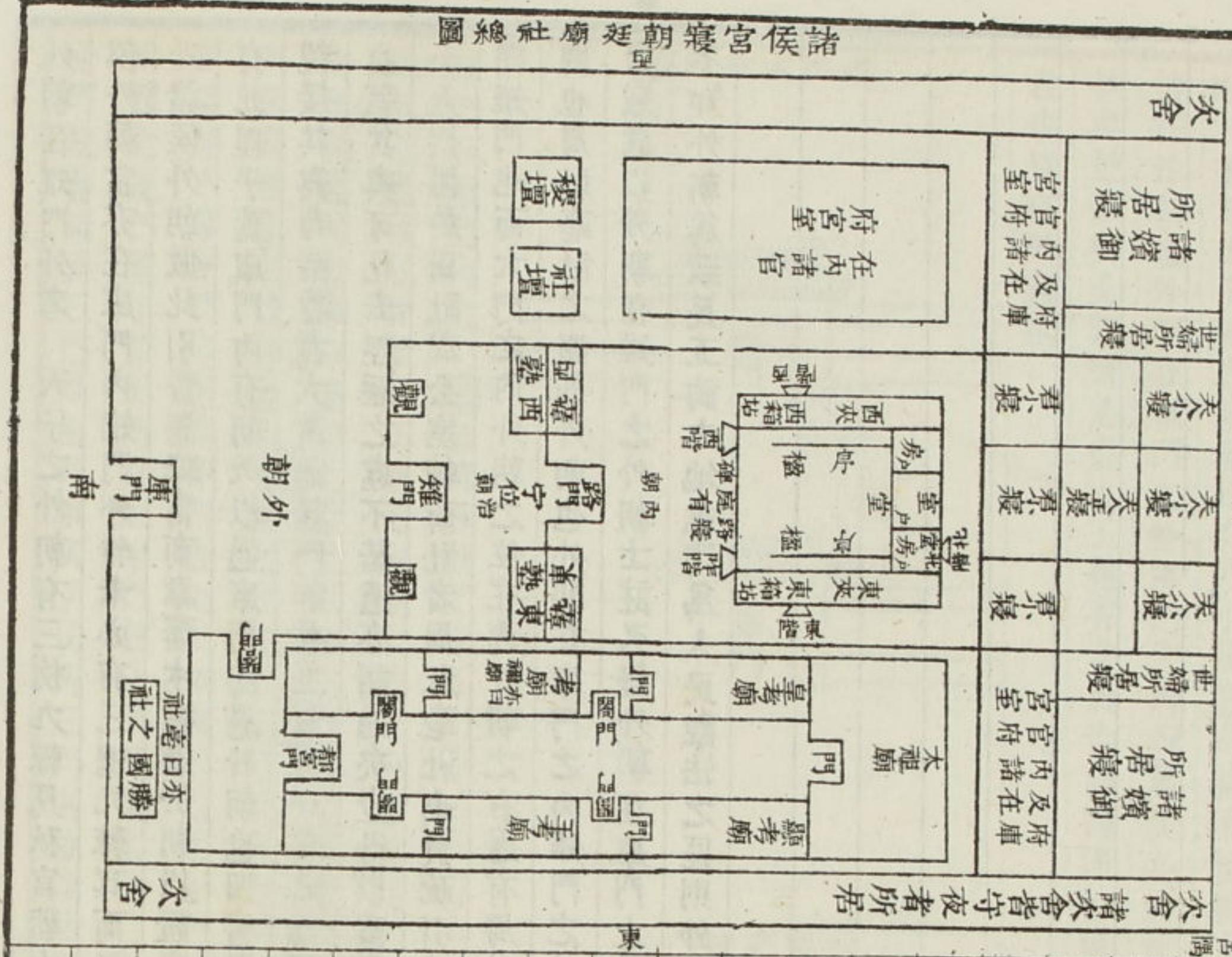


外門雉在朝外



雉門在庫門內考按鄭司農謂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雉門三庫門四應門五路門以雉門在庫門外非是陳氏祥道禮書曰月令母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皋庫雉應路也則雉門在庫門之內矣禮書又云皋庫應路之著於經者詩以天子之禮追太王之事明堂位以魯公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舉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惟雉門不見於經然周禮闕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禮書諸侯三門外四門與天子同內三門則庫雉路則諸侯之雉門在庫門之內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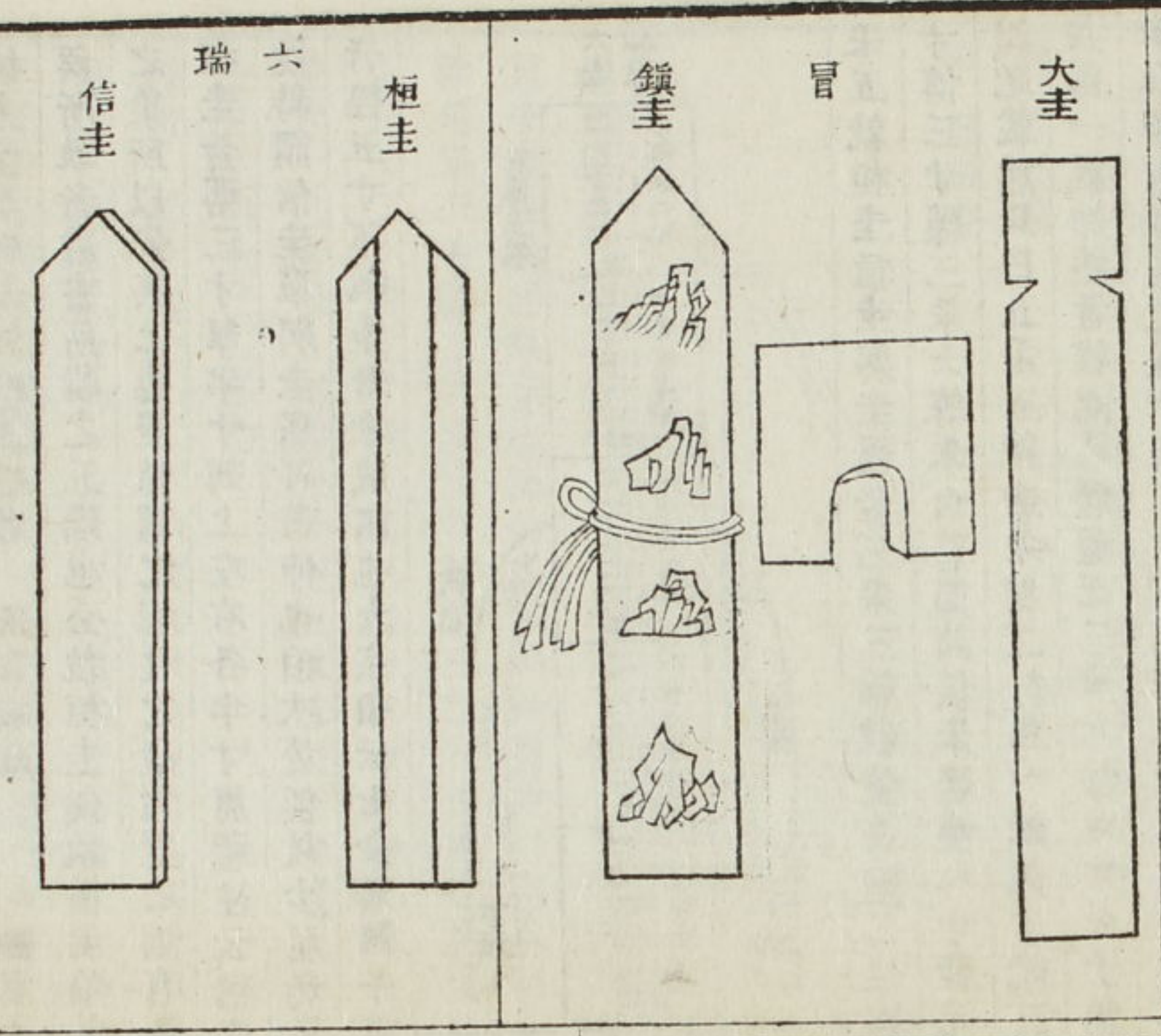
外朝在雉門外考 天子之外朝有三槐九棘見秋官朝士職外朝在庫門內雉門外以鄭康成小司寇註爲正諸侯外朝當亦在庫門內雉門外特未必有三槐九棘耳而江慎修鄉黨圖考誤從康成朝士註謂天子外朝在庫門外諸侯外朝倣此引晉語絳富商韋藩木榿過於朝以證之謂凡民可以車往來如其說是謂諸侯外朝在街市上有此理乎蓋庫門內有朝故以過庫門爲過於朝也四書過字有指實者荷蕢之過真是身歷其門楚狂之過豈非親接其輿有活看者大禹過其門如果足會近戶矣必矯情而不入其家孔子過沮溺如果言可聞聲何至使由而自執其輿可見去經歷之處不甚遠亦謂過矣豈得以富商過朝證外朝在庫門之外乎春秋傳閔二年季友將生卜人曰閔於兩社爲公室輔兩社者周社亳社也賈疏引此事云兩社在大門之內中門之外蓋大門謂庫門中門謂雉門也而大門之內外朝之位在外朝之右邊有周社外朝之左邊有亳社然則問於兩社者謂周社亳社之閒也周社亳社之閒即外朝也外朝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此其確證也謹遵儀禮義疏 御案曰鄭康成小司寇註以外朝在雉門之外朝士註又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蓋因雉門外有宗廟社稷故疑不得置外朝不知外朝爲致民五詢之地雉門爲人民觀法之區則外朝當在雉門之外



朝覲考 四明范氏曰朝覲本是一禮蓋受覲於廟廟在路寢左方天子未就廟時諸侯皆俟於外舍及天子出自寢先至於寧諸侯遂分東西立以通姓名即所謂朝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是也既朝之後天子始入廟受覲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也周禮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不足據類編曰周時朝期以尚書為正尚書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大行人則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書無要服之文不可強合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此夏殷之禮

會同考 周官義疏 御案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既並言之而諸職中言會同者非一公西氏言志亦云如會同可見人多禮盛不僅如尋常朝覲而已會同則為壇于國外如司儀職所云合諸侯令為壇三成觀禮所云諸侯親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者是也按之鄉師牛人縣師遣人稍人廩人司市賈師諸官會同則有徒役輦輦牛車任器委積之共衆庶之作糧食之備賣債之市而大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

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意發禁施政所行者遠則於侯國封壤擇一都會之地以為會同之所而王者適焉蓋亦有之會同二者對文則別合言則通故諸官皆連言會同也。又小司馬職小會同掌事如大司馬之法意四方之方伯連帥率諸侯畢會則為會同之大者若止一方則為會同之小者與。又既以壇為會同之所則在壇而將幣即朝覲也將幣必執玉執玉重禮不可再為之賈疏謂既朝而後之壇非也



冒鎮圭考 周官義疏 御案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也又考工記玉人鎮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又曰天子圭中必注以四鎮圭為瑑瑑也必同縹以組約其中央備失墜也雜記贊大行圭皆刻上左右各半寸又聶氏崇義曰以五采組約之也賈儀曰公侯以下圭璋皆有絢組陳氏祥道曰或曰鎮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四鎮圭之謂是亦一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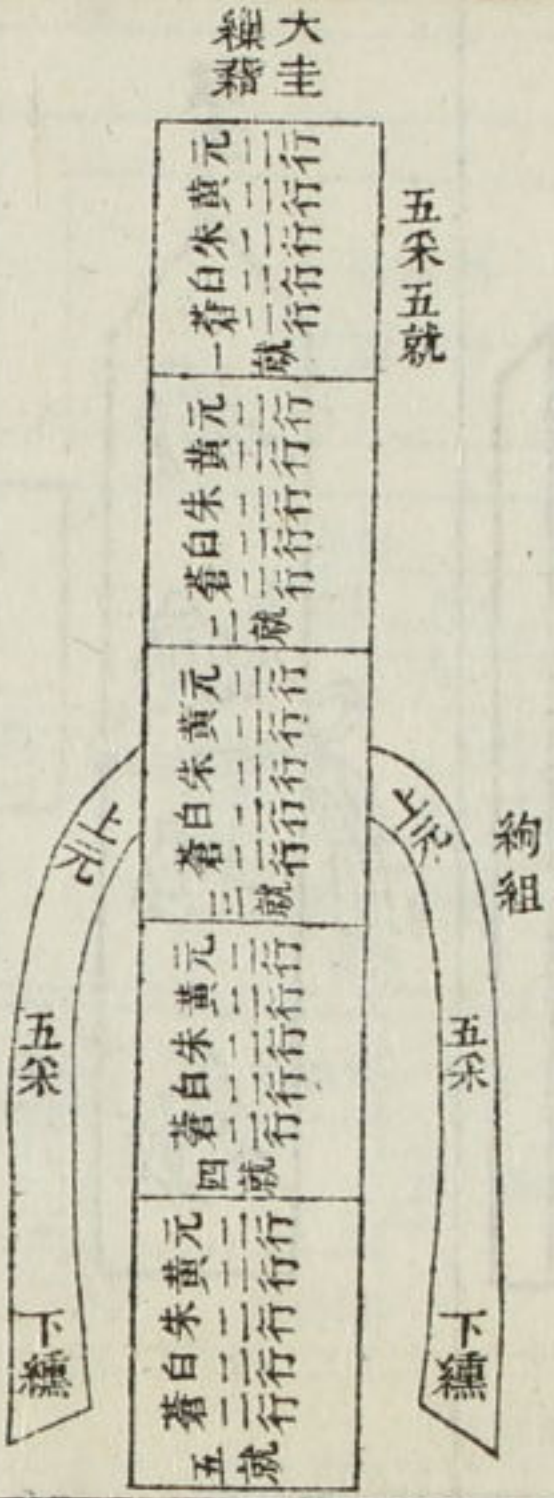
躬圭 穀璧 蒲璧

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考

周官義疏

御案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鎮圭之外此五玉即五等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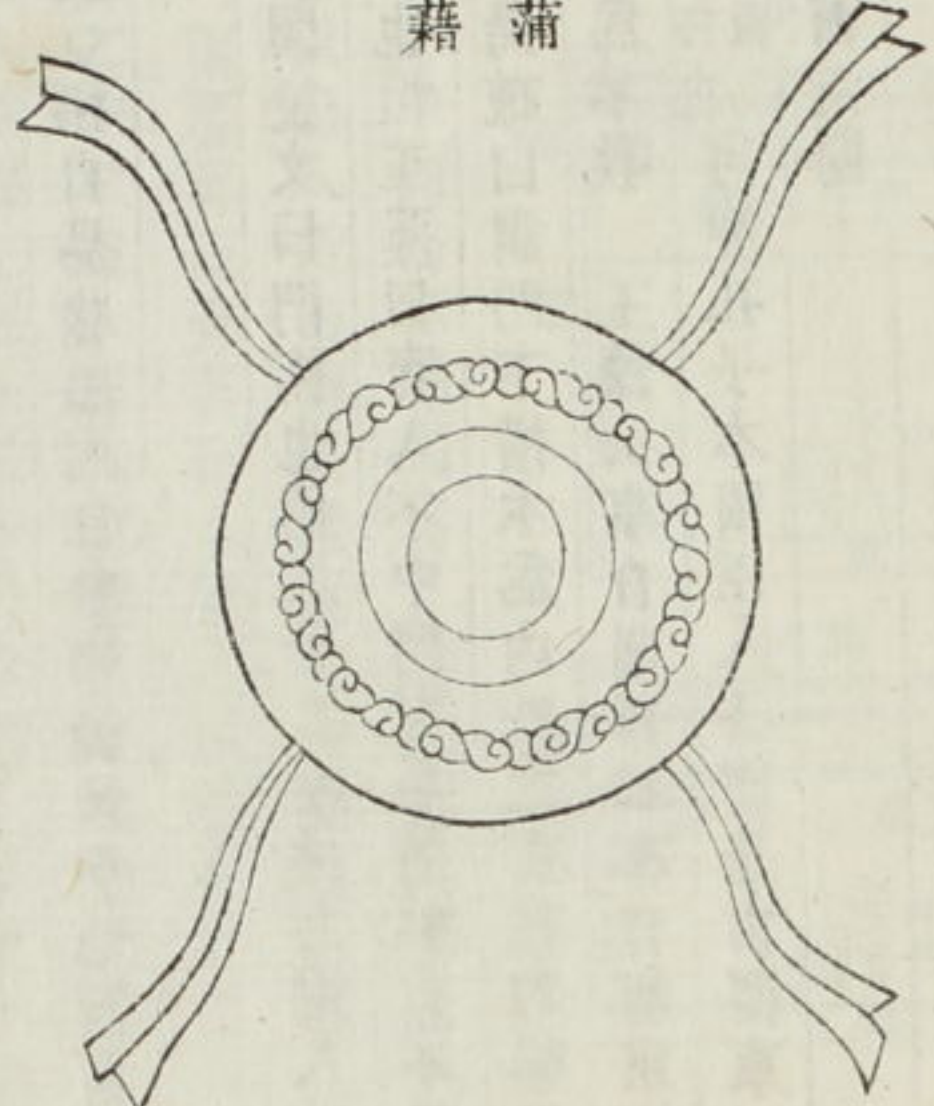
侯所執者虞書所輯之五瑞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周禮疏桓若屋之桓極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雙植謂之桓柱之豎者豎之則有兩稜也桓圭蓋以桓為珠飾長九寸信圭躬圭皆長七寸與桓圭皆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半寸周禮注云信當作身皆象以人形為珠飾欲其慎行保身陸氏佃不取其說特謂信圭直躬圭屈耳信仲也伯次於侯故少屈焉又周禮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以穀蒲為珠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大宗伯云七命賜國子男五命故云未成國也



大圭纁藉考 周官義疏 御案春官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云王所指大圭也杼猶也終葵椎也齊人謂椎為終葵為杼杼上明無所屈也比他圭最長故得大圭之名以其指于衣帶之間同于衣服故以服言之又據禮器大圭不琢是無緣飾也。又典瑞大圭鎮圭纁藉五

采五就桓圭信圭躬圭纁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二采再就珠圭璋璧琮皆二采一就聘禮記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間諸侯朱綠纁八寸皆元纁纁長尺絢組雜記贊大行圭公九寸其藻三采六等曲禮疏載熊氏曰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五就三采三就及二采二就並如之二采一就者采則別惟一行共為一就知然者雜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為二等也又據左傳藻率孔疏云凡五采者元黃朱白蒼則鎮圭之纁十有二寸其畫章之法元二行黃二行白二行朱二行蒼二行如是為一就又稍間之再畫元二行以下皆如前至五匝而中間四間之是為五采五就畫皆橫章板如王之長聘禮所謂垂纁屈纁者據絢組為垂屈耳蓋圭與纁相連者有組執圭而拖其組是為垂纁以章板藉圭屈其組是為屈纁章板兩旁有繫上元下纁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解而垂之其制如此大圭以指而大宗伯乃合大圭鎮圭言則防失墜之義同也餘制畧同故不多贅

纁 穀璧蒲 藉 璧纁藉



纁藉總考 儀禮義疏

御案王指大圭執鎮圭纁皆五采五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

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纁讀曰藻賈釋云藻水草之文故讀從之言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穀璧蒲璧其纁藉之形亦如之如天子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即此木板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餘倣此一采為一布五采則五布一布為一就就成也是采一色者也。聘禮記云絢組尺注云五采成文曰絢不論尊卑皆用五采組長尺以為繫無事則以束玉使不墜有事則垂之以為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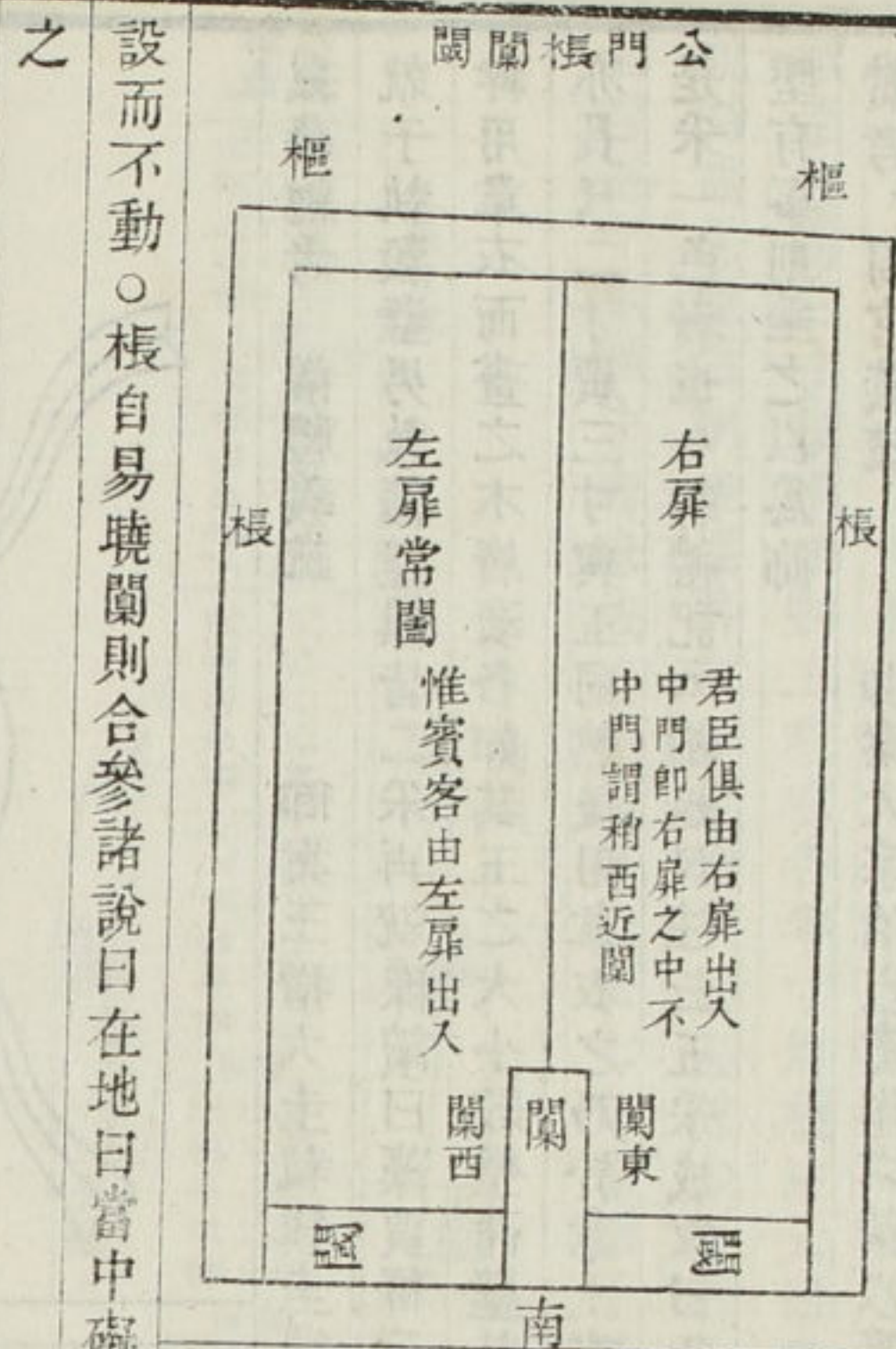
贊考 周官義疏

御案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鵝工商

執雞注以皮為虎豹皮帛為黑色繪據士昏用束帛儷皮皮以鹿則此帛亦束皮則異耳陳氏祥道曰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者鴈也故大夫執之

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敢遷者鷺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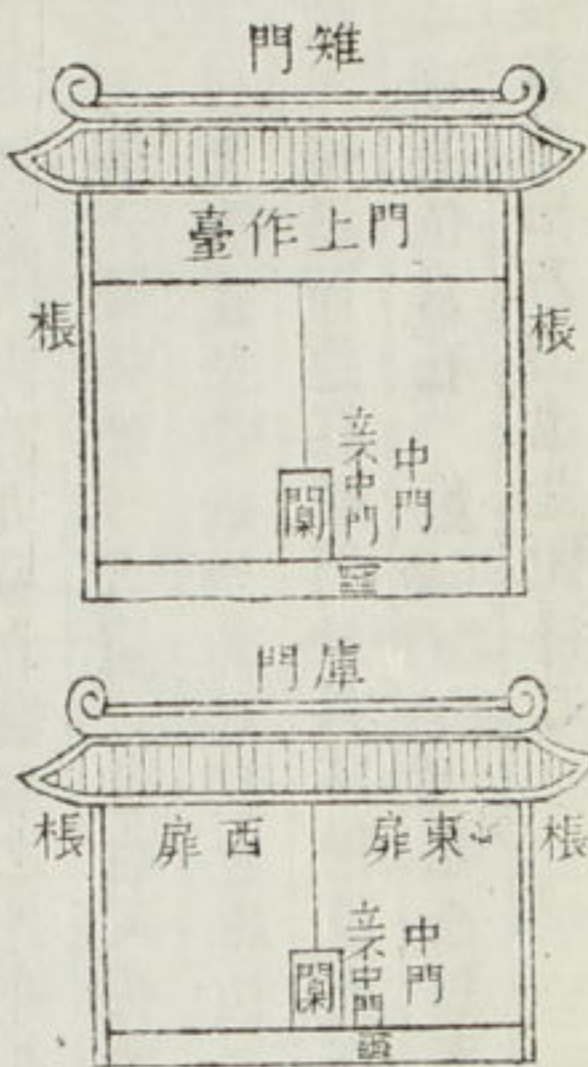
公門棖闔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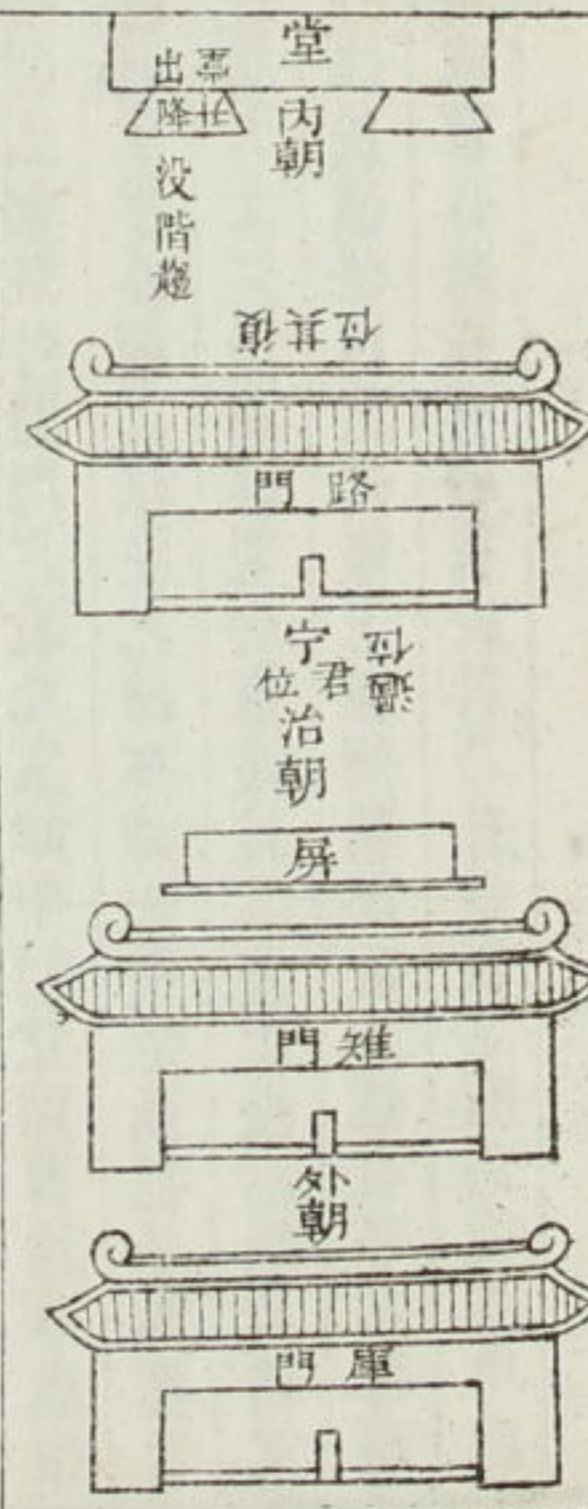
公門考 按考工記曰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共廣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也又曰應門二轍三个轍之廣八尺三个二丈四尺也此言路應兩門而其餘可推言天子之門而諸侯之門亦可推

闔考 闔說文曰門楣也倍二十二左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闔前漢王莽傳曰思不出乎門闔註竝云門極也禮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闔鄉黨不履闔註並云門限也爾雅釋宮曰枋謂之闔郭璞孫炎亦並云門限惟邢昺疏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較明暢又邢昺論語疏曰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竝爲不敬 玉藻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注云公事聘享私事覲面疏云自闔西用賓禮自闔東從臣禮也主君辭仍出也門入闔西可知孔子本國臣入公門是由闔東玉藻賓入不中門疏云不中門稍東近闔可知孔子本國臣不中門是稍西近闔

闔展不行門中不立門公入



位復階沒降出堂升位過



入公門立不中門行不履闔考 鄉黨圖考曰公門先入庫門次入雉門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闔右注云臣統於君是君臣出入皆由闔東惟賓客由闔西有謂入以東爲右出以西爲右者非也立不中門亦謂東屏之當中陳介眉曰門兩屏屏兩旁各有木謂之棖當兩屏之合處又樹一木以當屏常設而不動謂之闔因有闔則凡出入不能當兩屏之中只就一屏內取中是在棖闔之間矣君出入則就棖闔之間取中而行臣不敢當中只靠邊行立按朱子曰古人常闔左屏所謂中門者謂右屏之中門也雙峯饒氏云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屏爲左入以西屏爲右臣出入君門皆由右出以闔西爲右入以闔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闔之中但挨闔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說約駁之曰據朱子語類君臣出入俱由右屏一邊饒說誤夫以兩屏分左右即闔右本有定處何必活看汪武曹亦云門以向堂爲正自外而言東屏實爲右西屏則爲左君出入恒由右屏則固就東屏而言右屏左屏此東彼西原有定所如饒氏說是謂左右屏無定所矣宜爲說約所駁又按玉藻閭月則闔門左屏立于其中此天子閭月聽朔之禮也君入門介拂闔大夫中棖與闔之間士介拂棖此言兩君相見之時也賓入不中門不履闔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此言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皆非不中門正解故集註不引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闔東疏云由闔東者是臣朝君之法可爲論語不中門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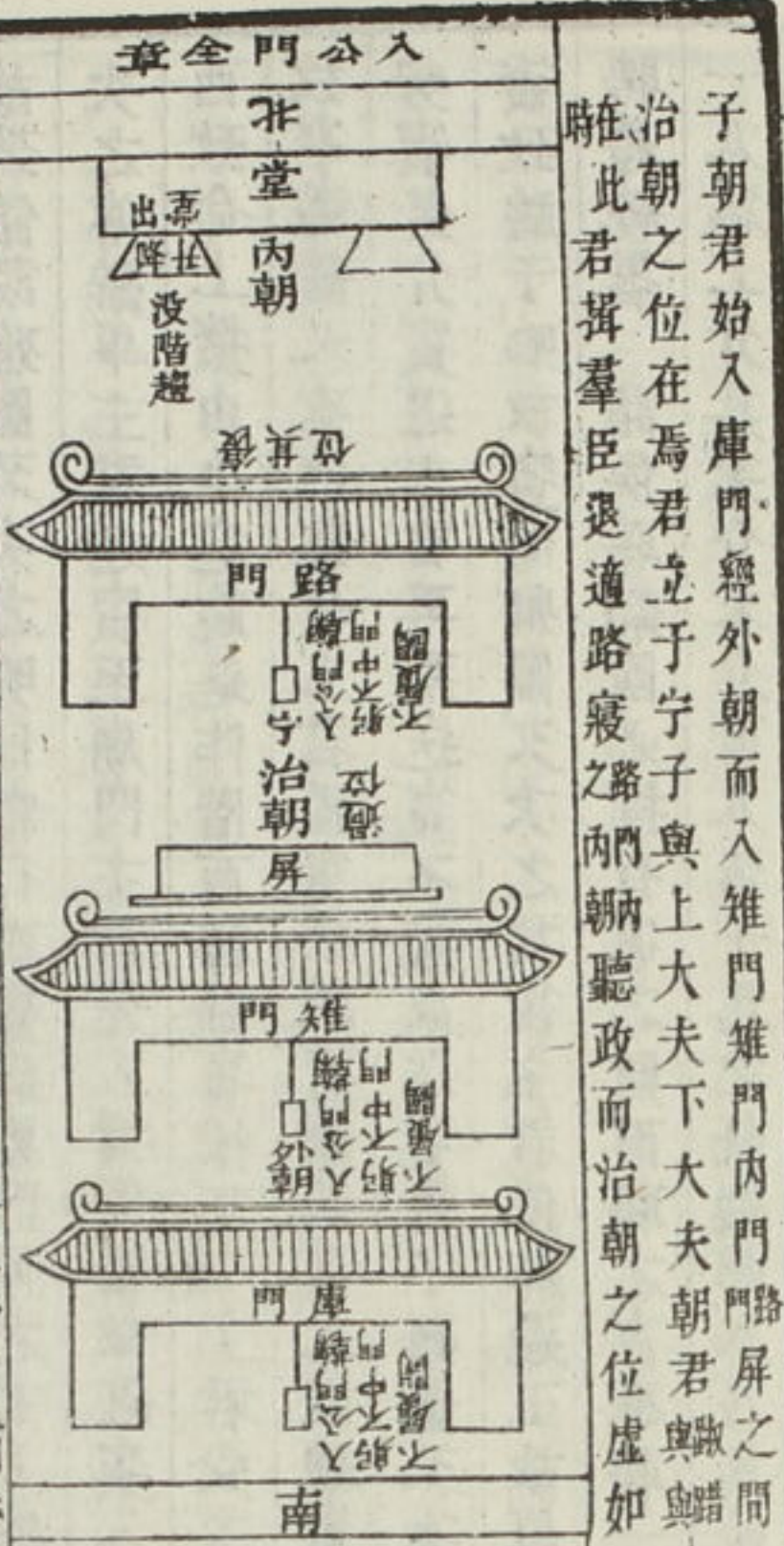
寧考 出註 爾雅雅門屏之間謂之寧郭璞註云人君視朝所立處邢昺疏云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佇

立之處因名為寧曲禮曰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云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路門外有屏即樹塞門是也江慎修曰寧有二齊風俟我於著俟我於庭俟我於堂著即寧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為寧一是門屏之間為寧此路門外視正朝治人君所立處近路門屏設於雉門屏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寧位在其間其實寧近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蓋人君所立位之南羣臣甚多故宜去屏遠而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得之若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此齊風之著不可以此解爾雅之寧也

堂階 禮器曰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云此周制也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制也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註云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士冠禮曰降三等受爵弁注云下至地疏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階三等魯之堂當七尺階七等三朝惟路寢曰燕朝亦有堂君在堂上當南面臣有言或有命當升西階而造君前降亦西階士相見禮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謂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此燕見之法非正朝之法

攝齊考 魏何晏集解曰孔曰攝齊者握衣也邢疏曰曲禮云兩手握衣去齊尺鄭注云齊謂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文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故此云握衣謂提裳前使去地一尺

復其位考 復其位魏何晏集註曰孔曰來時所過位邢疏云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是指路門外治朝之虛位也何紀瞻曰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註外路門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復位當在是是指路門外治朝下九室之位也又舊說曰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孔子為魯司寇攝相事其位當在是是指雉門外外朝之班位也今細玩書旨上三說並誤蓋鄉黨復其位連上沒階趨以為文固降階即是不不得退而遠在雉門外外朝之班位不得退而在路門外江氏慎修曰大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孔子為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下之庭北庭無事不升堂或君有命或有所言於君乃升堂既下階仍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也此說得之



子朝君始入庫門經外朝而入雉門內門門屏之間治朝之位焉君立于子與上大夫下大夫朝君與卿此君揖羣臣退適路寢之內朝聽政而治朝之位虛如

入公門全章考 天子三朝諸侯亦有三朝由外而入外朝治朝燕朝是也以天子言之周禮秋官司冠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又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此外朝之制也天官太宰王祗治朝

則贊聽治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又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祗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又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此治朝之制也夏官太僕王祗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又云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此燕朝之制也天子外朝在庫門內雉門外治朝在應門內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以諸侯之三朝言之外朝亦在庫門內雉門外江氏卿黨圖考謂外朝在庫門外非是謂治朝在雉門內路門外內朝即燕朝在路門內極是卿黨圖考又云朱子語類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卿黨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時事每日常朝王但立于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揖羣臣就位王便入既入寢門則此位治朝虛矣又云治朝無堂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也退適路寢則君位虛君更視內朝羣臣皆入故有過位之事又云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太僕燕

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惟宗人得入而異姓之臣不得入也升堂必攝齊者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因諸侯堂高七尺恐躡齊而失容也齊訓衣下縫當兼裳而言觀曲禮注齊裳下緝也孔安國曰衣下日齊玉藻凡侍於君垂紳足如履齊深衣下齊如權衡以應平可見集註兩手握衣使去地尺蓋用曲禮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握衣去齊尺之文所以必去地尺者階之級數如堂之尺數每級率高一尺故升堂必握衣離地一尺乃不至于履躡也復其位句舊注云復位是復其外朝之班位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孔子爲司寇攝相事其位當在是何肥瞻駁之曰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室列在治朝之庭下文復其位連上沒階趨以爲文固降階卽是則復位當卽在是今按何氏謂復位不在外朝固當但謂復位在治朝庭下官府治事處亦未的路門內有諸臣序立處鄉黨圖考云孔子爲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北面復其位者復中庭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卽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其論最是

聘禮次序

聘禮節次甚繁不及備載今依次第約載圖說于左聘禮君卿圖事遂命使者戒上介及衆介于是宰書幣而夕幣之禮行焉故夕幣圖居先既夕幣使者受命故受命圖次之既受命往主國主國卿致館宰夫設殮故致館設殮圖又次之明日將行聘賓適庫門外之次上擯請事于賓主國陳擯傳辭傳辭必揖故揖所與立圖又次之傳辭畢主君迎賓至廟門主君先入揖迎賓故迎賓入廟圖又次之賓由是執圭玉入廟門三揖三讓升西楹西致命上擯由中庭趨進階西釋辭賓授玉圭主君受玉此正行聘事也故執圭聘趨進二圖又次之既聘行享故享禮圖又次之既享主君禮賓故禮賓圖又次之既禮賓乃行覲故私覲圖又次之覲畢主君送賓問賓問大夫勞賓勞介賓退主君再拜送賓不顧故送賓賓不顧圖又次之賓既退就館主國歸饗餼故饋饗餼圖又次之明日賓致禮于卿故賓問卿圖又次之其後主君使卿還玉故以還玉圖終焉

聘禮總畧

諸侯聘鄰國必擇有道之國而聘之有專聘一國者有歷聘諸國者考聘禮侯伯大聘使卿爲賓大夫一人爲上介其次介介西人皆士爲之既選聘人乃具幣物於大國則隆於小國則殺使臣受幣書受命辭受圭

璋璧琮乃行過他國有假道之禮至主國謁關人關人告至君使士迎於境使卿出郊勞之遂以賓入乃致館卿館於大夫之廟大夫館於士之廟士館於工商之寢既就館主君備半禮饋之明日將行聘迎賓於館賓入於次次在庫門外主君在庫門內陳擯以待之介紹而傳命揖所與立傳命畢君迎賓庫門內東行每門每曲揖賓至廟門外主君在門內揖之先入立中庭擯者惟上賓執圭主人三辭王然後納賓賓襲而執圭由闕西入至庭間與君三揖階下三讓升堂西楹西致命君左還北鄉在此時當權再拜賓乃授玉君側襲受玉賓出次行享禮賓賜衣奉束帛加璧亦由闕西入揖讓如初庭實用虎豹皮四四士介執之無皮則以乘馬代其餘金龜竹箭等物與凡土宜之類悉列於地謂之庭實旅百是時賓發氣盈容主君乃拜受幣賓出主君請禮賓徹几次筵主君自迎賓入拜送醴豆脯醢悉具贈以束帛禮成賓出賓乃私覲賓先以臣禮見奉束帛總乘馬由闕東入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出饋者辭再以客禮見先陳庭實賓奉幣由闕西入揖讓如聘享升堂授幣降再拜稽首送幣君辭乃升成拜降出如舒鴈之容上介衆介亦私覲其幣物各有差覲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饋饗餼於賓使大夫饋饗餼於上介使宰夫饋饗服拜受於己之廟賓復自以其幣行私面於卿上介衆介各行私面於卿復面其大夫之有舊者主國卿大夫各以餼饋之○主君待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燕與時賜皆無數羣介有食燕而無饗主國卿大夫待鄰國之賓介各有燕飲之禮燕飲畢主君使卿還玉報享用束紉自問卿至報享其禮各異日賓將歸主君詣賓館拜謝使人贈賓介如其覲之幣卿大夫親贈各如其面之幣賓行使士送之至於境○凡兄弟婚姻之國聘享及其夫人不然則否聘於其君則用圭享於其君用束帛加璧聘於夫人則用璋享於夫人用元纁加琮禮畢之後還圭璋受璧琮及幣凡所具幣物皆享時所用聘時不過以圭璋仲敬而已故他物可受而圭璋不可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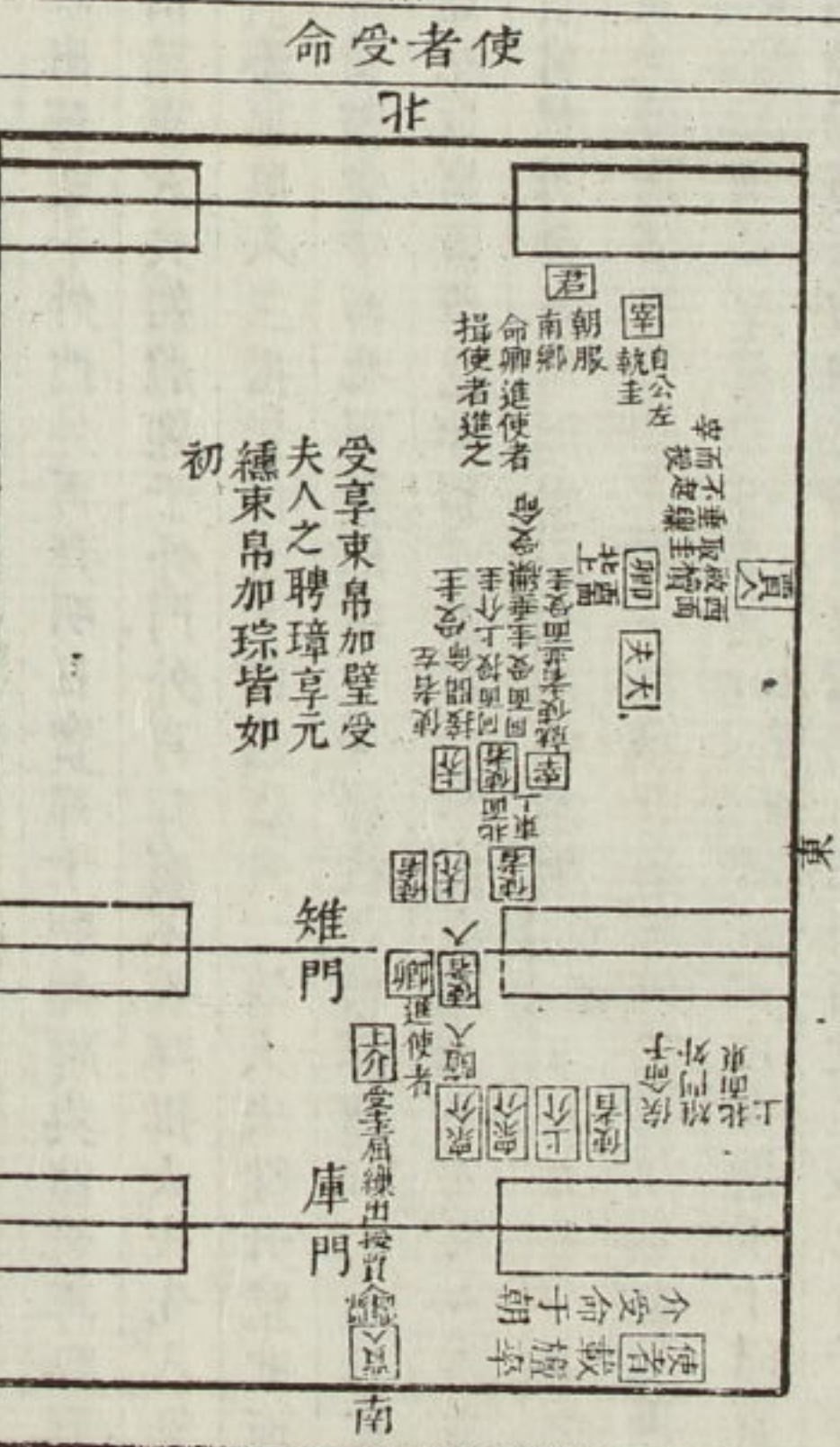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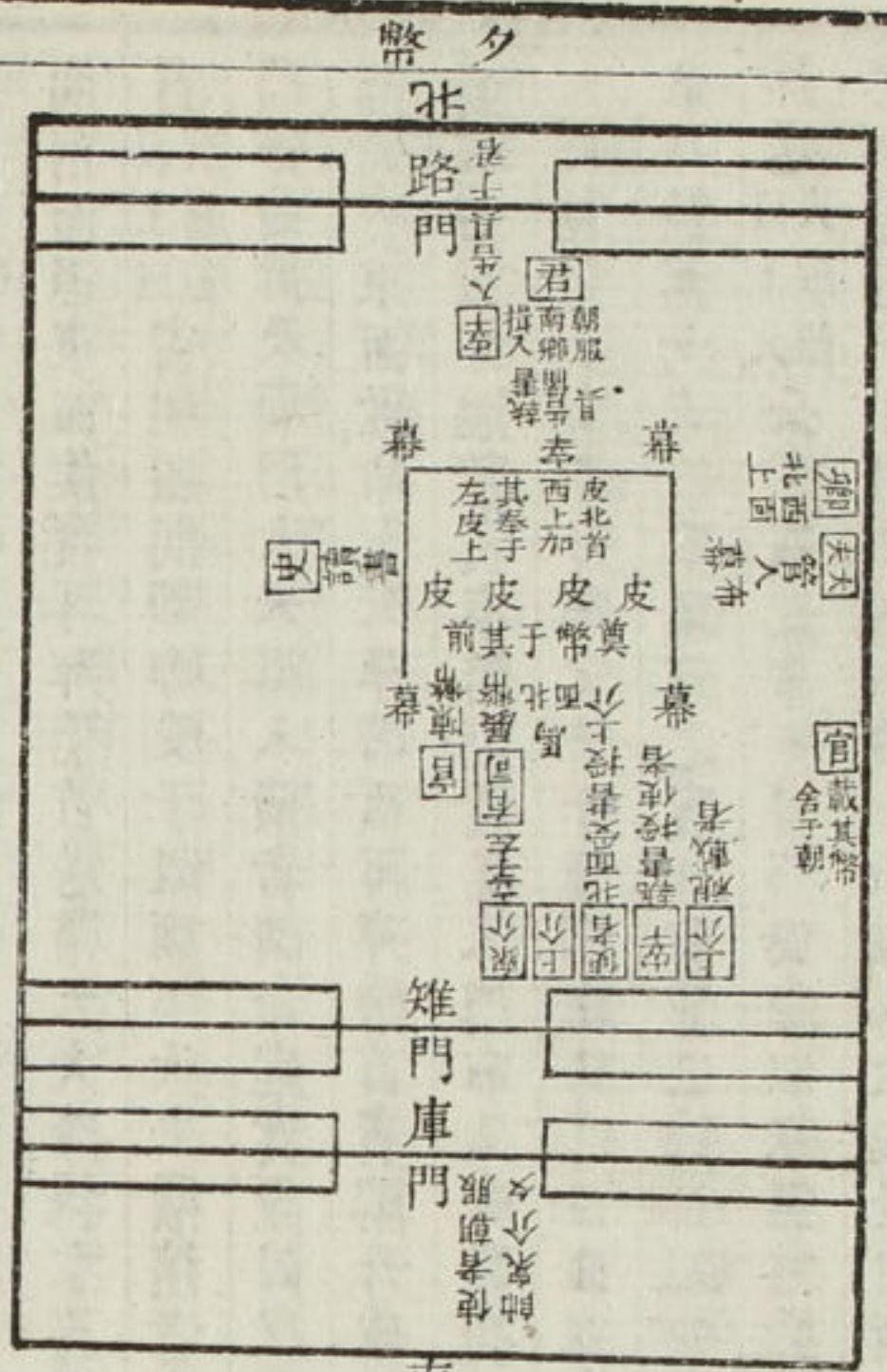
聘禮經文

聘享記 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命使者戒上介司馬戒衆介宰書幣命宰夫官具以上命及期夕幣官陳幣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於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以上幣厥明釋幣于廟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以上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旗帥以受命

于朝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命買入西面坐啓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買入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以上遂行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以上未入竟壹肆爲禮遺書謂惟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以上及竟張檀誓乃謁關人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入竟斂檀乃展賓朝服買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介北面視之還復位還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買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于買人之館如初以上入竟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栗棗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以上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賓曰侯閒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設殮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買人東面坐啓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王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王賜降立以上擯者出請賓楊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以上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以上聘享夫賓奉束帛以請觀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以上賓觀奉束帛錦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

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以上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帛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觀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僂皮二人贊以上入門右觀以上介觀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以上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莫薦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君使卿章弁歸喪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以上出迎大夫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以上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擯以上擯者出請事賓面如靚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以上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饗之禮以上大夫饋賓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以上大夫致餼公于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以上大夫于賓壹饗壹食以上大夫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授上介于阼階東以上賓謁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以上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以上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以上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靚幣受于舍門外如受勞

禮無擯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擯士送至子竟以上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廬禮乃入乃入陳幣于朝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反命反命



夕幣考 儀禮義疏聘禮

御案此一節經言夕幣朱子經傳通解亦曰夕幣楊圖易之曰授使者幣今依朱

子本改正。經云君出門左南鄉則位在路門之東出者以東為左也使者北面象介立于其左敖氏繼公云使者
在雉門之右蓋入門北面以東為右以西為左要之俱在門東也介雖言左而東上統于賓則亦東矣。幕在門外
經不言其方據鄭氏云使者位幕南使者北面鄉君而在幕南則幕亦在東當君位布之其使者之少東則以馬在
幕南也

使者受命考 儀禮義疏聘禮

御案上夕幣君在門左此經無文敖氏謂君亦在門左是也使者俟命于雉
門外本敖氏說其北面東上則鄭說也臣禮當入門右燕禮大射其例也此使者受命亦當由東又賈人西面啓憤
經不言其方據太宰之屬玉府有賈人八人此圭當以彼掌之又據朝士外朝之位卿大夫在左羣士在其後此宰

在卿位賈人其屬又將授宰圭則當在卿位之後

經曰使者載廬帥以受命于朝鄭註云通帛為廬載之者所以

表識其事也至於朝門外使者北面東上又曰賈人西
面坐啟憤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註云賈人在官知物
賈者纁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

致館設殯考 儀禮義疏聘禮 御案經致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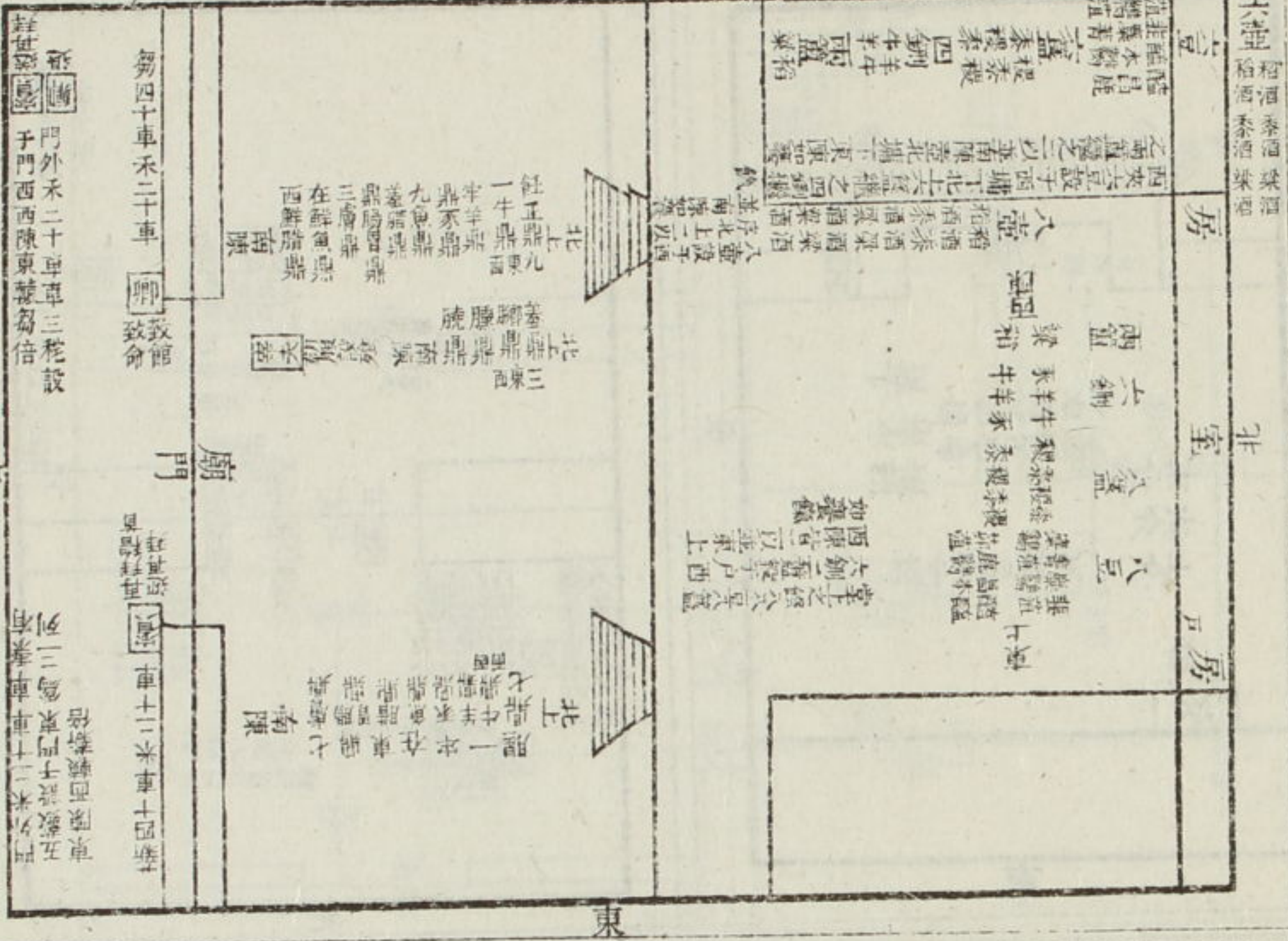
卿設殯者宰夫本載然二事自鄭注混而為一楊氏惑
於其說遂舉門外之致命及再拜稽首皆移於堂上載
之又刪去宰夫設殯若卿所致為設殯之命者誤也又
設殯楊圖差鼎在兩階間逼近堂廉餼薪二牢亦逼近
階下則又誤矣又此堂上及西夾之豆即周官醢人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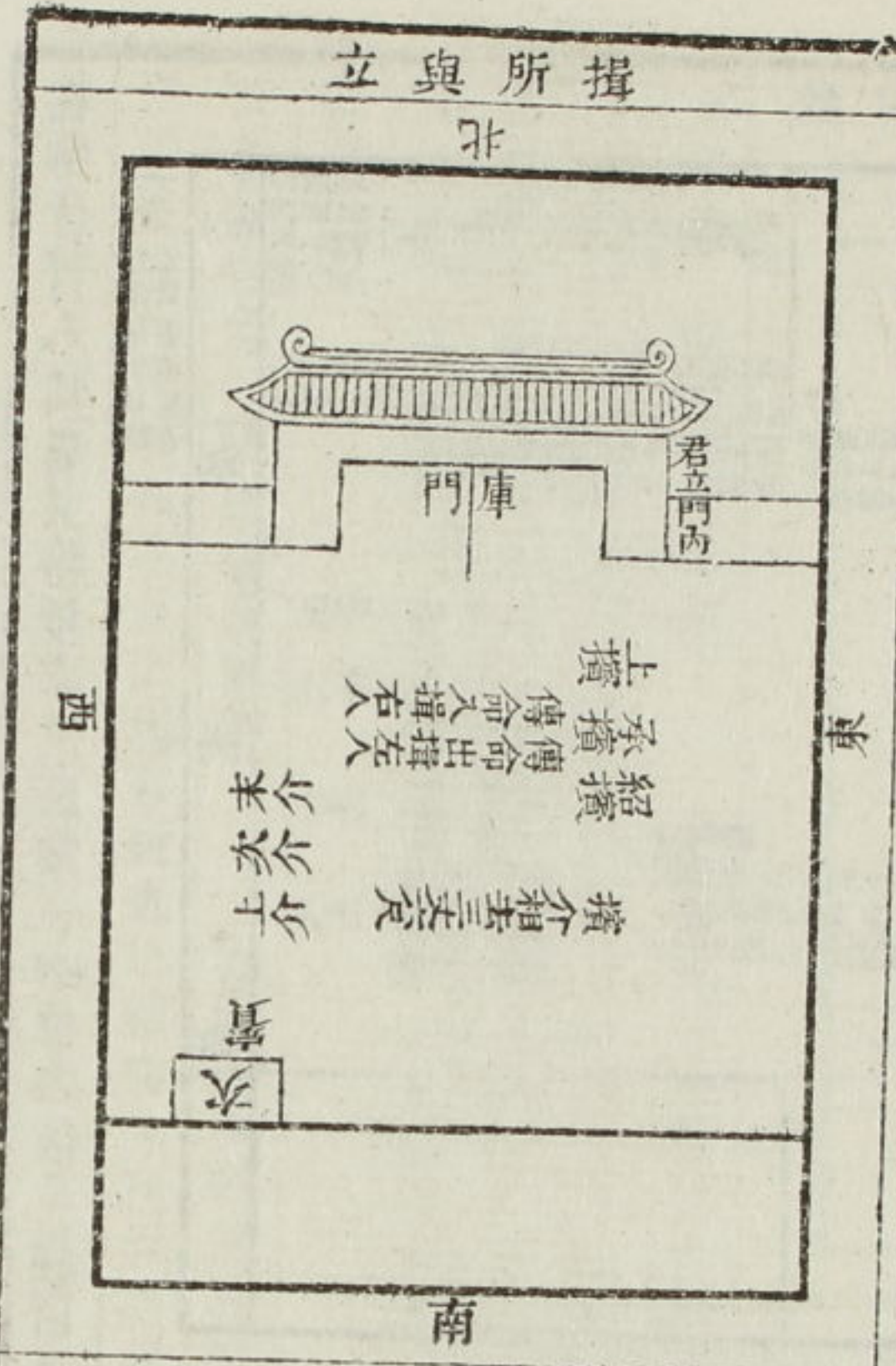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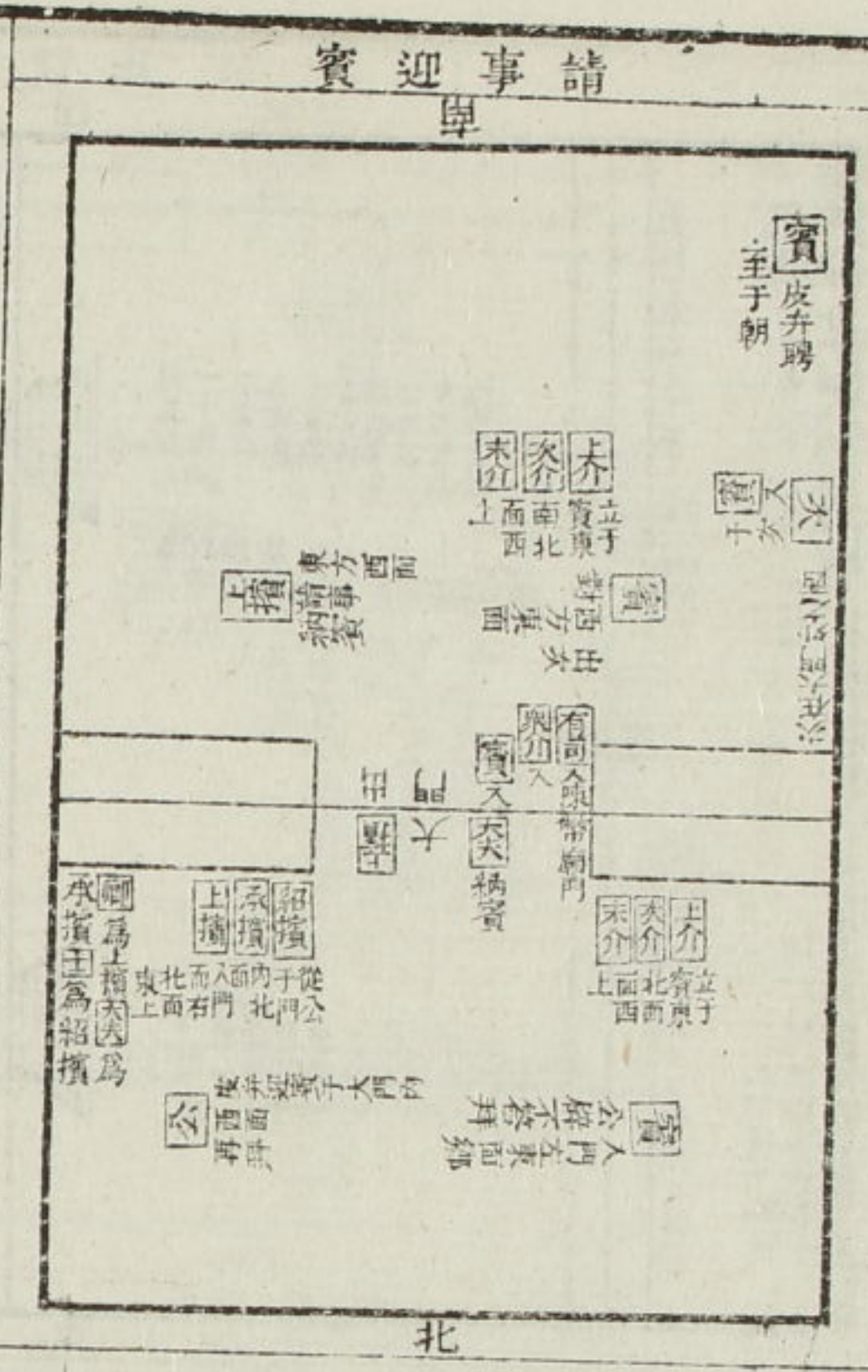
事之豆也朝事之豆其實蒹菹醢醢昌本醢醢蒹菹
醢蒹菹醢自公食大夫禮注易蒹菹醢醢為葵菹蠋
醢下疏送本此言之不知諸侯之待賓與本國卿大夫
不同今正之

請事迎賓考 儀禮義疏聘禮 御案楊氏目是

圖曰擯出迎賓不幾以迎賓者之為擯耶今改曰請事
迎賓。此下三節經文本明自鄭注傳會周禮之文儀
節易混今以敖氏說參之據敖氏云三擯俱在門內惟
上擯出西面請事時賓出次東面因其請而親對之衆
介則立于東南北面而已賓親對故無所謂旅擯也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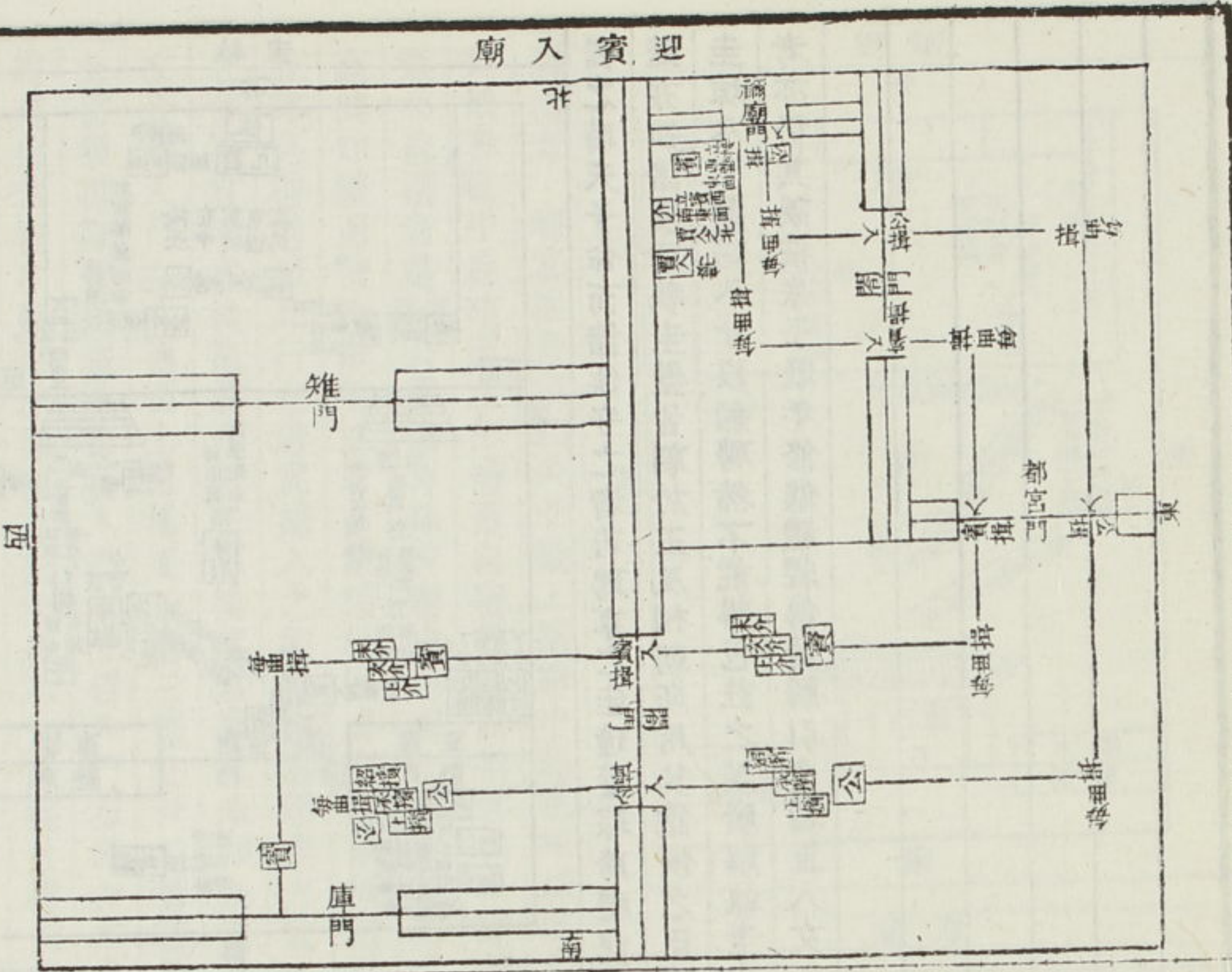
致館設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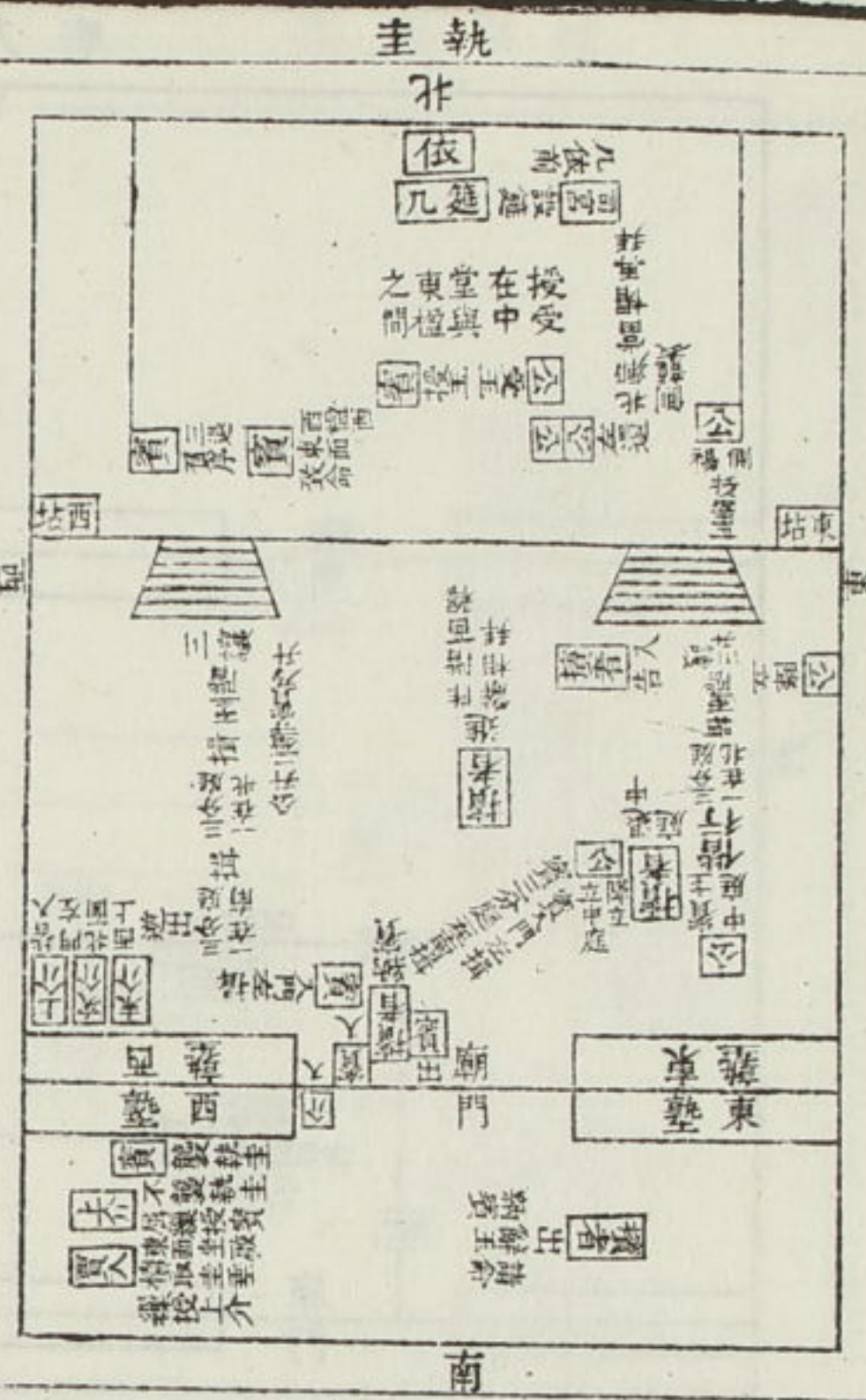
揖所與立
上擯入告公乃出中門東面於大門內迎之上擯乃納賓賓介以次入賓東面介北面西上擯入門右與承擯紹擯北面並立其說是也至公再拜賓不答而辟則皆經說也

揖所與立考
左右手 鄉黨圖考曰賓雖大夫當時亦用交擯傳命夫子為大夫任承擯之位故傳命出揖左人則左其手傳命入揖右人則右其手至入廟乃攝上擯○司儀云及將幣旅擯三辭三辭者上擯以君命請事於賓賓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此二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此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賓此不言三辭者文不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言三辭者亦省文也可儀雖旅擯亦有三辭若鄉黨揖所與立左右手則為交擯三辭邢疏云列擯介既竟主君就擯介求辭即請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傳而下至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竟乃進迎賓至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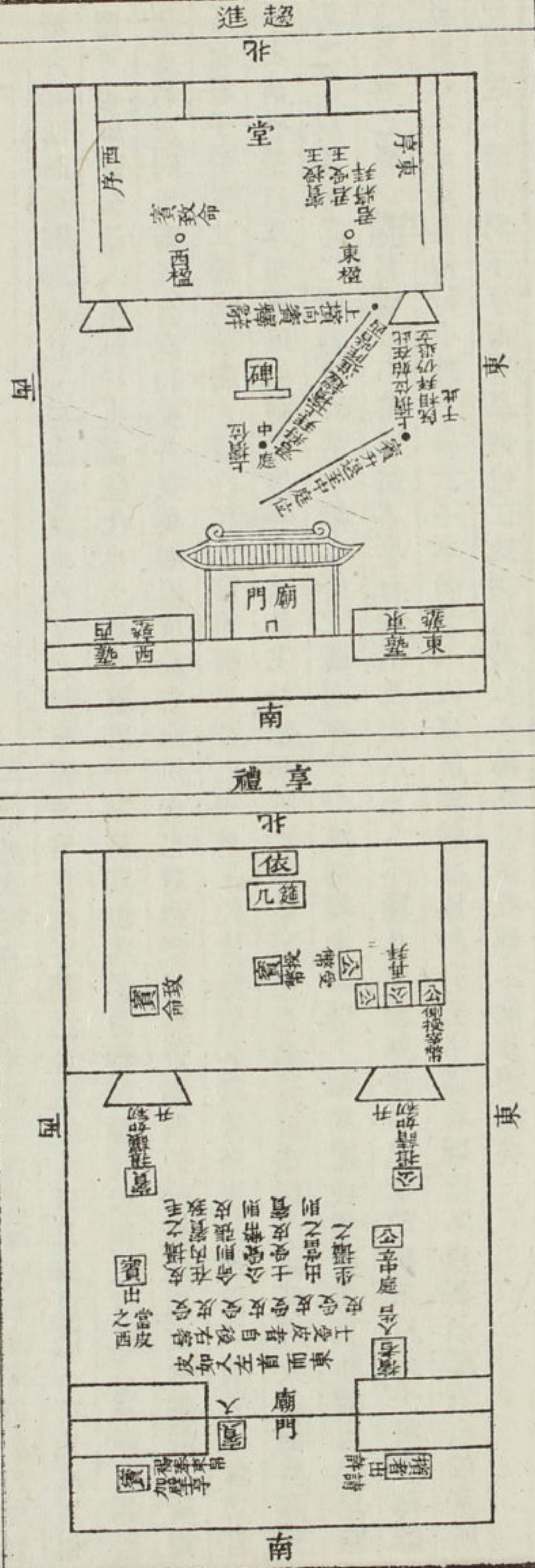
迎賓入廟考
每門每曲揖 儀禮義疏 御案每曲揖賈疏求每門之說而不得乃謂昭東穆西祖居中廟兩邊有牆中央通門祖廟以西隔牆有三闔門亦有三其說與每門之義彷彿相合然五廟無並立之理故朱子引江都集說以正之所謂古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為門垣太祖在北昭穆以次而南者是也蓋入大門北行折而東至廟必有垣以隔之垣有門是則所謂闔門也此入大門折而東則當有闔門折而北則當有都宮門入門或北或東或西以至於受聘之廟又有闔門廟門所謂每門每曲者如此聘禮先言先君之祧後又第言廟其說未詳今借禘廟以明之

執圭考
儀禮義疏聘禮受玉 御案賈人東面在賓南賓東面當在賈人之北少東介在其間而鄭以為北面受圭如其說則介將舍賓至賈人之南受圭而後可若謂介在賓與賈人之間而北面則賈人在後鳥能受圭且賈人本坐授亦未嘗至介前授之不若教氏介東面之說為確也從之○又公入廟即立于中庭及賓入門左經亦無公迎至門內之文教氏所謂賓入門左而揖三分庭一在南而揖者公皆不能借所能借行借揖者惟三分庭一在北之揖而已而經乃云三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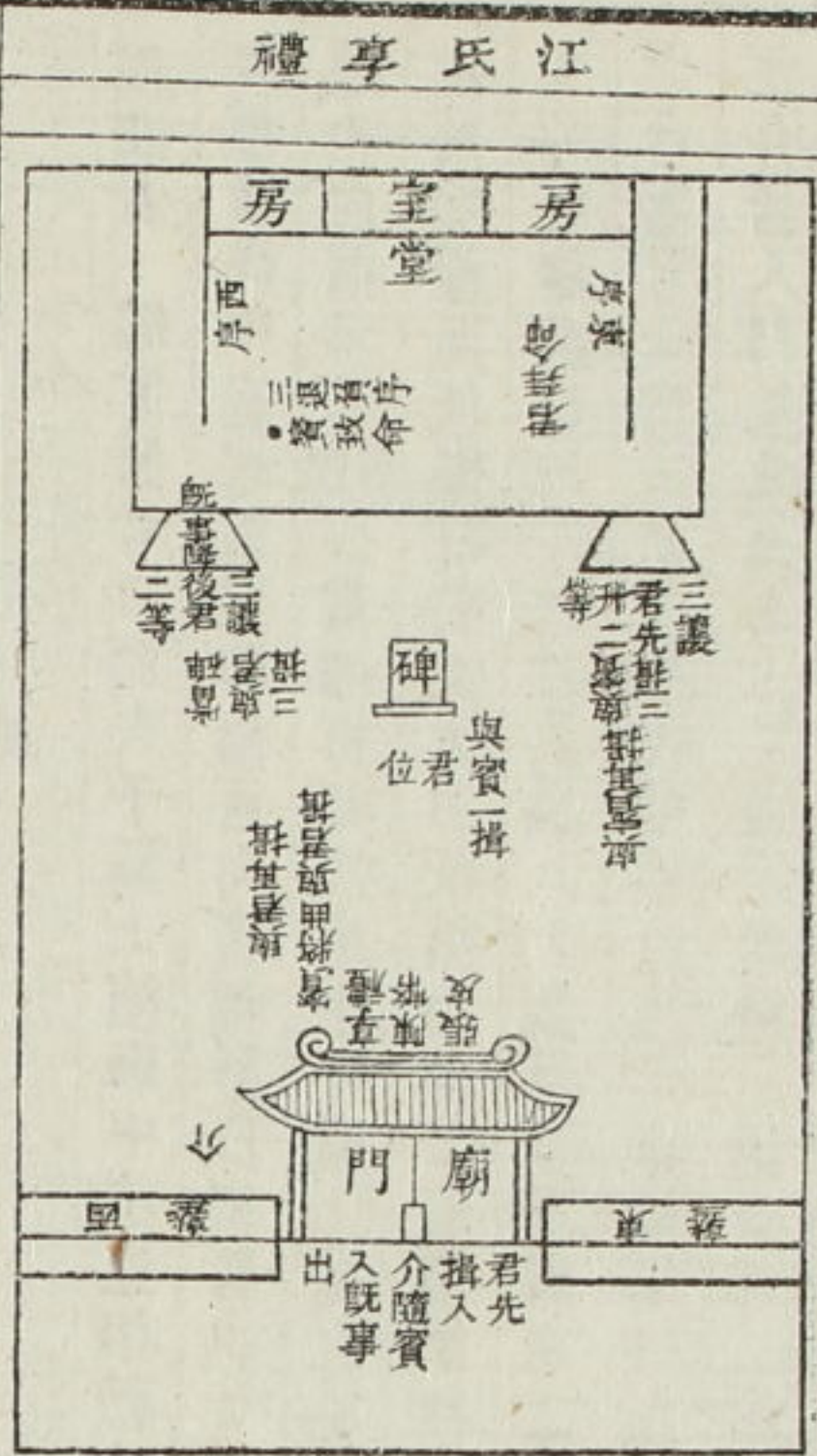
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於命圭矣邢氏疏亦知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聘王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然不能辨包註之誤廣解執圭之禮引大宗伯之圭璧以亂之永樂時修大全又不知詳考亦仍其誤按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集註未及追改耳

是賈疏所謂向賓揖之非更至內雷相近而揖敖氏所謂賓至中庭公乃與之偕行則前二揖皆公卿賓遙揖之矣今依二說圖之。又一楊一襲皆俄頃事鄭氏以序玷之間隱處說未免太過今即於拜及授玉處載之公降立中庭則注說也。論語執圭包咸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江慎修辨之曰大夫聘執瑋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謂執君之圭誤矣其意若曰臣所執之圭亦是君所有耳然疑於公桓侯信等圭矣集註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命圭之文見考工記玉人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封



趨進考 鄉黨圖考曰此夫子攝上擯廟中趨進相禮時始位負東塾賓升退至中庭北面賓致命君當楣北面將拜擯者從中庭趨進至阼階西向賓釋辭以相君也。聘禮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向擯者進趨公當楣再拜按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為之孔子大夫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特記君召使擯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左成五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襄七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是趨進有辭確證按儀禮聘禮擯者辭玉後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向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舊說趨進在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時大非當以鄉黨圖考之說正之其時賓已致命公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趨且禮有以趨為敬也

西楹之西鄉公致之再拜亦當楣北面受幣亦四分兩楹間一在東也。經言皮如入右首而東教據士昏禮左首說謂右當作左其說是也今改左首而東云。陳幣注不言廟門外之方及賓立接西塾注乃以幣言之則幣在西塾之南也楊圖載之當門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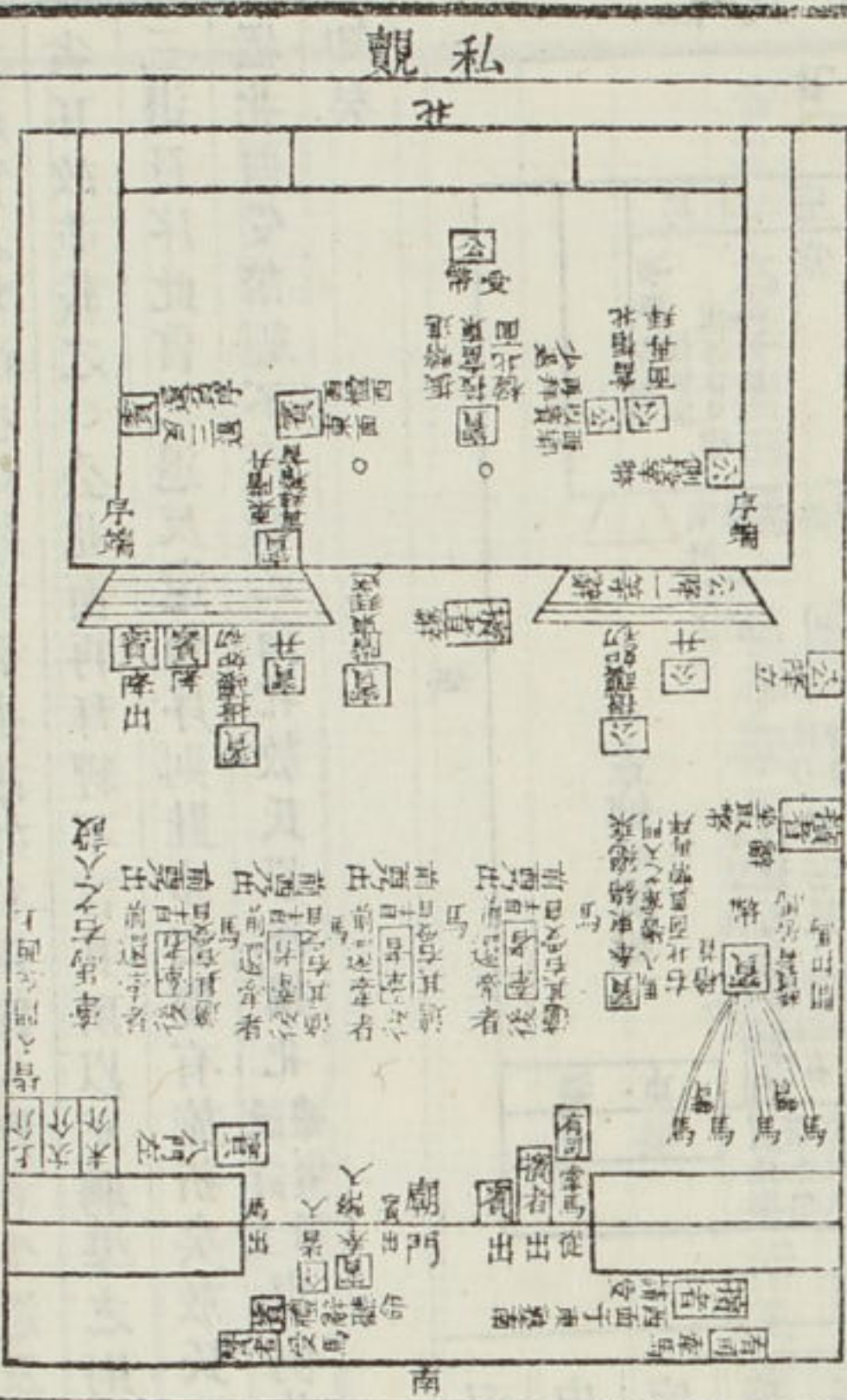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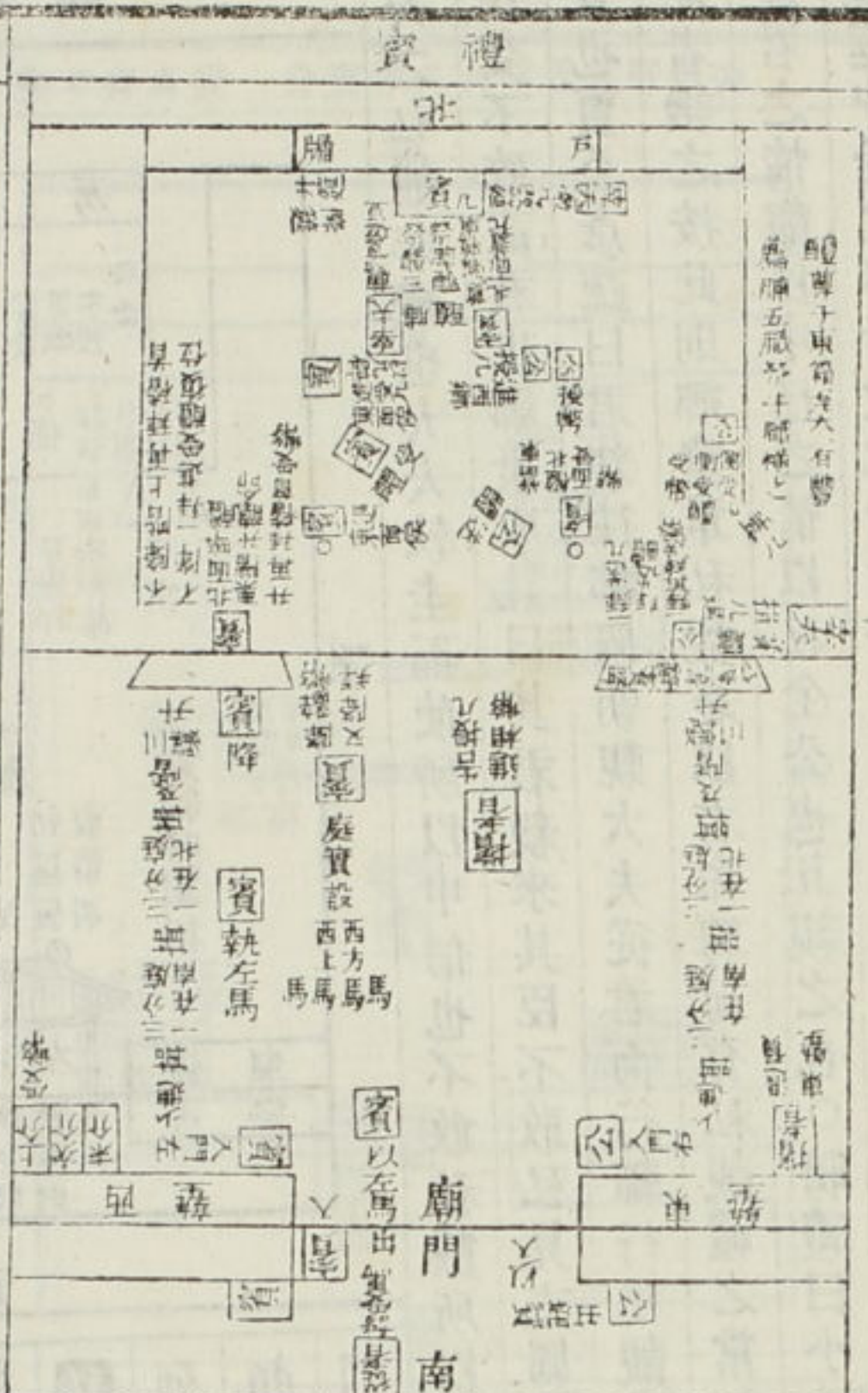


享禮考 鄉黨圖考曰君既迎賓於大門內東行每門每曲揖至太祖廟之門君揖入立中庭賓執圭主人三辭王然後納賓賓入庭間與君三揖階下三讓升堂致命公拜命乃授玉降出乃行享禮其儀如初。聘享用璧琮加束帛玉圓曰璧肉倍好璧孔曰好享君用璧加於束帛之上執之玉方曰琮享夫人用琮加於束帛之上執之帛十端為束一端丈八尺廣二尺四寸上下各五卷三元二纁。儀禮享禮見上聘禮經文又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

衆介北面踰焉鄭康成注云發氣含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踰焉舒暢聘禮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鄭注云隨入不並行也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賈疏云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有虎豹皮并有馬則以皮為主而用皮也聘禮記曰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鄭注云貨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為德幣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秋官司儀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鄭注云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按聘禮曰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鄭注云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賈疏云此論侯伯行小聘之事云不享者謂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云不禮者聘說不以齊酒醴賓也鄉黨所記當是小聘小聘不享而有享何也江氏謂當時以玉帛為禮尚多儀不能如禮制矣

禮賓考 儀禮義疏聘禮

御案公出迎賓揖讓如初教謂如初者亦三揖但不與鄉者同蓋據受玉言也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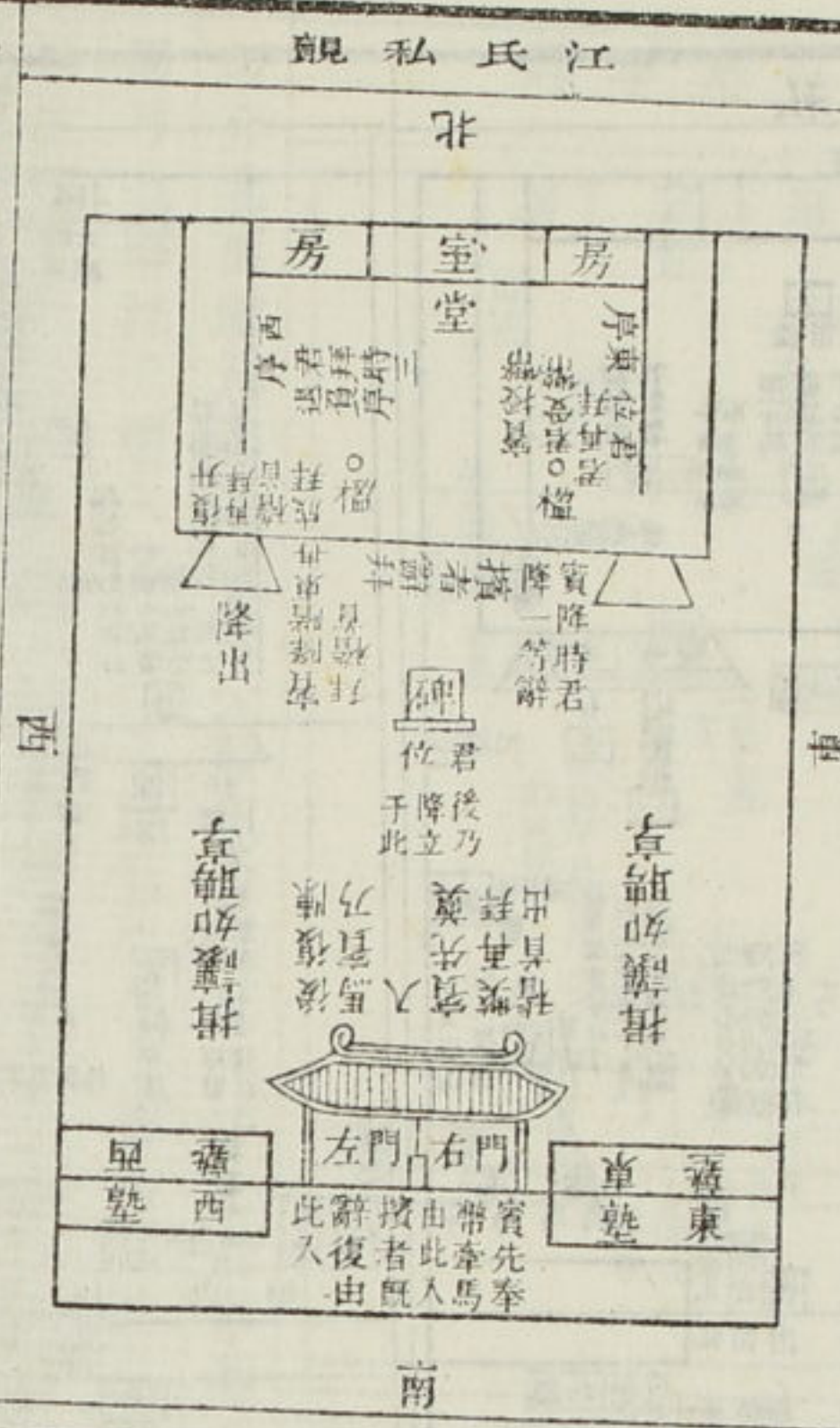
經公在中庭故借行借揖者惟三分一在北之揖耳若此出迎賓則並入並揖前教氏三揖說得盡行故備載之。又公側受于序端者几體幣是也宰夫自東廂授之序端當西面據李氏如圭之論受禮也謂公不迎受故宰夫不面葉則公皆不迎受可知不迎受則當南面受也。又送禮受禮面鄉經俱無文教謂筵前西北面則賓亦筵前東南面迓受也馬在西面西上亦教氏說。又賓降階降拜之方無文可考以下賓觀降階東拜送準之則西階東也。又公用幣經不言所自來據注云亦受于序端則亦宰授之也並補之。又賓者相幣經不言其所以受玉注賓者昨階西相拜說準之則與彼位同也告授凡亦如之賓當東楹北面受幣其為楹之南北經未之詳教氏以為楹北者蓋公當南面授幣楹南為地無多且此節主賓授受多在楹北此亦無異也

私觀考 儀禮義疏聘禮

御案儀禮之例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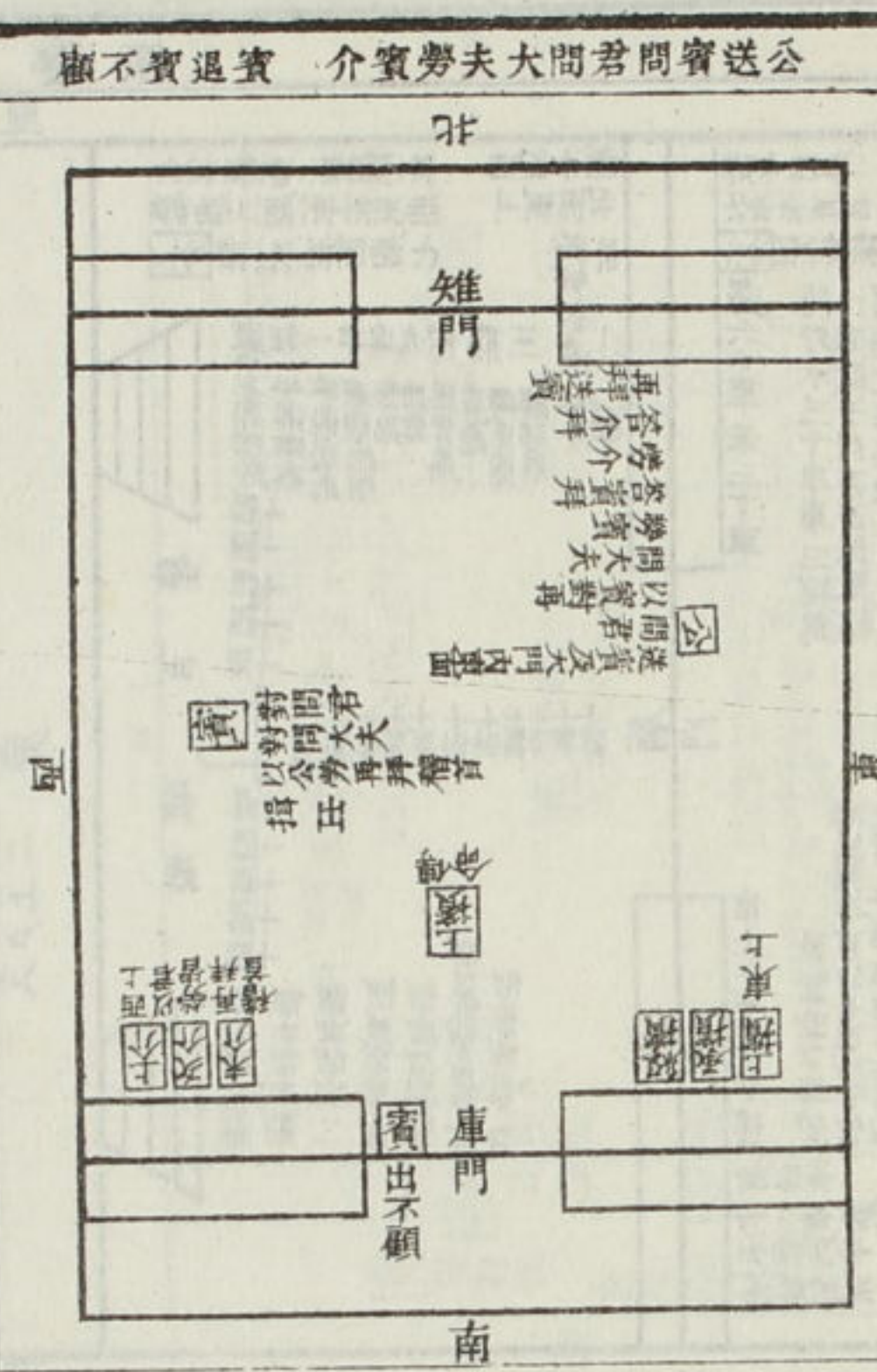
入門而右其地大抵北當階者居多此入門右當亦如之賓者西面辭者以公在昨階東西面賓在公之南故順公面以致命也馬入設三分庭一在南者蓋

設庭實之常法也。○經言公揖讓如初，即入門，右少進，及三分庭一，在南，在北之揖與及階之讓也。經不言賓文省耳。故並載之。○公北面，再拜，經不言其所以正聘準之則，亦當楣也。其賓之西楹，西東面，亦準正聘載之。○上言三退，負序，此言三退，反還，負序，則跽步之間，有旋折矣。故氏謂反西面而還，東面其說是也。從之。○上禮賓賓當東楹，北面受幣，經不言楹之南北，故氏以爲楹北。○說詳上禮賓圖。以例此經，則賓亦楹北，北面受幣也。公之南面，迓受，亦從可知矣。



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鄭康成註曰：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非其與君無別。私覲是外交也。賈公彥疏曰：君親往，鄰國朝覲，大夫從君而行，輒行私覲，是非禮也。周衰後，而私設庭實私覲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按此則鄉黨章私覲，是以君命聘而有私覲之常經也。東錦乘馬，是公家物，而曰私者，對享而言。享以達君之情，覲以申己之情，以私全公也。且親之也。○聘禮曰：小聘面，不升堂。註云：面猶覲也。賈疏云：面不升者，謂私覲庭中受之，不升堂。此對大聘時升堂受若然，不言私覲而言面者，對大聘言覲故辟之而言面也。今按鄉黨所記

是小聘不曰私面，何也？當時謂之私覲也。既曰覲，則升堂受可知。



皆孔子爲承攬而攝上擯事，觀周禮司儀每門止一相及廟帷上相入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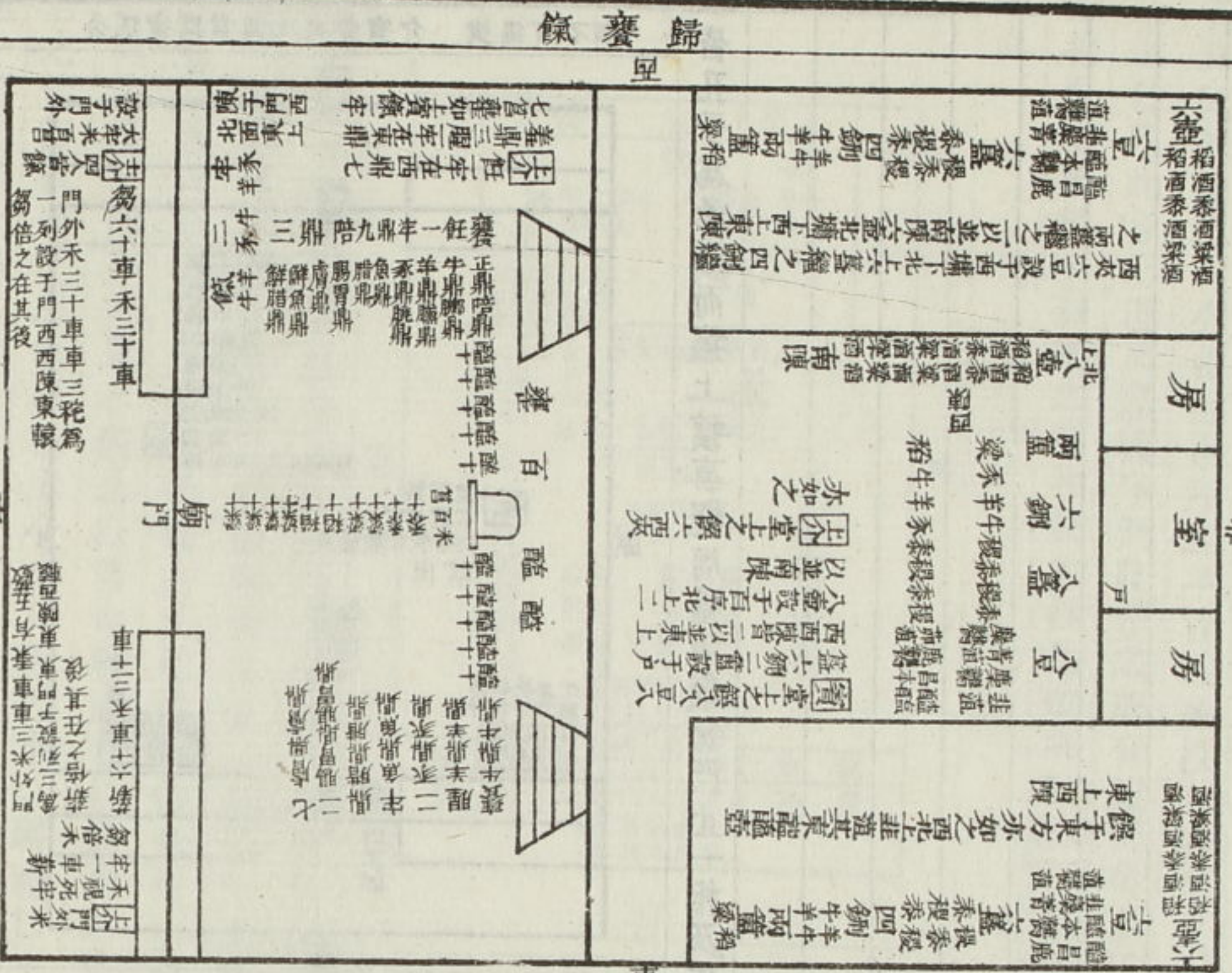
賓退賓不顧考。○儀禮聘禮私覲後，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註云：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下卽引論語孔子事爲證，可見論語賓退必復命，正在此時。儀禮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論語止言復命，而不記君命送賓之事，皆省文耳。若非君有命，何以言復命乎？或又以爲當時擯者或不復命，惟孔子必復命，故特記之，非也。賓退前當照鄭注補君命上擯送一層，爲復命二字，張本趨進復命。

歸義錄考

儀禮義疏聘禮

御案堂夾及門

外之饌其說已於上致殮圖詳之此饌宮室之法注謂宮東西為列列當醴醴南亦相變疏謂陳鼎南鄉醴醴夾碑亦南鄉則當以設鼎之法準之鼎有九有七有三而經謂之二列者蓋自南北視之則醴鼎為二列鉶鼎與陪鼎亦為二列是南北為列也疏既以鼎為南鄉又以壺為南鄉則壺之十以為列者亦當南北為列宮則東西為列也南北為列者自北而南直陳之東西為列者自東而西橫陳之其列不同故百官注謂之變也又經以百壺為夾碑注以米管在醴醴南則東西五十壺當各作五列每列十壺夾碑直陳之其出于碑南者無幾夫是之謂夾碑而米管乃得在其南也



賓問卿考

儀禮義疏聘禮

御案經言卿受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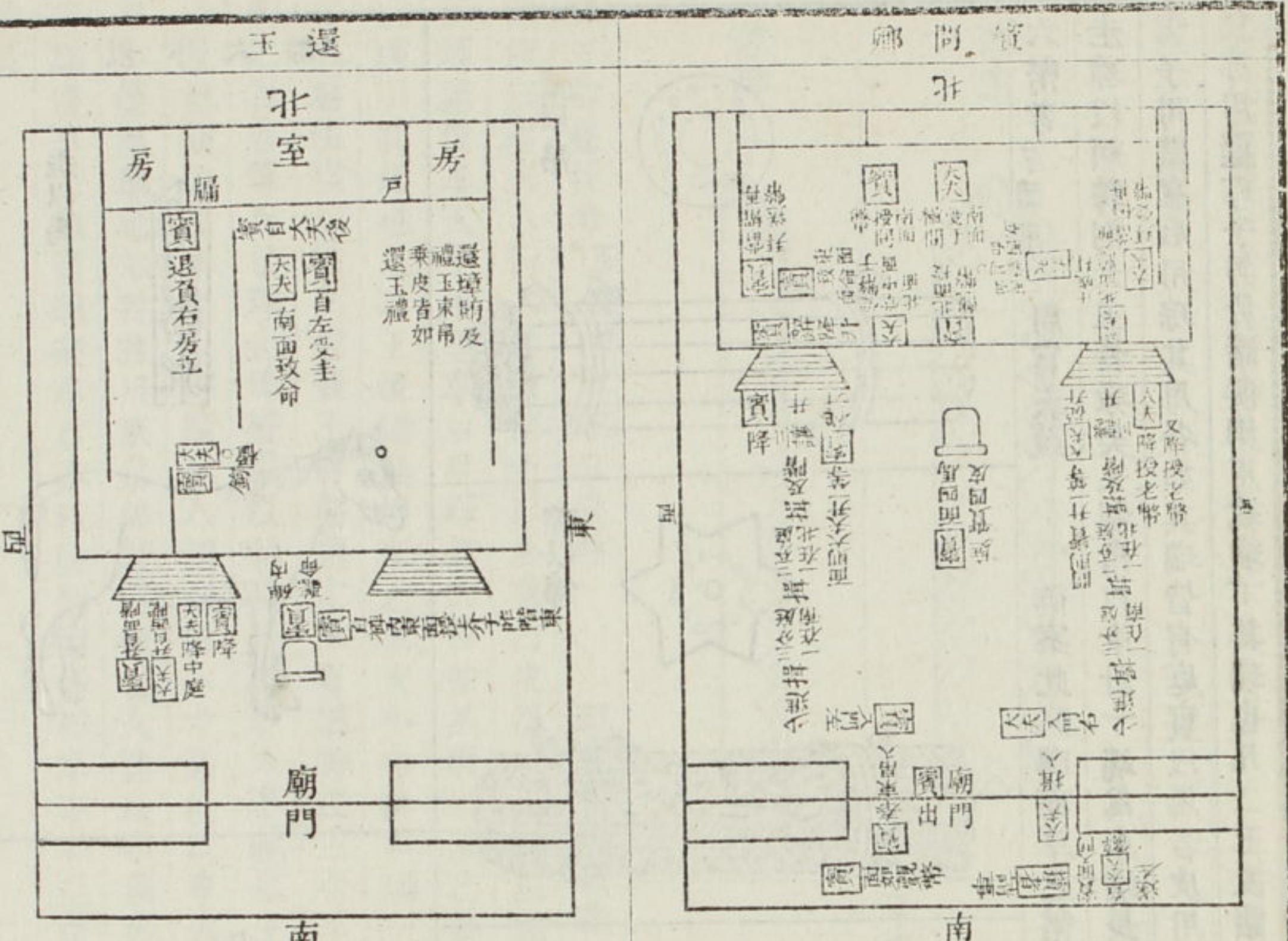
祖廟所謂每門每曲與正聘入門之節同故圖斷自廟門餘已詳前此不復贅。當及廟時大夫揖先入禮有主人先入待于門內雷者迨賓奉幣入門遂有三揖至階之文則偕行偕揖也偕揖則當有入門左揖三分庭一在南揖三分庭一在北揖蓋賓與主人並行之。經言大夫受幣于堂中西北面而不言授者之位圖作賓南面授者據以君命授人者例皆南面也大夫西面當楣者據下當楣再拜知之也大夫受觀幣南面賓北面者注說也

還玉考

儀禮義疏聘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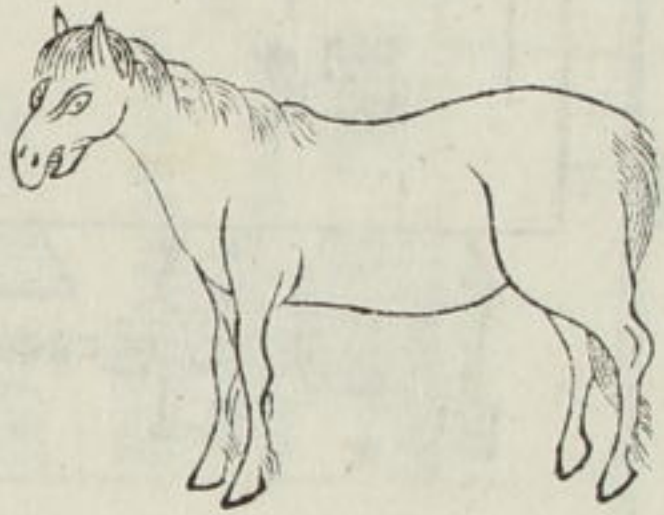
御案經言大夫鉤楹

賓則無文要知賓與大夫俱入堂深南面並受則亦與大夫並鉤楹可知賓鉤楹矣其由西而東必由大夫之後者以鄉射禮司馬鉤楹由上射後之節為準也鉤楹之說有二賈疏謂由楹西鉤楹北敖氏謂由楹南鉤楹東今從敖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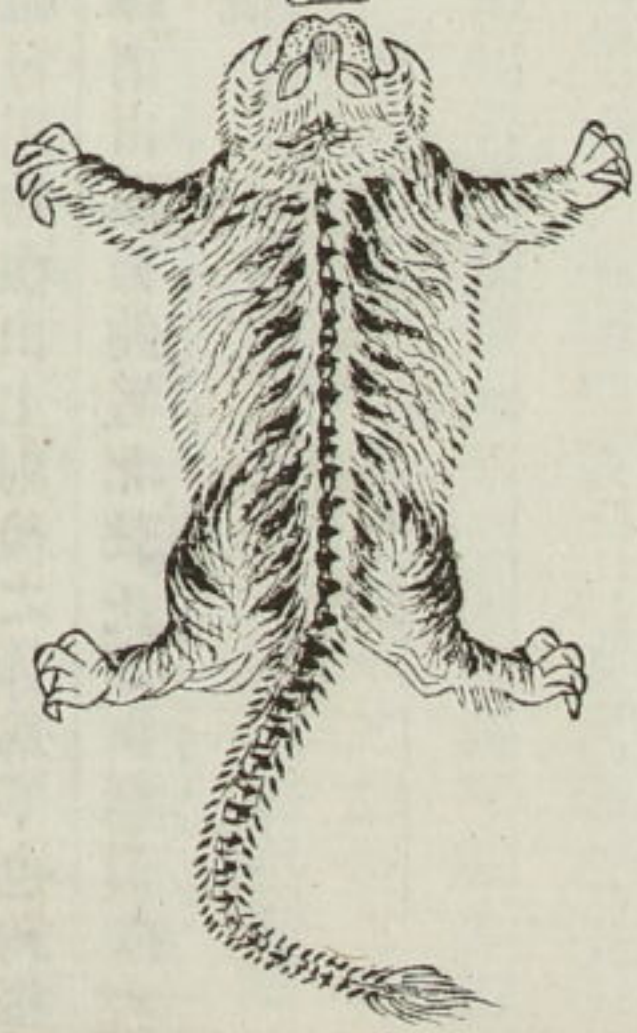


以下六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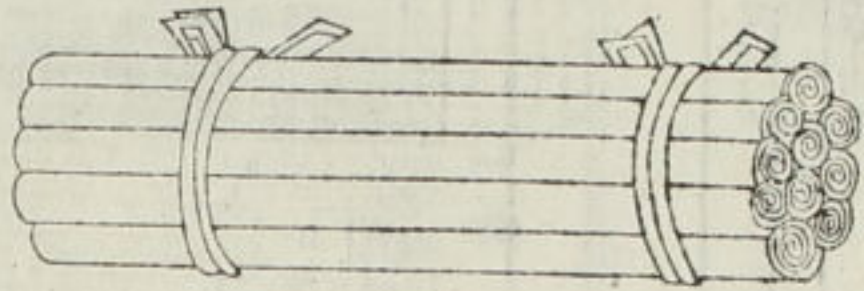
圭以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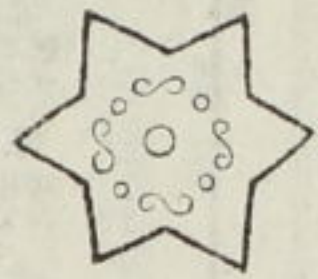
璋以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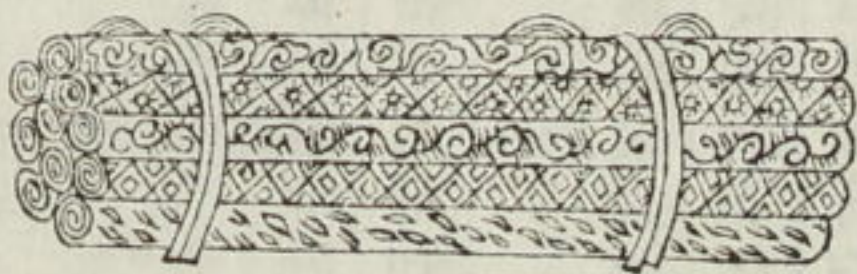
璧以帛



琮以錦



琥以繡



璜以黼



六幣考 享禮用

周官義疏

御案此既聘而享之幣也幣類不一此則小行人所謂六幣耳據典瑞職云璋

圭璋以類聘則六玉皆璋矣又制帛以束計十端為束端長丈八尺所謂帛錦繡黼其數同也。注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用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子男於諸侯則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據易氏祓云典瑞璋圭璋

璧琮以類聘則諸侯所通用安得曰二王後用圭璋又禮器曰琥璜爵未聞為子男所專用經無明文不可臆說也並存之以備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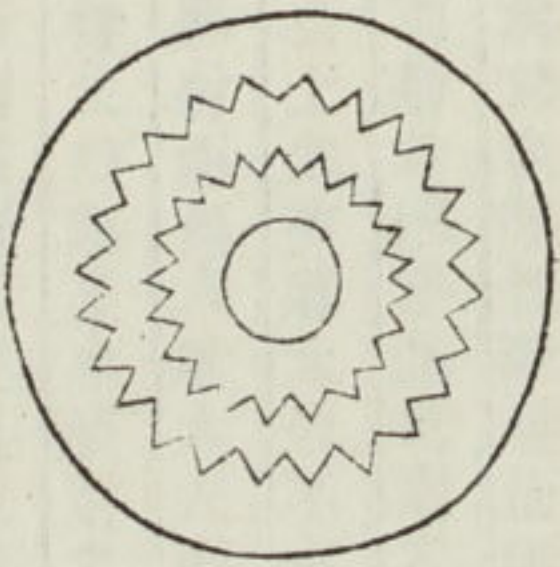
瑑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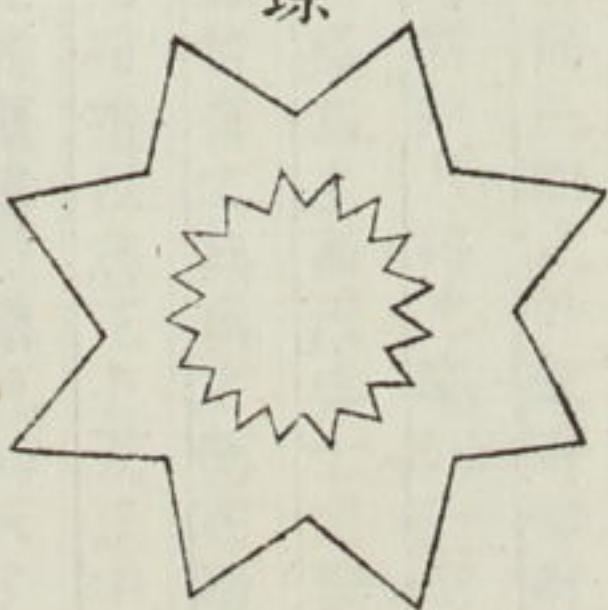
瑑璋



瑑璧



瑑琮



瑑圭璋璧琮考 享禮用

周官義疏

御案典瑞曰瑑圭瑑璋瑑璧瑑琮以類聘玉人曰瑑圭瑑璋八寸又曰瑑琮八寸

諸侯以享夫人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康成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二王之後享用圭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類聘亦如之史記樂書曰情好珍善為之瑑磨圭璧以通其意蓋玉有朝覲之玉有類聘之玉有享獻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瑑相躬信穀滿是也類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瑑璋瑑璧瑑琮以類聘是也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以享夫人則瑑玉人謂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觀禮侯氏觀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亦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后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卿享君亦以璧則諸侯相享亦必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瑑琮享夫人則璧舉矣

涇縣雙桂齋湯鼎臣鐫

四書禮射圖考序

射於五禮屬嘉禮禮射有三天子將祭先習射於澤宮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謂之大射諸侯朝天子天子與之射於朝或諸侯自相朝而射謂之賓射天子諸侯無事而燕賓客或燕聘問之使臣與之射於國謂之燕射大射所以選天下賢士執事而相祀也賓射燕射所以與諸侯羣臣肄禮而考德也而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士大夫與鄉人歲時習禮之事周禮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謂之鄉射者州乃鄉之屬五州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故也鄉大夫在則以鄉大夫為主而以公士為賓鄉大夫不在則州長為主而以處士之賢者為賓天子諸侯有大射賓射燕射而無鄉射士有賓射燕射鄉射而無大射大夫則四射皆有之其侯之制在禮射亦有三大射之侯用皮王虎熊豹諸侯熊豹鄉大夫廩所謂棲皮曰鵠是也賓射之侯用布畫以為正王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元在外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二正朱綠所謂畫布曰正是也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天子畫熊于侯白質以象虎布使白為地正諸侯畫麋赤質大夫布侯不采其地畫虎豹士布侯畫鹿豕鄉射之侯與燕射同此四射之大畧也而四射之外諸侯獻貢士於天子亦有射是編載大射獨詳者以儀禮祇有鄉射大射兩篇而大射上達於天子諸侯較鄉射為重也自識

目錄

宣州太平縣杜炳雲嚴氏學

男梓材校

大射總畧

大射儀節次總畧

請射

比耦

誘射

揖讓而升

初射

揖讓而下

初射

再射

揖讓而飲

三射

侯

正鵠

主皮之射

貫革之射

貢士與射附

大射鄉射之別

射器附

大射總畧 升下飲

曹氏寅谷曰儀禮他篇言禮大射乃言儀者賈氏以射禮盛威儀多教氏以其儀多於他篇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

則其節文也論語所言是大射儀其言升言下言飲凡三節則是大射儀三耦再射之禮按鄉射無次大射設次在堂下東南隅其始司射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司射入于次摺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堂下三揖也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所謂堂上三揖也射次在堂東故惟出次西面揖餘俱北面揖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此司射誘射之儀卒射揖如升時則前所揖處皆揖堂上下亦各三揖也其既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堂下之揖三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堂上之揖亦三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二耦卒射亦如之此三耦初射之儀也特誘射教弟子以射儀未主于中故不去旌初射學司射之儀未主于勝負故未釋獲二者皆無飲射爵之禮由是請再射三耦取矢于福出次揖當福及福揖挾乘內還揖退與進者相左揖此諸揖皆在未射時及司射作射三耦自出次以至及階之揖禮帥初而堂下亦各三揖則以為揖而升也亦有然卒射自出物以至及階三揖禮帥初而堂上亦各三揖則以為揖而下也有然于是小臣師執中而獲者有左賢右賢之告也于是司宮士奉璧而射者有執張執弛之命也于是勝者之弟子洗解饌人師繼酌射爵而升飲者有取解卒饌之文也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是即一飲而升亦揖下亦揖則以為揖而飲也有然由是適次釋弓射爵辭乃徹豐與饌而射儀以成總之儀禮誘射初射皆有升下而無飲論語兼飲言故斷以為再射之禮凡射以讓為容而讓以揖為節自升而下而飲其揖也皆其讓也故子曰揖讓而升下而飲讀論語者當取大射儀文兼鄉射禮節參考之而得其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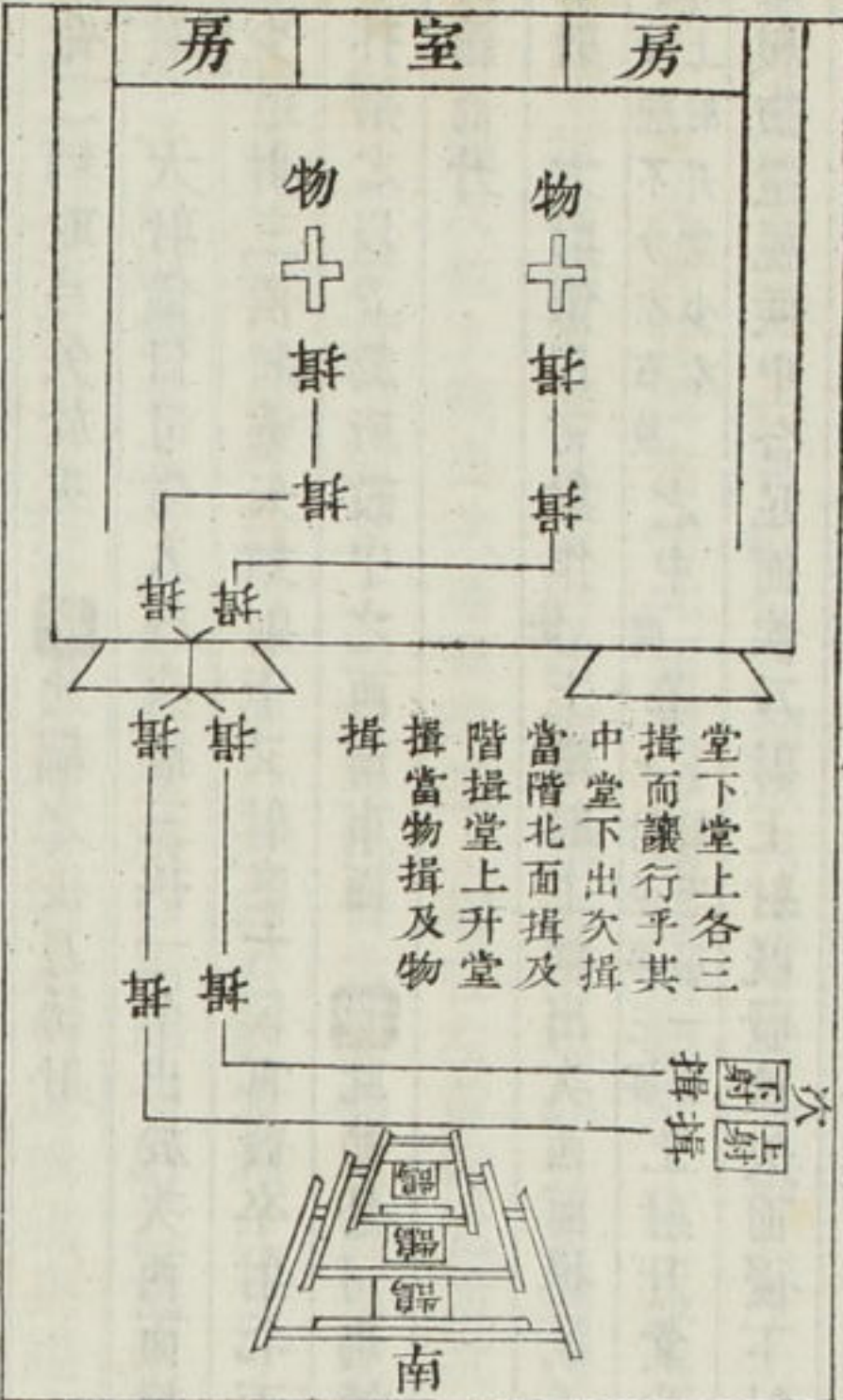
大射儀節次總畧

第一章射前之儀凡六節一戒射二張侯三宿縣四設尊洗五設席六具饌。第二章燕禮正獻之儀凡六節一賓入三主人獻賓四賓酢主人五主人獻公六主人酬賓。第三章旅餽之始凡三節一初廢爵二公初舉旅三主人獻卿。第四章旅餽之中凡三節一再廢爵二公再舉旅三主人獻大夫以下方入射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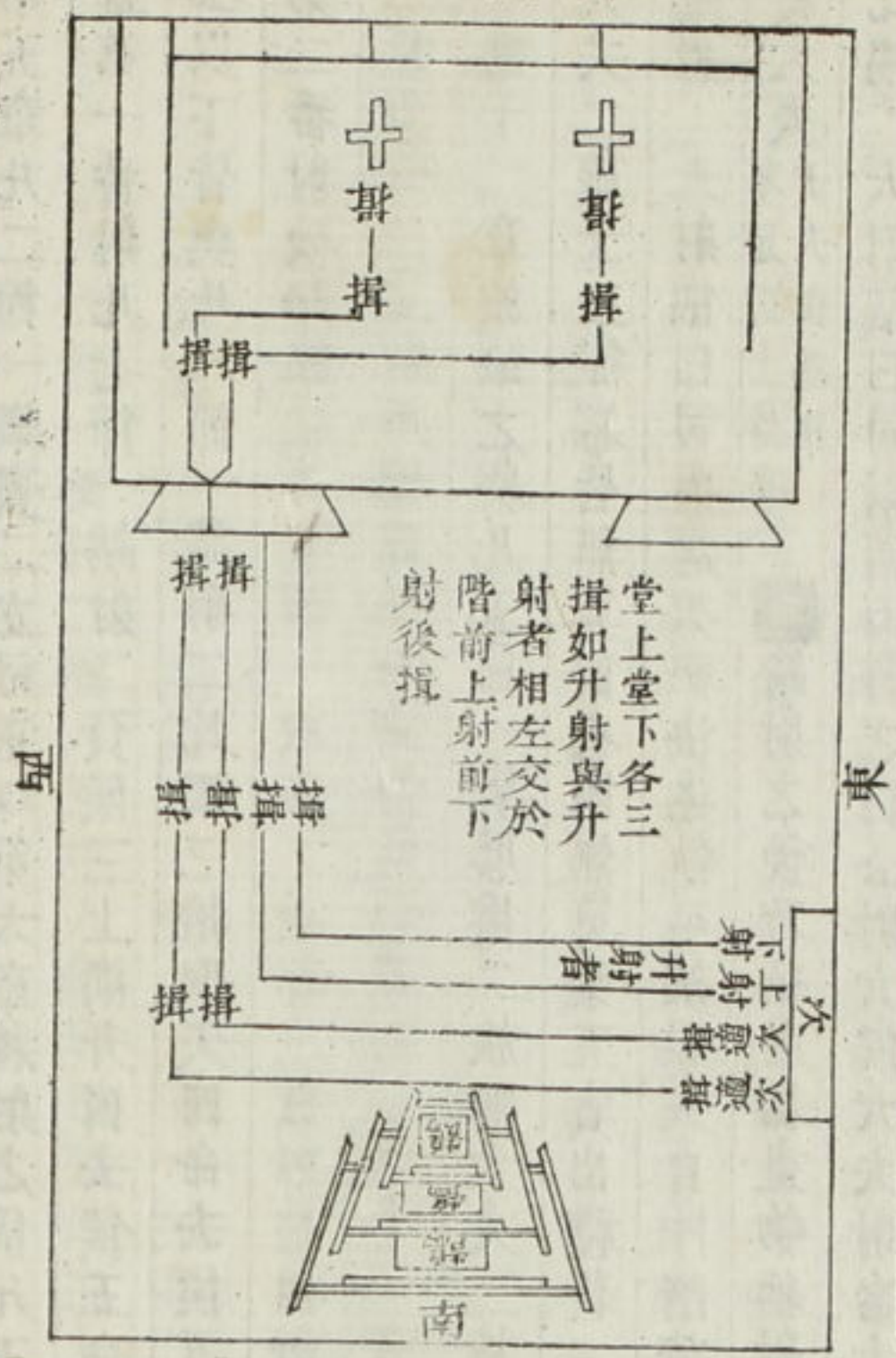
第五章凡二節一樂賓二立司正。第六章將射之儀凡五節一請射二納器三畫物四誓太史五比三耦。第七章第一番射凡七節一誘射二負侯三上耦升四去侯五命上射六正射唱獲七命取矢設福。第八章第二番射公以下皆與凡八節一請射二比耦三拾取矢四命去侯五射前各雜儀六三耦射七公射八卿大夫射。第九章第二番射後諸雜儀凡五節一取矢二校算三飲射爵四獻服不五獻釋獲者。第十章第三番射凡四節一請射二拾取矢三正射用樂四卒射諸雜儀射禮畢。第十一章旅餽之第三節也凡三節一公三舉旅二坐燕三獻士。第十二章旅餽之終凡五節一賓騰爵二旅卿大夫三旅士四復射五獻庶子。第十三章禮成凡五節一旅卿大夫二旅士三徹幕皆無算爵也四無算樂五賓出禮終。按大射自戒射至立司正歷許多節次乃請射請射大射儀曰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天自昨階前日為政示不敢專也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大夫與為耦。按請射之後乃納射器畫物納射器畫物之後乃誓太史比三耦比耦大射儀曰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夫大夫射參士射士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太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於次北西面北上此未比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謂比卒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按比耦之後乃誘射誘射大射儀曰司射入於次摺三挾一个出於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挾摺之以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按此節是司馬誘射之事有升下而無飲揖讓而升。

初射 大射儀曰司射作使上耦射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上射升堂少左之中間等上射至第三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舍獲卒射。按此第一圖是初射揖讓而升之事。

升而讓揖



下而讓揖



初射 大射儀曰平射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反位

此節是初射揖讓而下之事其下也與升射者有相左交于階前之揖故於第二圖互見之初射下而反位之後尚有取矢設幅許多事方再射

再射 大射儀曰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射請釋獲于公遂命釋獲者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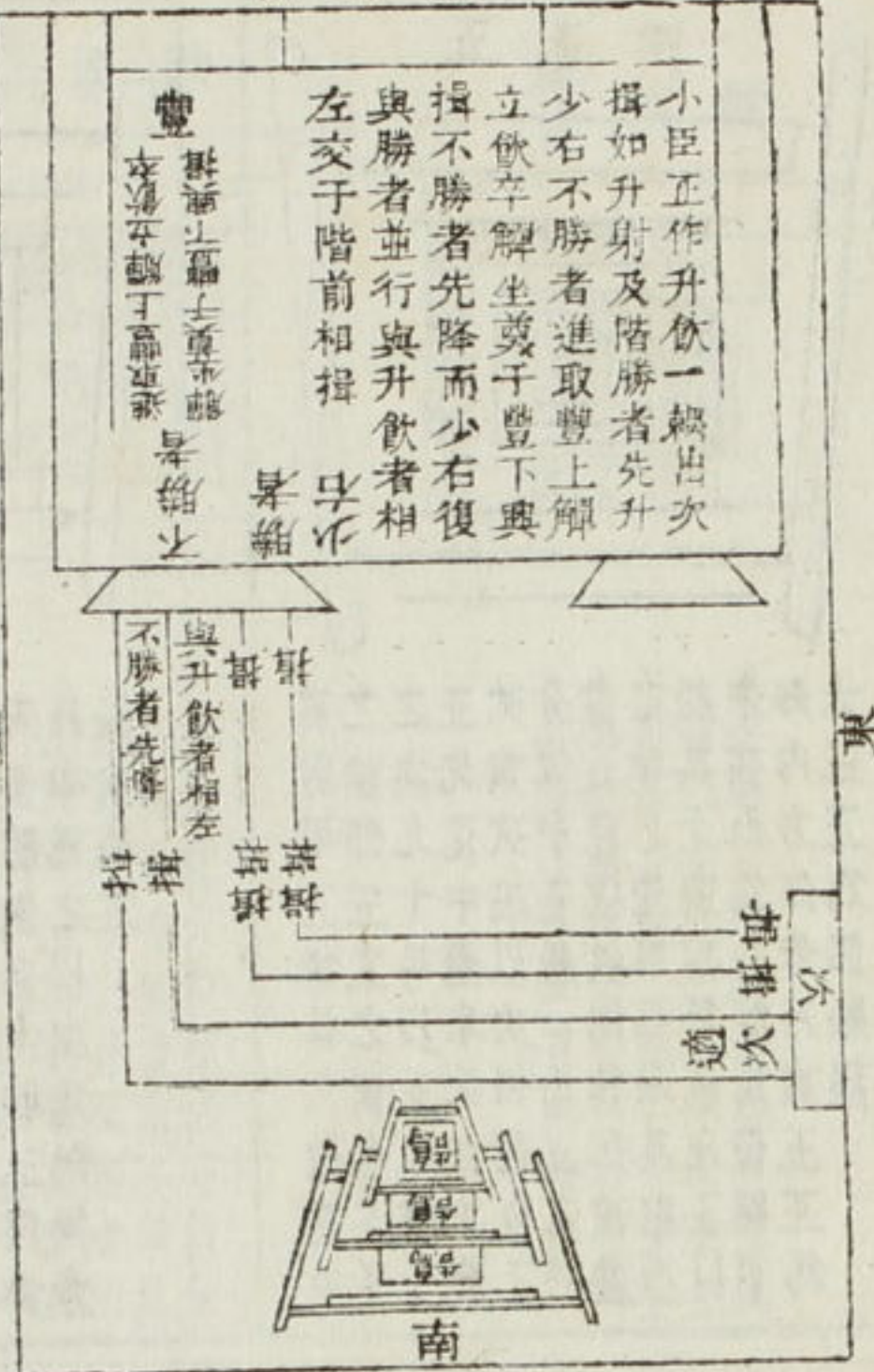
小臣師執中設之太史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司射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柵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

公所中中三侯皆獲司射視上射命曰不貫中不釋釋獲者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

個執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三耦卒射此第二圖是再射之事先射者揖讓而下後射者揖讓而升故

有相左交于階前之揖堂上堂下各三揖如初射再射後公射大夫射有取矢告獲許多事方飲不勝者

飲而讓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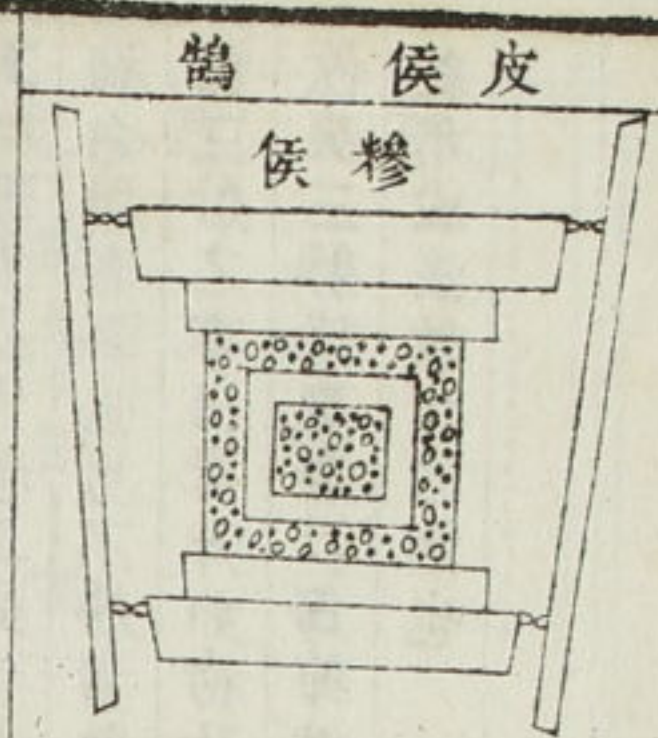
揖讓而飲 大射儀曰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

其上下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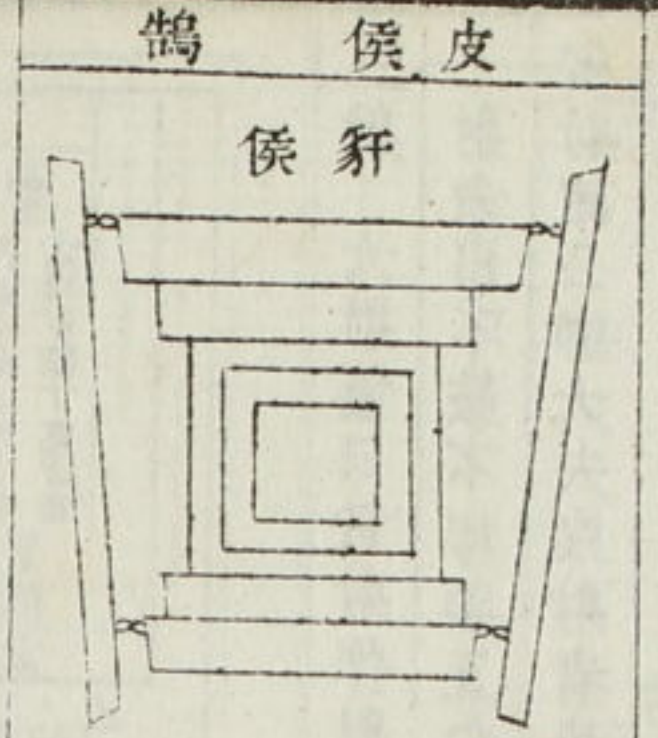
上之觶與立卒解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反位三耦卒飲

第三圖是再射飲不勝者即揖讓而飲之事飲卒次獻獲者之屬又次獻釋獲者又次三請射又次耦皆取矢于楅又次三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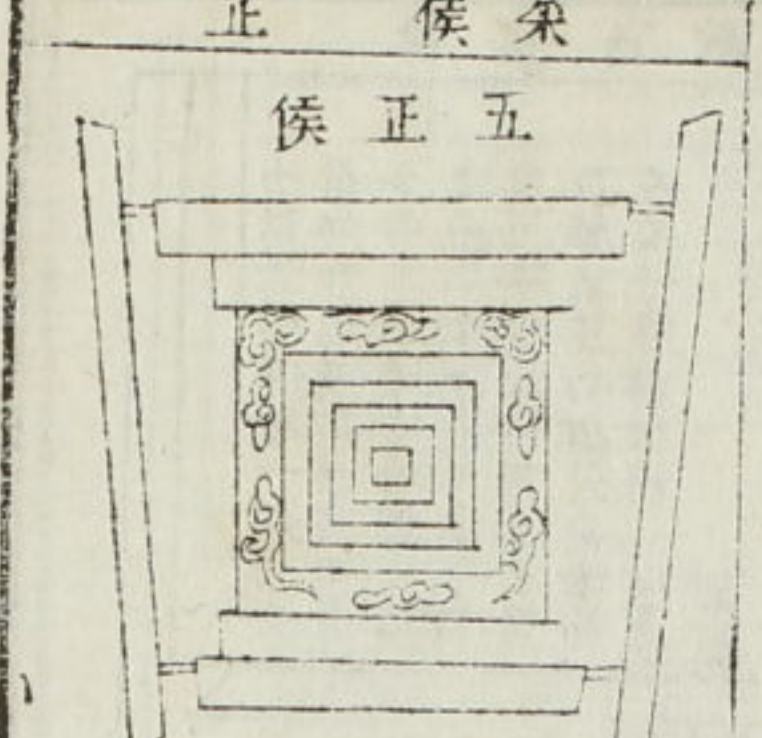
三射 大射儀曰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命樂正日命用樂樂正日諾司射視上射命曰不鼓不釋樂正命太師日奏狸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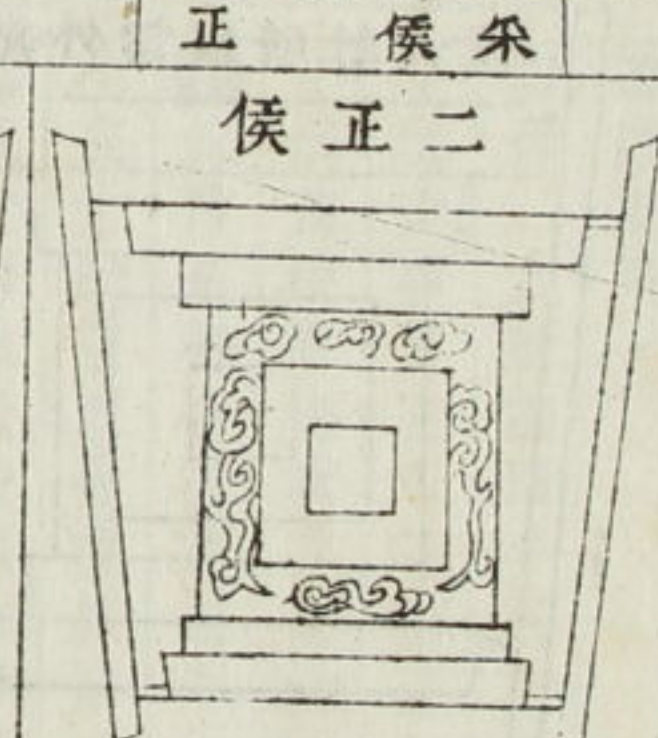
此即義外諸侯也。此侯之制，以皮為之，方一丈，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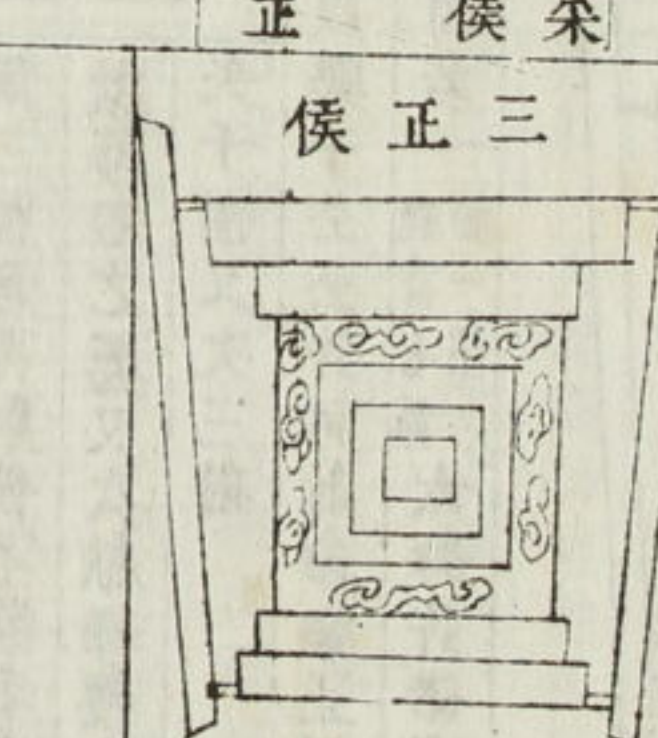
此侯之制，以皮為之，方一丈，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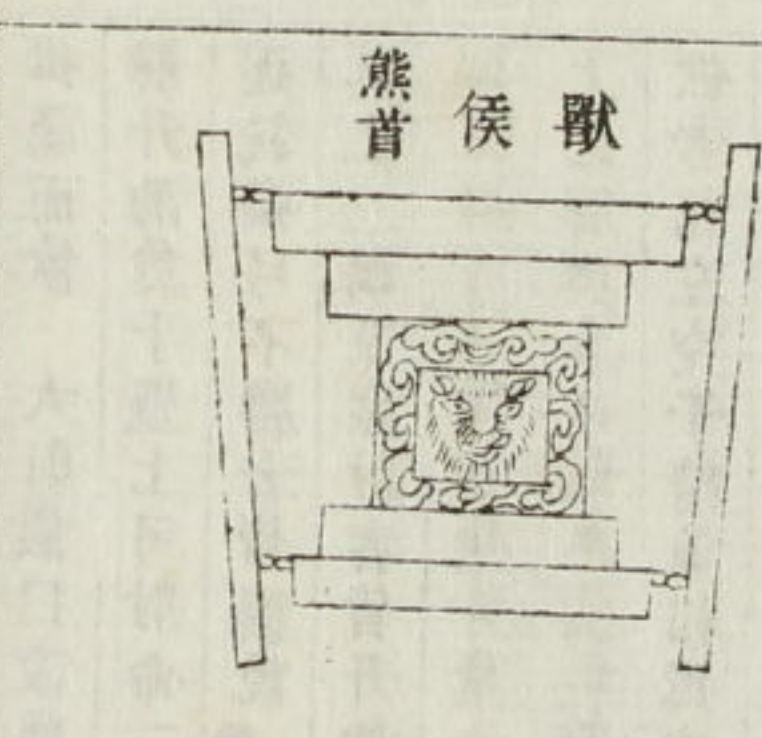
此侯之制，以采為之，方一丈，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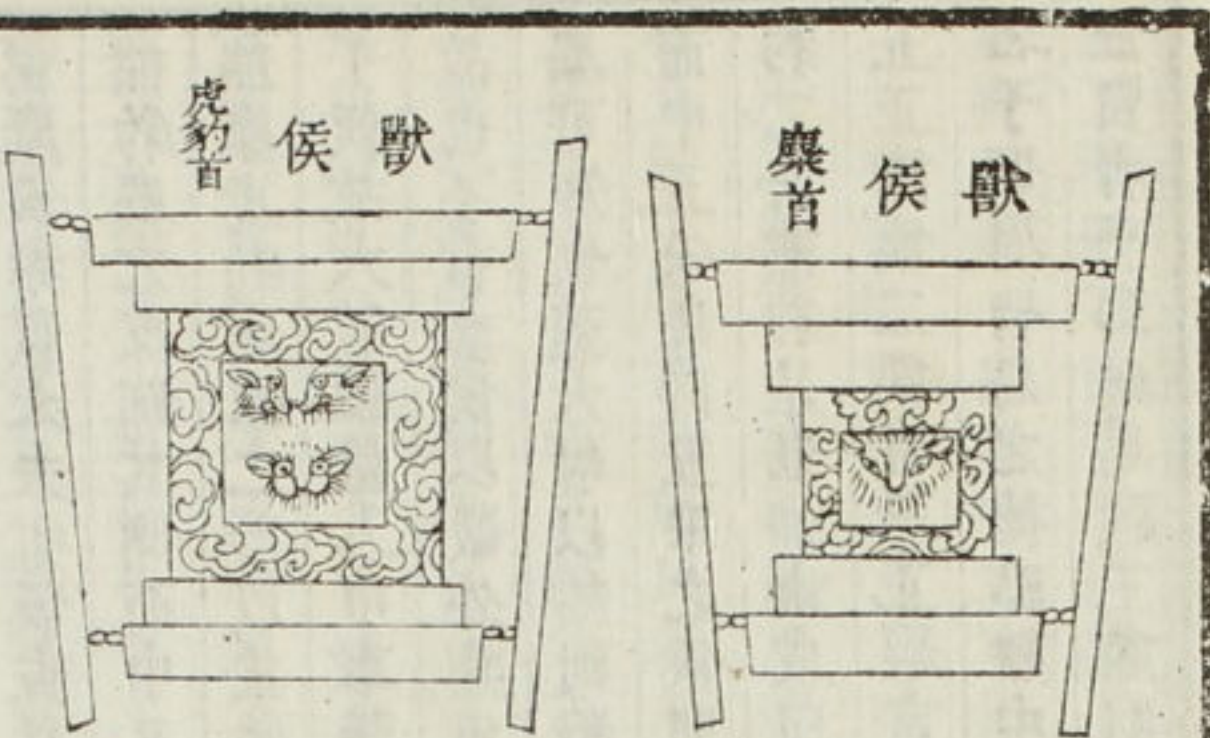
此侯之制，以采為之，方一丈，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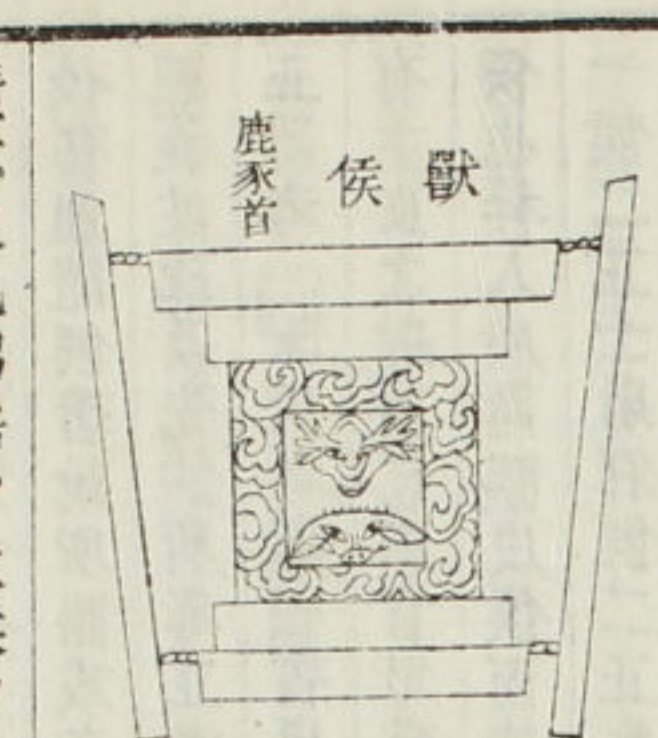
此侯之制，以采為之，方一丈，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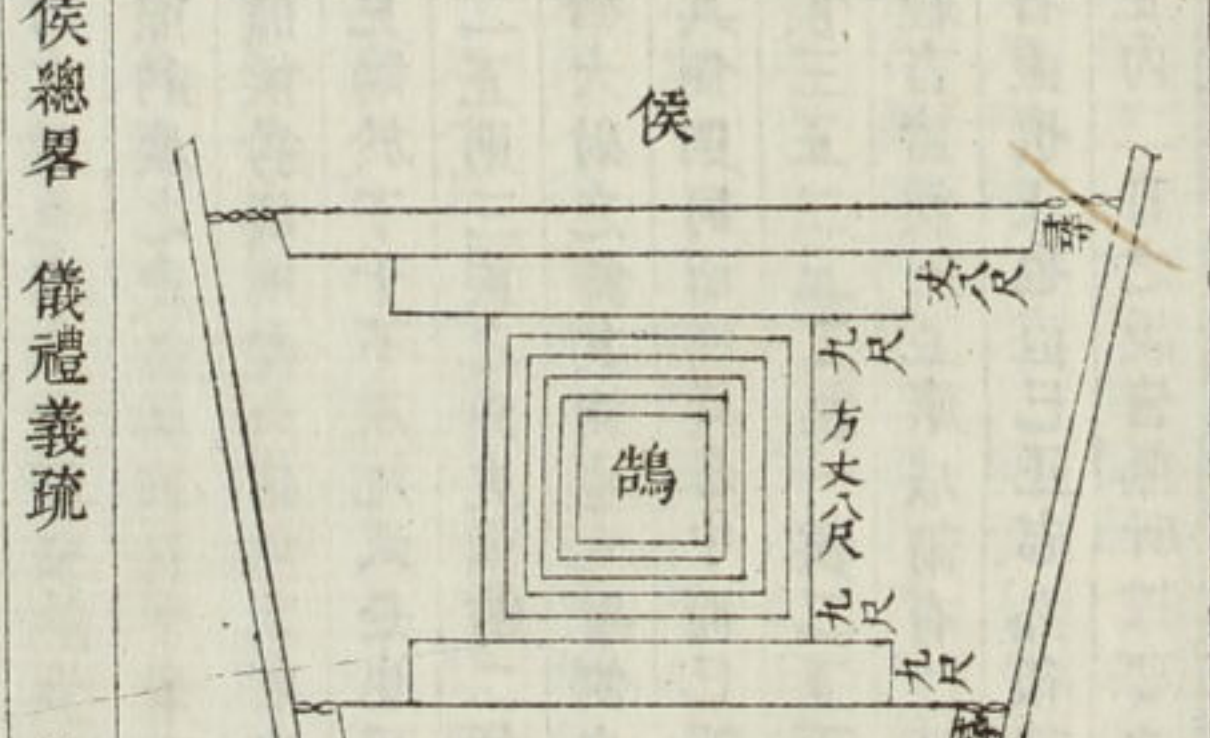
此侯之制，以采為之，方一丈，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



此侯之制，以獸皮為之，方一丈，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



此侯之制，以獸皮為之，方一丈，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



此侯之制，以獸皮為之，方一丈，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此侯之制，與大侯同，但射之者，中則為鵠，不中則為侯。

廣六尺也。射倍中大侯中一丈八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半當侯中兩旁出侯中各九尺，舌上下不同，上舌倍躬廣七丈二尺，以半當躬兩旁出躬各一丈八尺，下舌出躬半上舌左右各出九尺，合當躬三丈六尺，通廣五丈四尺，舌上下各有網，以繩為之，韜於舌中，上下網左右各出舌尋上綱廣八丈八尺，下綱以下舌半上舌計之，廣一丈持。

網之額各廣寸其餘七十弓五十弓準此而減其各侯去地尺寸之數及總高之數各有差等所謂見鵠於參見鵠於干也凡侯用布俱橫設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約以二寸為縫故諸幅以二尺計大侯中一丈八尺宜用布九幅其舌及躬俱高二丈餘倣此此則諸圖之總式也大射用皮侯燕射用獸侯鄉射賓射用正侯各著其說於所圖之後舊圖隨侯著說所圖或旁加兩柱或上下多數層與經文注疏全不相符且廣狹不等名稱亦混茲特為總圖依經義注疏及先儒所考正者分析標出使古制可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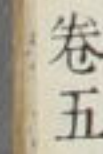
正鵠考 陳氏祥道禮書曰侯之別有三則大射賓射燕射之侯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周官司裘於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射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爲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采以爲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然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則幾內諸侯大射之禮也幾外諸侯大射參侯千侯故大射禮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是也司裘不言射侯以士無大射故也不言參侯以幾外非司裘所其故也射人言士射侯二正則三侯之爲虎熊豹二侯之爲熊豹大夫之侯亦爲麋可知也蓋大射以鵠則猶賓射之有正也賓射有皮則猶大射之飾其側也大射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側皮而中五采故曰五采之侯則司裘射人之三侯二侯一侯其側則同而所異者中而已鄭司農釋射人曰三侯熊虎豹二侯熊豹是也鄭康成曰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蓋王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皆三正經言王五正康成謂有三正二正經言諸侯三正康成謂有二正可乎鵠取名于鵠鵠正取名于題肩皆鳥之捷點難中者故以中爲鵠焉其義則鵠者直也正也直已正志然後能中故記曰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鄭衆馬融王肅則以正在鵠內賈逵則以鵠在正內二者之說皆無所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

設正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而已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鵠居一焉由是言之則賓射之侯亦三其廣正居一也蓋弓二寸以爲中虎侯九十弓則大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熊侯七十弓則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麋侯五十弓則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衆馬融之徒以四尺曰鵠誤也

主皮之射考 禮書曰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有主皮之射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氏釋周禮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釋鄉射曰禮射大射賓射燕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大傳曰戰聞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於國中強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蓋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和在以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曰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敖氏繼公曰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是也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侯而畫正鵠主皮之射則不用正鵠無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與所爲皮侯者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爲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其爲物堅厚惟強有力者乃能貫之故禮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故也張氏爾岐曰不主皮當依論語作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爲確。按論語講家因見儀禮鄉射記云射不主皮有指鄉射者固非或又謂大射之侯棲皮爲鵠不主皮專指大射言亦非是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禮字該舉大射賓射燕射而言也

貫革之射考 禮書曰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投射甲革樞質者弓人曰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禮記曰散軍而却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傳曰楚使潘圻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穿七札焉鄭氏釋司弓矢曰甲革革甲也釋弓人曰革謂干盾齊語定三革韋注甲盾盾釋樂記曰貫革穿革甲也考之國語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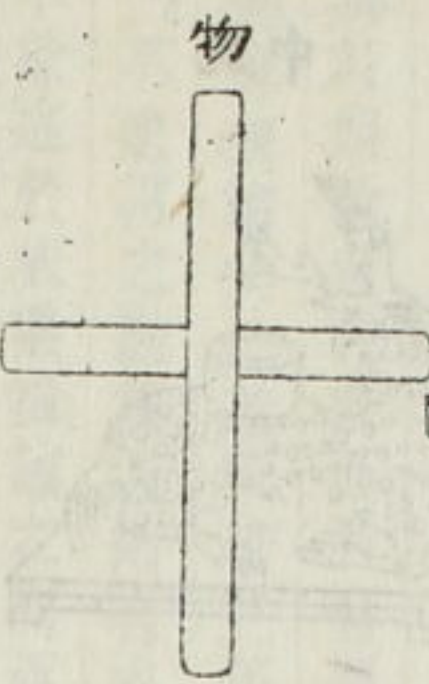
夫周官鄉大夫有鄉射之禮則鄉射不特士而已大射前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鄉射不言蓋戒與射同日也大射有大射正小謝正司射鄉射則有司而已蓋皆主人之吏爲之也大射設次於東故不適堂西鄉射無次故射者適堂西而已大射負侯者諾則以宮又諾以商鄉射獲者諾聲不絕而已大射獻服不則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鄉射獻獲者於侯而已以服不士也故獻近於乏鄉人賤也故獻卽於侯也大射鍾師以鐘鼓奏祓夏鄉射以鼓奏祓夏以君尊故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也大射度侯道以狸步鄉射則度以躬大射之侯西十步北十步鄉射則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此大射鄉射之別也



中虎



射記君射於境則虎中
疏云君與鄰國射則虎中
也以其主君有送賓之事
因送則射



聶氏崇義曰射物在極間
若丹若墨而午畫之從者
長三尺橫者日距隨長尺
二寸言距者謂先以左右
足履射物東頭後以右足
來合而南面並立日隨疏
云一從一橫日午如十字
即午字之所取象也

朴



射記云茲朴長如臂三尺
又曰射者有過則捷之注可射
常佩之

次



大射禮注云次若今
更衣處即所設之帷
帷也故周禮幕人掌
帷幕帷布掌次射則
張幕次

四書冠昏圖考序

冠於五禮屬嘉禮儀禮士冠禮謂年未二十得為上中下士而身自行冠禮故鄭康成曰童子任職居士位而冠也大
夫二十而冠亦有不待二十者故賈疏曰其大夫始仕者二十已冠迄五十乃命爵為大夫故大夫無冠禮亦有若甘
羅十二相秦得為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賈疏曰左傳襄公九年晉侯以公宴于河上日君十
二年可以冠矣是諸侯十二而冠也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故尚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則
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殷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
子諸侯亦十二而冠可知天子之子亦二十而冠賈疏曰禮記祭法曰王下祭殤五又檀弓曰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
年十九已下乃為殤故二十乃冠矣天子諸侯冠禮與士異賈疏曰大戴禮有公冠篇天子自然有冠禮但儀禮之內
亡耳士既三加為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冠禮則多矣故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
元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矣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則天子之元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然家語
冠頌曰王太子之冠擬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昏禮於五禮屬
嘉禮鄭康成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刻為昏蓋昏禮萬世之始也易著
咸恒詩首關雎書重觀刑禮嚴有別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
無義禽獸之道也可不慎與此儀禮之作所為以冠昏二章弁諸首也自識

目錄

宣州太平縣杜炳雲嚴氏學

男梓材校

冠昏總畧

冠禮經文

丈夫之冠父命之

士冠禮三加

士冠禮受醴見母送賓

士冠禮醺用酒

嫁娶總畧

昏禮經文

士昏禮親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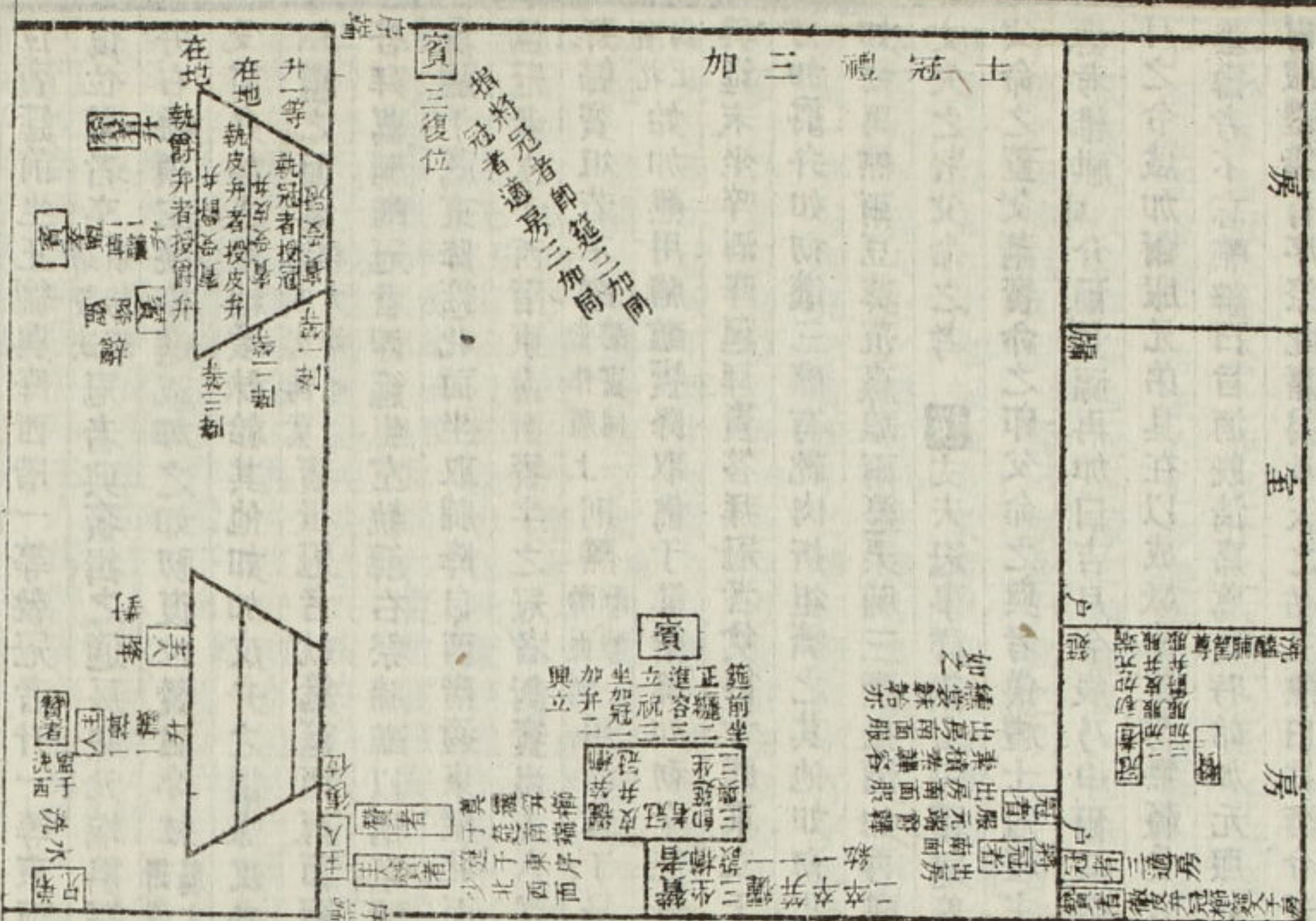
不親迎

士昏禮夫婦即席

往送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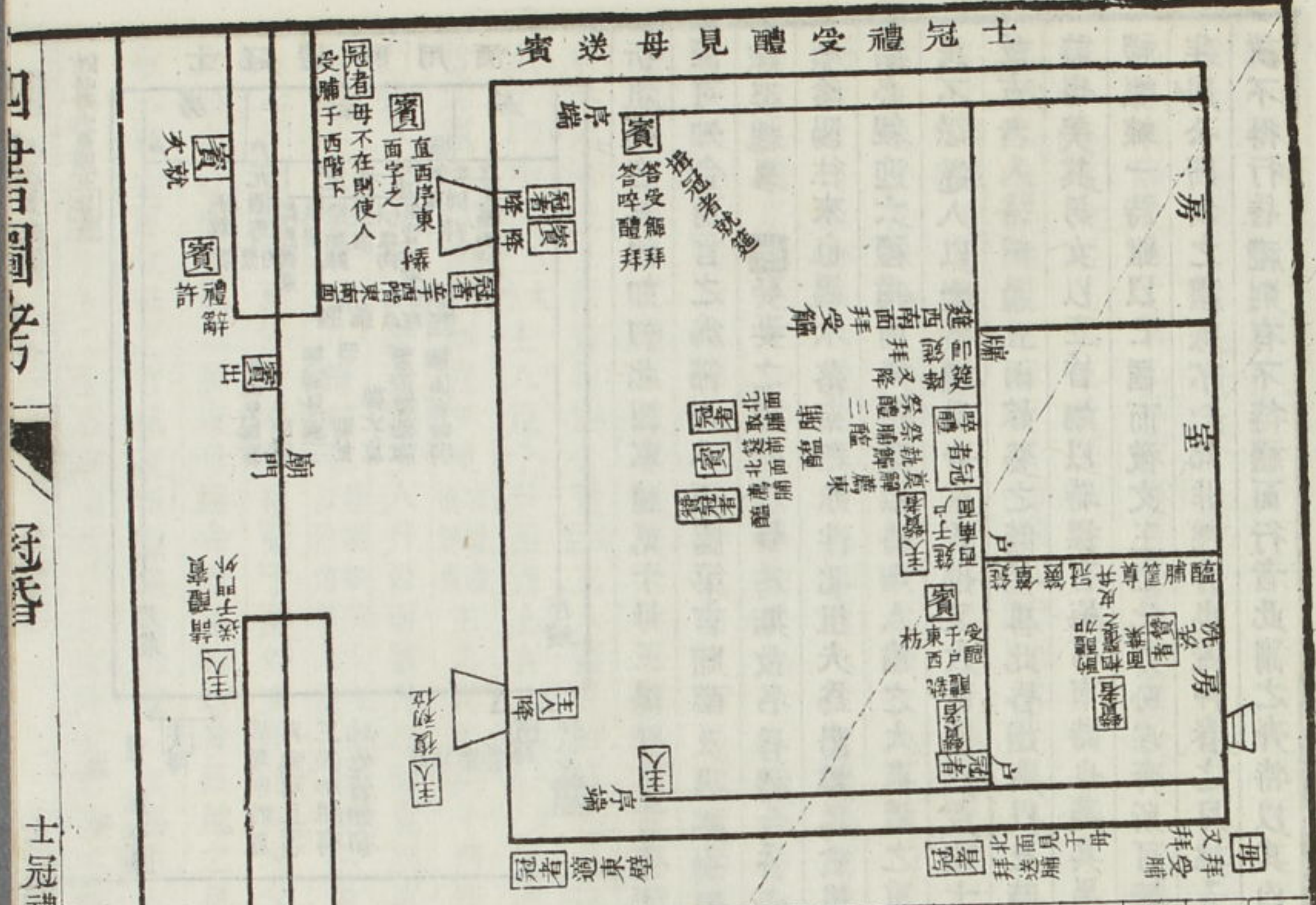
媒妁

冠昏總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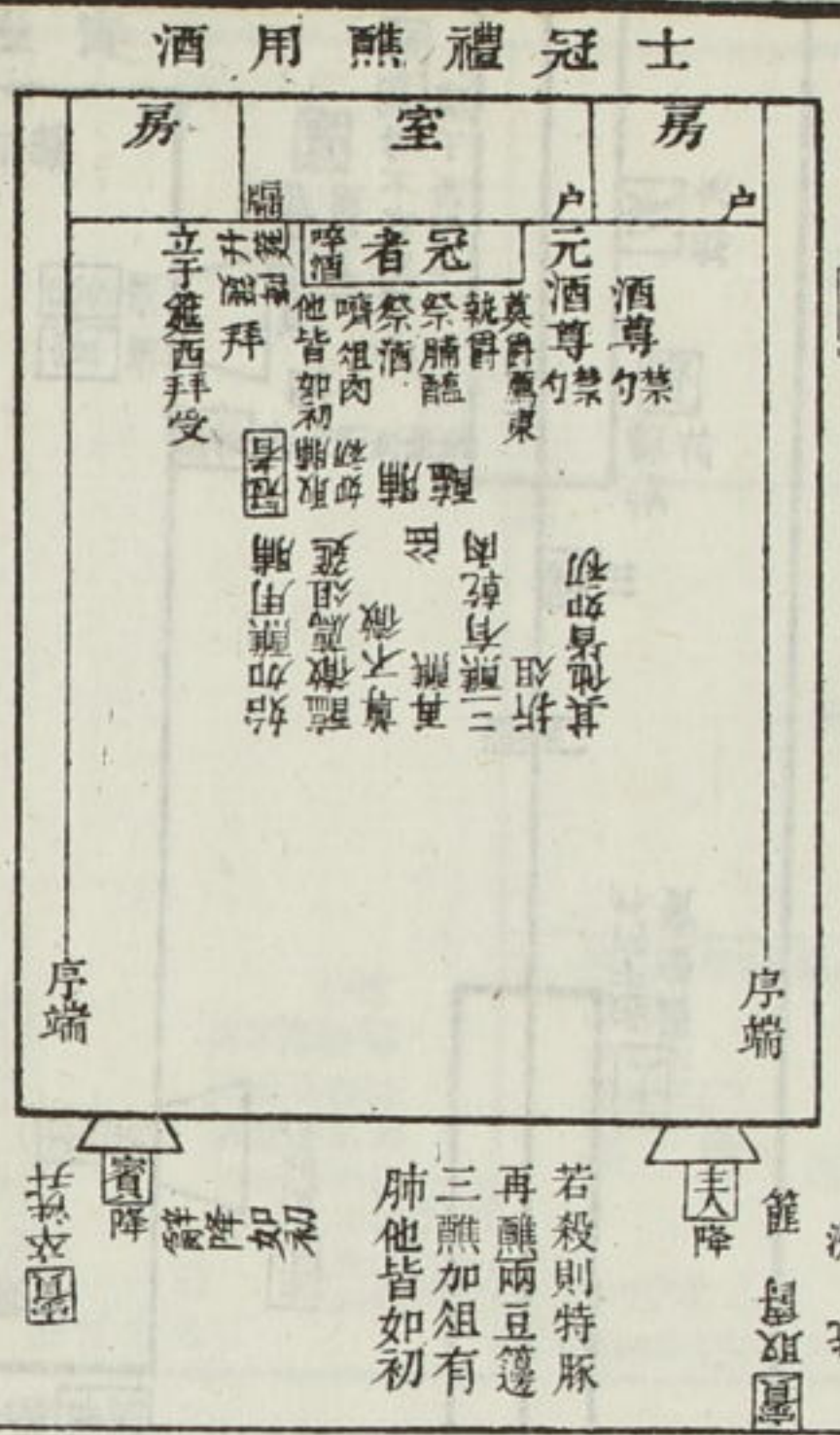
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大承受保之目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以上皆父請賓命之者也然冠者見大夫先生亦各有戒勉之辭如晉語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教以務實見范文子文子戒以寵驕又不獨賓有命辭或者父有命子之辭書缺有開與

丈夫之冠考 儀禮義疏士冠禮三加 御案賓主人降辭及對并盟之節經不言面位以鄉飲酒禮準之則降辭及對皆賓階前東面主人階前西面盥時則賓在洗南北面主人則階東當序西面。蒲筵二其一已布于東序爲冠席則房中尙有一筵故合尊脯醢並載之。經三加之節賓與贊之儀甚繁初加賓筵前坐一正纚一與一降受冠一進容一祝一坐一加冠一與一復位一凡十贊者坐櫛一設纚一卒一凡三再加並同其或言進不言容言加不言坐言復位不言與文省耳贊者如初惟設并設纚卒與卒紘爲異三加並如初要之賓之十節各三贊者之三節亦各三惟冠弁等則當分別言之其冠者之節則出三即筵坐三興三適房三容一亦不可畧也



丈夫之冠考 儀禮義疏士冠禮受禮見母送賓 御案記言醮于各位經言筵于西戶則席當在戶牖之間原圖在牖前蓋本鄉飲酒禮注彼注又本鄉飲酒義坐賓于西北言之其實卽戶牖之間耳。賓東面受禮贊者西面重冠事故迎受也凡室南有牖有戶房亦有戶則室房牖戶每圖皆應注明序端亦然。經賓筵前北面蓋受禮時脯醢未設所謂筵前卽設脯醢處也圖既載脯醢故列之脯醢之南蓋亦筵前也。經冠者初祭脯醢次祭醴皆在筵畔在筵末拜則降筵其升降之方經無明文據鄉飲酒禮賓升席自西方彼注以爲降亦自席西從之。經言冠者啐醴降筵拜卽言冠者奠解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兩言降則既拜又升筵奠解乃降而取脯昏禮婦奠于薦東注所謂升席奠之是也升席則宜向南奠之。冠子時母應入廟經言東壁者婦人位北堂時以贊者與饌設俱在北堂故母在東壁蓋北階之東東夾之東北也堂四面皆有壁其間可通往來故冠者由東堂下見之鄭以爲出闔門者誤

此圖每室圖非正位



折俎饗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三醢雖不言攝酒然經言如初又下若殺再醢三醢皆攝酒則此三醢亦攝酒可知合而言之爲節凡八原圖第言脯醢及再醢攝酒三醢折俎三者而已今補其五

嫁娶總畧 娶妻之禮必以昏爲期故各昏禮合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所以養廉恥也納采而用鴈爲摯取其順陰陽往來也鴈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用鴈者取婦人從夫之義也古者昏禮必問名必納采必請期必親迎六禮備而後行誠以昏姻人倫之大嘉禮之重者春官宗伯以昏禮親成男女地官司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遂人以樂昏擾氓皆重昏也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七日青禮十日多昏是知禮不殺則昏不多故古者入幣無過五兩嫁娶之儀甚畧此昏姻所以及時而男女所以得正歟詩三百篇首以夫婦爲本桃夭周南詩也美其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標有梅召南詩也美其男女得以及時野蠻一詩雖當亂世而被文王之化猶惡無禮蠅螬一詩雖以亡國而被文王之化亦恥淫奔所可疑者周官媒氏職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數語宜若非周公所制之禮殊不知此非淫奔也蓋仲春之月桃夭而之子于歸冰泮而歸妻有士有女懷春今夕何夕苟有故不得行昏禮則有不待禮而行者此謂之奔特以其凶荒札喪而不得備其禮有不待親迎而行耳豈若桑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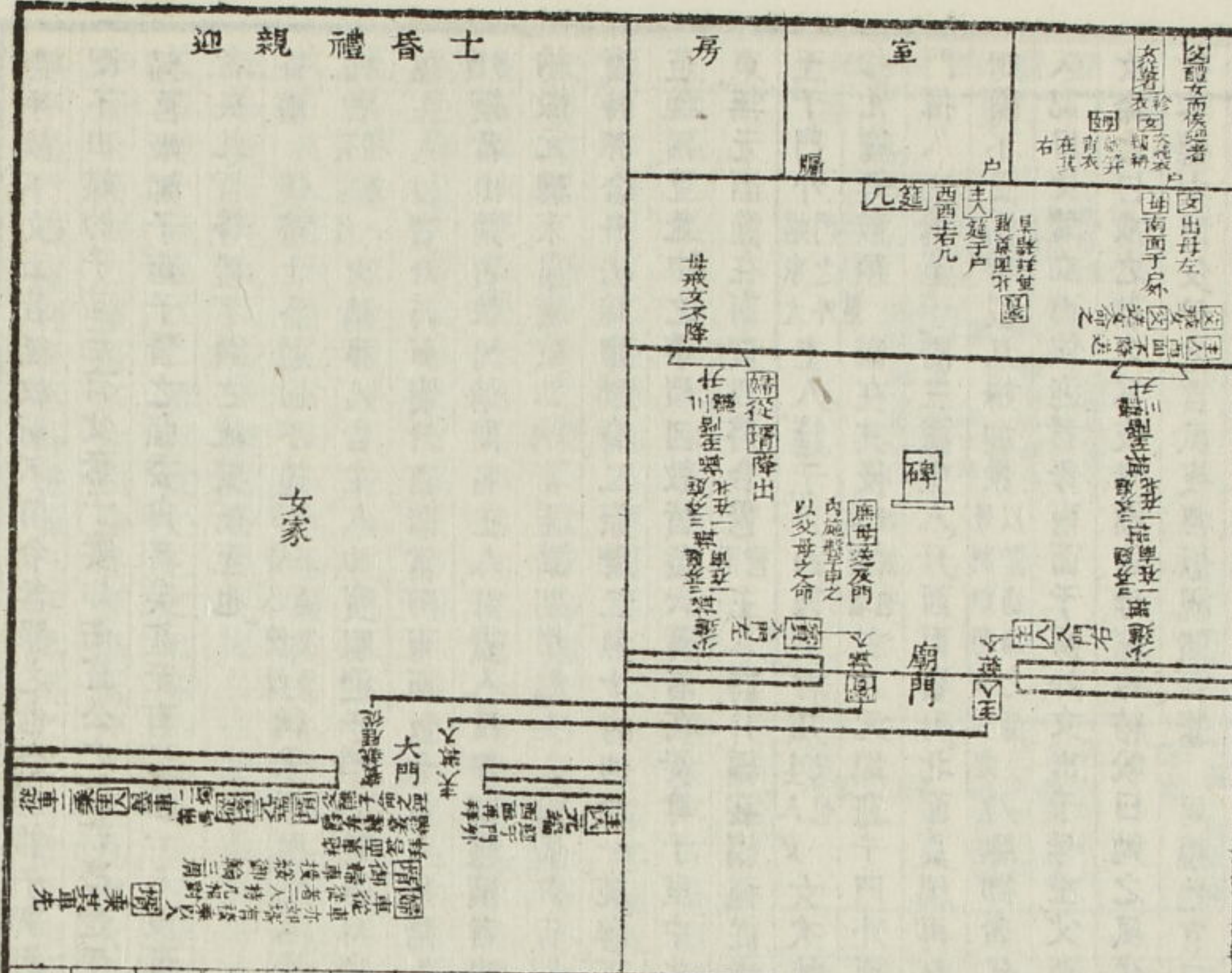
奔乎故下文云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罪之也奈何鄒子來朝而季姬遇之于防鍾建負我而季芊嫁之于楚女自擇配不由媒妁乎甚至有父奪子妻如衛宣公之作新臺楚平王之殺子建者矣甚至有兄弟爭室如魯穆伯襄仲之歸莒姬鄭子南子皙之強委禽者矣甚至有已嫁一人復奪以嫁他人如聲伯奪施孝叔之婦孔圉奪太叔疾之妻者矣此皆昏禮不講之流弊所至也

昏禮 儀禮士昏禮曰下達合昏必使媒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上右几主人女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元端至摯者有司佐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門外再拜賓不答拜當盛禮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老羣尊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禮當作賓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醢醢不升皆飪設局鼎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湑在饗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元酒在西綌幕加勺皆南枋枋尊于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登兩主人爵弁纁裳纁袍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殺至于門外婦家大主人筵于戶西上右几主人女次純衣纁裙立于房中南面姆纁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移元纁笄被纁婦在其後從者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姆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以禦道如明衣加之乃驅御者代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記曰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父送女命之日戒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甲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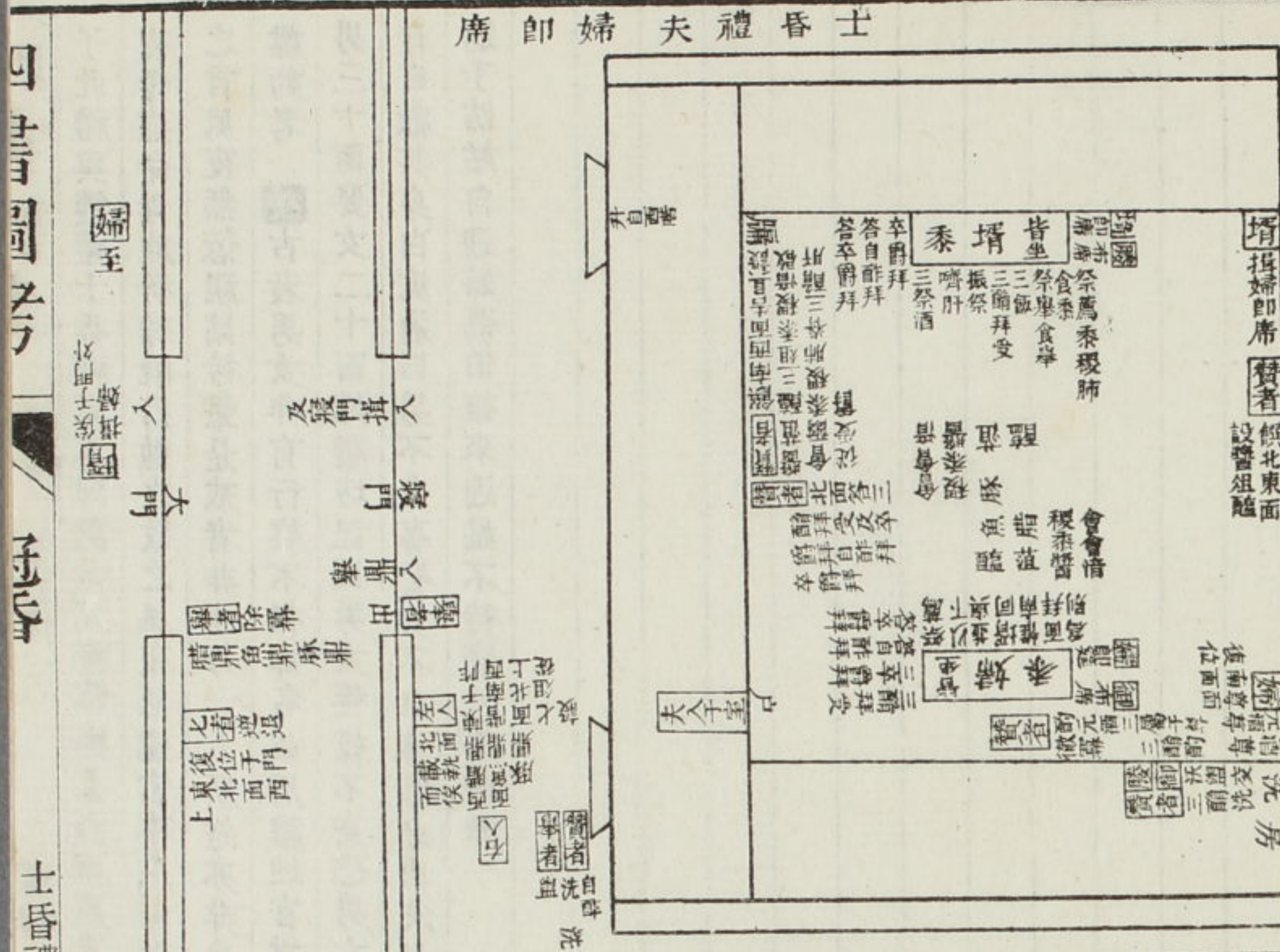
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郊特牲曰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

也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婿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其牢而食同尊卑也按地官云男三十女二十者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但此制自可變通觀大戴禮文王十三生百邑考家語孔子二十生伯魚可見至如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此是奔散所增竄故不採入

親迎考 儀禮義疏 御案經言婿出主人不降送記言父送女命之要之主人不降婿出且然送女可知記所謂送蓋違其位少進但與母戒諸西階畧異耳婿奠雁疏引何休說云周人逆于戶又云迎于房者親親之義也案奠或於門或於庭授幣受幣則堂中居多惟聘禮受玉在中堂與東楹之間授覲幣則當東楹賓問卿卿受幣亦在堂中之西堂上賓主處中彼賓踰堂中而東主人踰堂中而西則重禮也昏為宗祀所係故重其事如此圖依疏說載之。楊圖婦車在廟門外據下婿俟于門外注云大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則婦下車在大門外登車不在廟門外明矣易之不親迎考 附 有欲親迎而不能親迎者國有凶荒



則殺禮而多昏周官荒政十二條亦有此法有當親迎而不親迎者如紀履綸之迎於魯魯公子翬之迎於齊齊俗之俟著俟堂是也



女子之嫁考 儀禮義疏士昏禮夫婦即席 御案經言腰御沃盥交注謂腰女從者御婿從者腰沃婿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又云腰御交道其志其說未合據經第言腰御無婿及婦之文則為腰御自相交互其義甚明況婦人不下堂下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其明證也。下脫服後言燭出則夫婦入室時燭入可知但經無文闕之。贊者洗舉者盥皆東面于洗西準士冠贊者之禮蓋辟賓主不南北面也。室中之饌豆籩等皆重惟三俎不重則同牢者亦合組經文本甚明也合組則兩席相對俎豆在其中其間不能容人贊者僅可往來于婦席之東可知楊圖以意分為六俎夫婦各三夫西婦東兩席之間相去甚遠與同牢之義大不相侔誤也今依經文載之贊者酌酒往來並在婦東婦席上之節皆與婿同惟婿拜東面婦拜南面為異其贊者贊婿則饌南西面贊婦則饌北東面

往送之門考 按閨百詩曰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婿家之門此却不須辨論觀下文往之女家可見豈有已至女所適之門而反說往之二字乎又曰孟

子此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母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

媒灼考

按古者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白虎通曰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灼何遠恥防淫佚也奈何女自擇配季姬及鄆子遇于防姑自迎婦蕩伯姬來迎婦不待蹇修爲理耶

